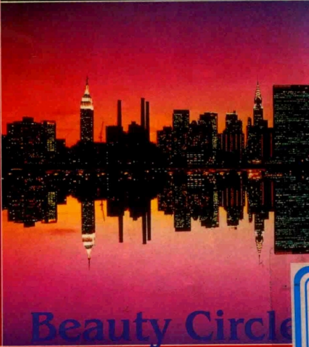
Beauty Circl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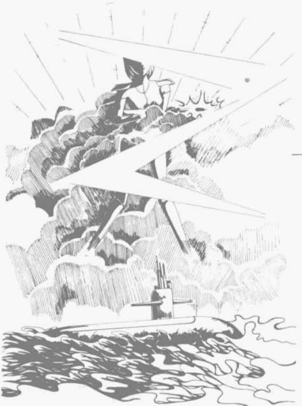
追逐海狼號



美人局系

朱羽 著

序幕



日本『大阪』市『釜崎』，有一個自德川幕府王朝三百年來名滿天下的別名，那就是——『地獄之街』。

從私有鐵路南海本線的天橋下起，南面就是三百多年以來歷經滄桑的飛田平康。（花街柳巷之古代稱謂）如今日本是一個禁娼的國家，自然舊平康地區內已沒有娼家。以此地爲中心延伸至西成區的黑暗地帶，差不多都是簡陋的木屋，屋簷相互交錯，一遍漆黑幽暗。

在那些幽暗的陰影中，有吸毒犯在交易了；有私自賣春的流鶯在拉客，有偷竊者在這裏銷售贓物，更有塗脂抹粉，向路人投以淫靡微笑的男娼。地獄之街大阪警方公開坦承永遠也割切不掉的毒瘤。

一個麻醉藥物專家石原長津博士和一個心理學專家大島龜一郎博士雙雙在這裏失蹤。他們深入地獄之街只是爲了蒐集資料撰寫一本名爲『麻醉藥物對人類心理影響』之鉅著。不意他們卻突然不知去向。

根據J・A・S・遠東支部的初步判斷，認爲這是『美人局』的第二次擄掠科學家的行動。於是，派遣該部S1號幹員呂奇，S2號幹員羅江雙雙趕抵日本，展開追逐，搜救工作。

於是，一個驚心動魄，詭異離奇的故事又開始了。

1。 萬里追逐

據東京氣象局當日上午十點鐘所作的氣象預報中指出：在日本東北東六百哩的海面上，有一個熱帶性的濕氣團，向西南方緩緩移動。所以今天東京都氣溫最高將昇到攝氏三十四度，最低也爲二十八度，而且在下午二時以後，還有一場連續一個小時以上的大雷雨。

酷熱的六月，下午會有一場大雷雨，不但不會使這個亞洲第一大城中一千萬市民大皺眉頭，反而使他們興高采烈，因爲那場爲時甚久的大雷雨，必然可以驅走一些使人頭暈的熱浪。

然而這一項氣象預報，對於編號S7的J．A．S．機構中的女性工作人員松本千代小姐來說，卻是令她大傷腦筋的。因爲今天下午兩點半鐘，有一個J．A．S．機構中編號爲S1的男性幹部，要從曼谷飛抵東京。如果東京市區如氣象預報那樣下一場連續一個多小時以上雷雨的話，那麼那一架從曼谷起飛的國泰航空公司六〇七次班機，就不可能在東京的『羽田空港』降落了。

如果那一架飛機只是在上空盤旋，等到雷雨過後再降落，她還可以在空港等候一個小時，以便接到從曼谷飛來東京的S1號幹員。但是，那架飛機也可能到其他的機場去降落，這就是使松本小姐大傷腦筋的原因。

東京氣象局的預報準確率一直很高，氣象局的工作人員也常以他們的預報有百分之百的準確性而自豪。可是這一天，眼看已經到了兩點二十分鐘，天空中依舊是艷陽高照，萬里無雲，連一絲雷雨的跡象都没有。

此刻東京氣象局預報組的工作人員，也許在擔心他們氣象預報的權威是否會在一千萬市民的心裏中起了動搖。可是，等候在『羽田空港』候機室裏的松本千代小姐，卻吁了一口長氣，舒展了她緊皺好幾個小時的眉頭。

在松本千代輕鬆的心情下，七分鐘又過去了。

現在是下午兩點二十七分。候機室四壁的揚聲器，傳來了空港服務小姐嘹亮的播報聲：「國泰航空公司經曼谷、香港、臺北，抵達本埠的六〇七次班機，將於三分鐘後，準時降落本空港。該機旅客將由十九號門離開停機坪，請接機的親友注意，各位旅客！國泰……」

播音小姐反覆以英語和日語播報了兩次。

松本千代還没有完全放下的懸心，終於落實了。她步履輕鬆地往十九號門口走去。

她從十九號門的半截欄柵上端的空隙間，可以看到西天出現了一點閃閃的銀光。那點銀光越來越大，稍微對飛機有點認識，或者經常到空港走走的人，都可以一眼看出那是一

架波音七〇七子爵式客機。

終於那架噴射客機在轟隆的引擎聲中，平穩地落下了『羽田空港』的跑道。接著，在機場地勤人員兩手舞動著旗號的引導下，那架銀灰閃亮的巨鳥，緩緩地駛進了機坪，停了下來。

機門打開，乘客魚貫走下扶梯。

松本千代雖然沒有見過這個在她們單位裏揚名已久的Ｓ1號幹員，可是在她接到命電之前，她已經有機會看過他的照片。然而當兩點五十分左右，這架飛機載送來的旅客，經過一連串的驗關，檢疫的手續，陸續經過十九號門走完之後，松本千代不禁感到有些失望，因爲在那些乘客當中並沒有她所要等待的人。她心中不禁暗忖：上級的密電明明說是……怎麼回事啊？

這時，十九號門已經關閉，她依然不死心地向機場勤務人員笑著問道：

「先生，請問，你這架飛機的客人都離開了嗎？」

「沒有了！沒有接到妳的親友嗎？」

「嗯！我没看見他。」

「哦！他也許坐別班飛機，或者……嗳！妳可以到國泰航空公司的服務處去查問一

下。」

「好，謝謝你。」

松本千代經那個勤務人員一提醒，就連忙走向空港的辦公大樓，找到了國泰航空公司的服務處。很客氣地向服務小姐探詢：

「小姐，請問妳，我可以查一下六〇七班機的旅客名單嗎？」

那位服務小姐很客氣地說：

「我替妳代勞好了。他是從那裏上飛機的？」

「曼谷。」

「哦！他叫什麼名字？什麼國籍？」

「他是中國人，名叫呂奇。」

「好，我給妳查一下。」

那位小姐說完之後，就翻動她手裏的旅客登記簿。

翻閱了一陣，才抬起頭來說：

「小姐，那位呂先生原定搭乘六〇七次班機從曼谷來東京，可是在起飛前一個小時他又退票了。」

「噢!?」松本千代心頭不禁一楞，然而，她臉上的笑容猶在，很客氣地說：「那麼，打攪妳了。」

松本千代走出空港的辦公大樓時，不禁有些納悶：難道這個行動計劃突然又改變了嗎?那麼，爲什麼遠東支部沒有指示的命令來呢?於是，她就在空港門口的公用電話亭裏撥了一個電話到J・A・S・遠東支部東京工作站去。

電話接通，那邊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

「喂!?這裏是遠東文物供應社東京支店。」

對方說的就是J・A・S・遠東支部東京工作站的代號。

「我是S7，」松本千代連忙報出自己的編號，然後問道：「那一件密令計劃支部是否有急電指示取消?」

「沒有呀!」

「噢!?……」

「怎麼?」對方很關心地問：「S1號沒有來嗎?」

「我在『羽田空港』沒有接到他。當我到國泰航空公司服務處去查詢的時候，那邊的服務員告訴我S1號在飛機離開曼谷前的一小時忽然退票了。」

「也許是臨時改變了計劃，我相信支部待會兒有電報來的。」

「好！再見。」松本千代掛斷了電話，走到停車場，駕著她那輛『龐蒂克』快速跑車。加足油門，駛出了『羽田空港』，轉上了快速公路。

松本千代並不打算駕車回到工作站去，在她的想像中以及她工作三年的經驗裏，如果計劃有所改變，支部的電文早就該到了。想必是因爲有什麼事故，而使得Ｓ１號幹員延緩了行程。

Ｓ１號工作人員前來東京後的聯絡地點，東京工作站已經先一步發電到曼谷去報備，Ｓ１號自然知道那個聯絡地點。那麼，她此刻應該驅車到預訂的聯絡地點去等候才對。

她開車到『丸支内』城的八一四銀行大樓，先將車子停在地下停車場，然後乘坐電梯來到九樓的『世界銀行東京招待所』。她從身上掏出一把鑰匙，打開了招待所○○一號房間的門走了進去。

東京有的是觀光飯店，高級旅館，而東京工作卻爲Ｓ１號幹員這裏弄了一個房間，其原因不外是恐怕他的行蹤外洩，而且Ｓ１號幹員還有很合法的掩護身份——世界銀行遠東區視察專員。

松本千代開門走進去之後，順手把門關上，坐上了沙發，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因爲從

早上十點鐘到東京氣象局所預報的氣象以後，她一直心神不寧。雖然她到『羽田空港』去撲一個空，然而她此刻的心情總算輕鬆了一些，於是，掏出了一根香煙，緩緩地吸燃。

松本千代一口煙霧尚未吐出她的口腔，突然浴室門打開，一個披著浴巾的健壯男人，緩緩地走了出來。

松本千代差一點想取出手提包內的短槍，可是很快地她就認出了對方，原來面前這個男人正是她在『羽田空港』鵠候了一個多小時卻沒有等到的S1號幹員呂奇。

呂奇在遠東支部裏是一個傳奇性的人物，這樣一來更增加了幾分神秘性；同時使松本千代原已萬分欽佩的心情更增加了一倍。她站起來，語氣略顯激動地說：

「一號，我在空港等了一個多小時，卻想不到你已經先來了，是怎麼回事？」

呂奇冷冷地瞟了她一眼，雖然對方是個女性，他並沒有打算去穿他的衣服，仍然圍著他那一條浴巾，裸著上身，在她對面的一張沙發坐下，語氣淡淡漠地問道：

「七號嗎？」

「是，請叫我松本千代或者直呼我的名字。」

「嗯！」呂奇點了點頭。「很抱歉！讓妳在『羽田空港』撲空一場，這並不是我故作神秘，而是爲了安全措施。『美人局』這一次變本加厲，居然同時綁走了兩個在科學界很有成

就的博士，那麼她們在東京也必然耳目衆多，所以我臨時退票，改乘泛美航空公司班機，在大阪降落，然後再換乘全日航的班機來到東京，也因此使妳空跑了一趟。」

「哦！原來是這麼回事。」

「千代小姐，」呂奇似笑非笑地說：「妳不介意我裸著上身和妳談這件案子的內情吧!?」

松本千代微笑著說：

「一號，你是本機構中女性工作人員所崇拜的一個神奇人物，只要你覺得這樣會使你輕鬆一些，我並不介意。在我們這個機構中工作的女性，並不能算是一個完全的女人，因爲我們也經常做男性的事。」

她的語氣很俏皮，也多少有一點挑逗作用，然而呂奇並沒有動容。語氣反而更冷漠了一些：

「千代，我在曼谷的時候只聽到A長官對我約略地提了一下本案，現在請妳告訴我整個的詳情吧！」

松本千代點了點頭，然後語氣從容地說：

「石原長津博士早年學的是化學，可是他在麻醉物這一方面，卻是世界上幾個有數的

專家之一。他曾經研究出數以千計的各種不同麻醉物的配方。」

「嗯！」呂奇點了點頭，然後問道：「那大島龜一郎呢？」

松本千代回答說：

「大島博士是心理專家，與德國的哈曼博士同時喻為世界上對心理學研究最具權威的雙傑。因為大島博士和石原博士兩人都是舉世聞名的傑出天才，所以他們兩人的私交也很好。」

「嗯！他們是在？」

松本千代接口說：

「他們是在『大阪』市貧民區名叫『釜崎』的地方失蹤的。關於那個地方……。」

呂奇連連地搖著手說：

「關於那個地區的資料，妳給我一份書面備忘錄好了。現在，我們先來談談失蹤的經過。」

「是這樣的……」松本千代稍微整頓了一下思維，然後有條不紊地敘述下去：「他們兩位最近正準備撰寫一本名為『麻醉藥物對人類心理的影響』之鉅著，因為『大阪』市釜崎那個地方是全日本最有名的地獄街，據非官方統計，在那個地區裏，吸食海洛因，大麻煙，

或者其他麻醉藥物的人，將近有兩萬多，這是一個可怕的數目。但是對大島博士和石原博士來說，那個地方毫無疑問是他們蒐集資料的最佳去處。」

「嗯！他們什麼時候去的？」

「六天以前。」

「什麼時候失踪的呢？」

「是昨天下午才發現的。因爲他們兩人有二十四小時沒有回到旅店去，所以那家旅店就報警查尋。這件事情被我們工作站獲悉，立刻就急電報告支部。」

呂奇沉思一陣，以喃喃的語氣說：

「他們兩人失踪，也許是無意中在地獄街發現了一件販毒案，毒犯怕他們洩漏，所以將他們殺死滅口；或者是一件普通的綁架。可是貴站所報告的資料，卻認爲是『美人局』所動的手脚，有根據嗎？」

「是這樣的……」松本千代加以解釋：「據日本水上警視廳說，從三天前開始，他們已經在『和歌山』市的外海發現了類似潛艇的活動。當曼谷黃約翰博士被擄之後，本站已經就接到了支部的訓令，所以當大島博士和石原博士同時失蹤之後，我們就立刻想到可能他倆是被『美人局』擄走了。」

「嗯！這倒是很可能的。」呂奇說到這裏，又沉思了一陣，然後才問道：「千代，妳有幾種掩護身份？」

「三種。」

「那三種？」

松本千代指了指腳下說：

「一、我是本招待所的女性接待員。二、日本觀光協會的嚮導。三、那種身份不大好聽。。」

「說說看。」

「一個不守婦道的女人。因爲嗜賭而失身，不能見容於丈夫，最後丟下了兩個孩子，從家裏逃跑。犯過竊盜、賣春等罪，曾經先後被警視廳逮捕了三次，也坐過四個月的監獄。」

這是一個很壞的記錄，當然呂奇知道這是僞造的，以便於在某一種情況中使用這一種身份。

他向對方打量了一眼，然後搖搖頭說：

「千代，我怎麼也看不出妳竟然是一個生過兩個孩子的母親。」

松本千代一本正經地說：

「一號，我現在是招待所的女性接待員，我的打扮自然就得切合身份。如果當你看我吸著香煙，服裝隨便，你一定會認爲我是一個下流的女人。而且我實際年齡二十五歲，二十歲結婚，加一點油，我現在該有五個孩子了。」

呂奇雖然心頭有一份輕鬆的感覺，可是他臉上仍然是一本正經，語氣緩慢著說：

「那個身份叫什麼名字？」

「小林美雪。」

「嗯！今天晚上妳到大阪去，自然妳要先愚昧無知地被地獄街的一個流氓搭上。當他在妳身上發洩了獸慾之後，他必然會逼著妳去作拉客的流鶯。千代，我首先對妳抱歉，我竟然派了妳這樣一個艱苦的任務。」

松本千代微笑著說：

「這算不了什麼的。我宣誓進入這個組織以前，早就下定決心作任何的犧牲。你放心！你所下達的命令，我一定會完成。」

「那麼，明天晚上我一定會出現在地獄街。自然，妳會懂得用什麼方法將我帶到那個地區裏去。」

松本千代點了點頭說：「我知道。你是想從地獄街裏開始搜查嗎？」

「自然，這是最好的方法，而且我也有一個壞得令人發寒的身份掩護。」

「好！請問你還有什麼指示？」

「整個的工作指示只有目前這些，不過對於妳私人，我想提供一點意見。」

「那一方面？」

「自然是關於小林美雪那個女人的私事。」

「私事!?」

呂奇點了點頭說：

「妳今天晚上到大阪的地獄街被一個流氓勾搭上之後，一番侮辱是免不了的。可是當明天晚上他逼迫妳在陋巷的巷口，向路人投出淫靡的微笑，以妳肉體賺來的錢，供他揮霍時，我已經就來了。那時我會以一個犯罪的豪客姿態出現，自然會花很大的價錢包下了妳。這樣，總算爲妳減少了很多不必要的皮肉痛苦了。」

「謝謝你，你真是一個好上司。不過，我要先告訴你一句話，那個地方我曾經深入過，如果你花錢包下了我，晚上同我睡在一張會響動的床上而四壁又有可供別人窺伺的小孔，你如果規規矩矩不太放肆的話，那就弄巧反拙，露出破綻了。」

呂奇走到她面前，拍了拍她的面頰，略帶揶揄的口吻說：

「千代，這不用交待我。妳很美，也很誘惑，在那種情況之下，我不可能太安份的。」

松本千代瞇著眼睛笑了，然而那種笑卻不是淫邪的；至少在呂奇的眼中看來，那種笑容是最崇高、最聖潔的。

「那麼，我先走了。」她說。

「嗯！」呂奇點了點頭。「有一點要特別注意：絕不能攜帶任何武器或通訊設備。當妳到達地獄街之後，妳只是一個自甘墮落的下流女人。」

「我知道。」

呂奇握著她的手說：「預祝順利。」

「謝謝。」松本千代搖幌著他的手，然後鬆開出房而去。

23. 國際毒梟

東京的『丸支內』城是日本金融界的集中地，所有各銀行大橫以及最大的股票市場都集在這一區域。

每天上午九時以後，丸支內城就顯得熱鬧起來，只見車輛擁擠，行人穿流不息。然而到了晚上，各銀行，及金融機構下班以後，街上就顯得意外冷清，一過晚間九時很難得見到一輛飛馳的汽車或一個行人。據丸支內警視署的戶政報告：白天在這裏上班和從事金融交易的人，最少在一百五十萬人以上，可是一到夜晚，報有戶籍而常住在這個區域的，卻不到一萬五千人。

晚上八點半鐘，呂奇離開了八一四銀行大樓，好不容易攔住了一輛計程車，告訴司機載送他到『淺草』的『花月座劇場』。

計程車司機在這僻靜的地區，加足了馬力，飛快疾駛。一旦經過『新橋』轉入『銀座』之後，呂奇又見到了一個五光十色的燦爛世界。九點鐘，計程車在『淺草』的『花月座劇場』門口停了下來。

『花月座』與『裸之座』同爲淺草最富盛名的兩大劇場，所不同的是前者所表演的是純粹的日本歌劇而後者則是上演以裸露爲號召的歌舞。想必呂奇是爲了取其清靜，才選了前者。

呂奇買了一張二樓Ａ１２號的包廂坐券，從入口處走了進去。『花月座』每天只演出一場，都是從晚上八點半鐘開始，到十二點鐘結束。三個半小時的節目，可以說是相當豐富而又精采。

然而，日本看歌劇或歌舞，都是有季節性的，像『松竹』，『東寶』，『寶塚』這三大歌劇團每年例行要作兩次『春之踊』和『秋之踊』的演出。此刻正是酷熱的夏季，所以這裏都是由一些二、三流的歌劇團在填空檔。因此，賣座的情形不佳。雖已開演了半個小時，樓下的普通座以及樓上的包廂都沒有太多的觀衆。

呂奇登上二樓，經過一條帷幕垂掛的長廊，進入了Ａ１２號包廂。在這間包廂裏，已經有一個人在等候他，那是和他在同一個機構中擔負起維護人類安全使命的Ｓ２號工作人員羅江。

呂奇走到他身邊坐下，低聲問道：「羅江，都聯絡好了嗎？」

羅江點了點頭說：「聯絡好了。」

「東京警視廳特警部的警官們知道我們此行任務的重點嗎？」呂奇又問：

「這一點我沒有告訴他們，他們也沒有問。不過，據我猜想：特警部那位田中部長，素有『田中老虎』之稱，是日本警方特種勤務的首腦人物，他大概也推想得到，我們是爲大

島博士和石原博士失踪的事情而來的。」

「那不管他。行動的時間決定了沒有？」

「一個小時以後，也就是十點十分。」

「好吧！我到時候會依照預定計劃進行的。從現在開始，我們兩人將要分開一段時間……」

不等他的話說完，羅江就搶著問道：

「呂奇，難道我們不能使用無線電通話系統保持聯繫嗎？」

呂奇搖搖頭說：

「不行！那太冒險。」

「可是……」羅江面現猶豫之色，喃喃地說：「完全中斷聯繫，那似乎對你太危險了。因爲按照你所擬定的計劃，勢必要深人地獄街。中斷聯繫，我怎麼爲你接應，支援呢？」

呂奇壓低了聲音說：

「羅江，我告訴你。在大阪地獄街從明天晚上開始，有一個賣笑拉客的流鶯，名叫小林美雪。如果在三天之內，我沒有消息送回來，也沒有主動地和你聯繫的話，你就化裝下

流尋芳客的姿態去找這個女人，在她那兒你可以聽到我的境遇。」

羅江點了點頭，同時伸出手去，緊緊地握住了呂奇的手，激動地說：

「好，祝你成功。」

呂奇拍了拍他的肩膀，算是給他答覆和答謝，同時也算是給了對方一個有力的保證。

兩人鬆開手之後，羅江先將包廂門口的垂簾挪開了一條縫隙，向外窺覷。突然他閃電般衝了出去。

呂奇從羅江突發的行動中，已然看出必定發生了什麼不尋常的情況。於是，也跟著衝出了包廂。

帷幕垂掛，舖著地氈的長廊上寂無人聲。呂奇只見羅江正在追逐一個背影很魁梧的大漢，兩者相差約莫有二碼之距。呂奇雖恐那大漢走脫，也快步跟了過去。但是不等他趕到，羅江已經將那個身材魁梧的大漢抓住了。

對方顯然不肯就範，回過身來捏緊了拳頭，就向羅江的下頷擊來。羅江曾經受過嚴格的打鬥訓練，自然不會被那個大漢一擊而中，將頭往下一低，閃了過去；同時兩拳猛搗，打得那個大漢東倒西歪。

這時，呂奇也趕到了，一手『腕部鎖拏』，和羅江合力將那大漢制服，很快地將對方拖

進了A12包廂。

羅江從身上掏出了彈簧小刀，抵在對方的喉管上，沈叱道：

「說實話，你因何在門外偷聽我們的談話？」

那個大漢不甘示弱地低吼著：

「你們想幹什麼？我不相信你們兩人敢在『花月座劇場』公開搶劫。」

呂奇想不到對方竟然血口噴人，連忙向羅江低聲說：

「由我看住他。你去打電話通知警視廳特警部派人來將他帶回去暫時拘留，以防萬一。」

「好。」羅江點點頭，疾步跑出了包廂。

過了兩分鐘，羅江重又回來，一進門就低聲說：

「呂奇，我看你還是先離開吧！特警部的警車五分鐘就會到達，到時候一定會引起很多人的圍觀，你的行跡還是稍加掩藏才好。」

呂奇點點頭說：

「好！我先走一步。大概十點半鐘，我會打電話去工作站，這傢伙如有口供，到時告訴我。」

羅江瞟了那大漢一眼，低聲說：「我會儘快挖出這傢伙肚子裏的秘密。」

呂奇又伸出有力的手掌，在羅江肩頭上重重地拍了一下，這才匆匆離開Ａ１２號包廂。

*　　*　　*

晚間十點十分，在西銀座一家名叫『夢鄉』的三流小型夜總會門口，出現了一個年約三十歲左右的客人。他兩眼透射銳利的光芒；行動間也充滿了詭譎的神色。在進門之前，先將四周看了又看，才一閃身，走進『夢鄉』。

穿著上空裝的女侍立刻迎了過來，微笑著問道：

「先生，就是一位嗎？」

這個目光精銳，行色詭秘的客人，向那個上空女侍勾了一下指頭，將她帶到小酒排旁邊的陰暗處，壓低了聲音說：

「黑山老闆在嗎？」

「噢!?你是……？」

「我是從漢城來的『黑豹』金鎮奎，有重要的事要見黑山老闆。請妳傳達一下，快一

點！」

「那麼，請你在座間等一下好嗎？讓我給你開一瓶飲料……」

自稱名叫金鎮奎的人揮了揮手說：

「不必了，我就在這裏站一會兒，請快一點！」

上空女侍點了點頭，然後匆匆忙忙地向夜總會大廳後面的一道小門走了進去。

約莫過了兩分鐘，一個身材矮胖的中年男人疾步走了過來，將來客打量了一眼，以訝異的語氣問道：「你就是金鎮奎嗎？」

「怎麼!?你還以爲我是假冒的？」

「嘿嘿！」那個矮胖的中年男人想必就是金鎮奎所要找的黑山老闆，他先乾笑了一聲，然後壓低了聲音說：「傳說中金老大已在前一個月於鹿兒島海面上被水上警視廳追逐的時候，落海溺斃了，所以……」

「你簡直是活咒人。」

「不敢不敢！」黑山顯然對金鎮奎十分畏懼。「金老大既然還健在，那真是太好了。請裏面坐……」

「不必了！」金鎮奎的語氣異常冷峻。「我的確被水上警視廳的警艇在鹿兒島外海追

踪過，不過他們想要我死，可還不太簡單。可是我的部下卻一無倖存，我也只有親自來找黑山老闆了，現在我帶來了五鎊貨，不知道你此刻是否付得出錢來?這是樣品！」

說著，就遞了一個西式信封給黑山。

「那麼多嗎？」黑山頗爲驚訝，兩隻眼睛瞪得溜圓。

「怎麼!?你吃不下？」

「嘿嘿！不是那個意思，是……没有想到金老大突然會來，所以没有準備好錢，恐怕一時還成交不了。」

「没關係，我相信你，我可以將貨先交給你，你盡量給我湊，剩下的款子你約定一個時間我再來拿。」

「那太好了！那太好了！」黑山連連地點頭，然後又壓低了聲音問道：

「金老大！那批貨色……？」

黑山的話還没有說完，突然從夜總會的門口跑進來好幾個身穿西服，行動矯捷的男人。

以黑山在銀座混了將近十年的眼光看來，現在進來的幾個人毫無問題是警視廳麻醉藥物查緝部的警官，慌忙向來客打了一個眼光，示意他提高警覺；同時，將他手裏拿著的那

包毒品扔進了小酒排的櫃枱裏。動作仍然稍嫌慢了一點，進來的幾個便衣警官已經很快地向他們兩人衝過來。而且其中一個還掏出了手槍，低吼道：

「不要動，否則我就開槍。」

金鎮奎似乎是一個亡命之徒，見槍毫不畏懼，反而抓起了一張椅子飛快地擲過去，使得那位刑警的手槍落下了地。

他擲出椅子以後，身體飛快前撲，將迎面兩個刑警推向兩邊，像一道疾矢般射出夜總會的門外。

同來的便衣警官一共有四個人，一個槍被擊落，手腕負傷，另外一個忙又掏出槍來，制住了黑山。其餘二人一面吹著警笛，一面鳴槍示警，同時疾步追了出去。

可是金鎮奎的身手太過靈巧，而且此刻『西銀座』又正是熱鬧得行人擁擠不堪之際。等二名警官追出『夢鄉夜總會』，就已經看不見他的影兒了。原來，金鎮奎是有名的毒犯，專門從漢城往東京運送海洛因，警方數次圍捕不成，想不到這一次眼看著就要落網，卻又讓他遠走高飛。

五分鐘以後，東京的各廣播電台以及各電視台紛紛播報這條突發新聞；警方的查緝通報也向日本全國各警勤單位發了出去。可是誰也想不到，真正的金鎮奎的確在一個月以前

於鹿兒島附近的海面上，在水上警視廳偵緝快艇的追擊中落海溺斃了。而這個金鎮奎卻是呂奇打扮的。

自然，那幾名圍捕的警官也是故意讓呂奇逃脫的。

呂奇脫離警方圍捕現場之後，在街上溜了幾圈，等到十點半鐘，他才走進一座公用電話亭，撥電話到Ｊ・Ａ・Ｓ・遠東支部所屬的東京工作站去。

羅江已在等候，電話接之後，就立刻問道：

「呂奇，進行得如何？」

呂奇回答說：

「一切順利。只是這樣作，豈不是有點委屈那位『夢鄉夜總會』的黑山老闆了嗎？」

「呂奇，別爲他叫屈。警方早已控制了他的販毒資料，正準備要逮捕他哩！」

呂奇突然想起了正事，於是連忙問道：

「對了，那傢伙怎麼樣？」

「唉！想不到那傢伙在押返警部的途中服毒自殺了，氰鉀，裝在假牙裏面的。」

「噢!?……」呂奇不禁感到一驚。

「呂奇，據『田中老虎』說：從那個傢伙身上的刺花看來，好像是『黑龍會』的餘孽。」

「哦！那是二次世界大戰的日本間諜組織，不是早就銷聲匿跡了麼？」

「事實上並未完全斷根，就像德國的納粹份子一樣，隨時都在企圖死灰復燃，也許就被那位神秘的X夫人利用上了。」

「這樣麼？我可得留意一點！特警部的田中部長很夠幫忙的，假設我能順便將『黑龍會』的餘孽一網打盡，也算是給了他一份酬謝的禮物。」

「呂奇，在你沒有致送他禮物以前，他倒先一步送了一份禮物給你，而且還相當名貴。」

「噢!?是什麼？」

羅江語氣緩慢地說：

「呂奇，你現在所用的護身符——『黑豹』金鎮奎，是一個神奇性的人物。多年來，他雖然不斷地從漢城運輸毒品前來日本，和此地的大盤毒販子都有交易，但是他本人卻從來沒有露過面，這一點對你的掩護行動十分有利。關於金鎮奎和地獄街那邊黑色人物的交往情形，以及地獄街販毒組織的情形，傑出的首領人物，特警部掌握了一份還算完整的資料。『田中老虎』特別為你提供了一份備忘錄，以便你在那個地區活動時不至於太盲目。」

呂奇欣喜地說：

「那真是太好了！備忘錄現在？……」

羅江很快地接口說：

「你在『羽田空港』的貯物箱裏不是存放了一只漢城出品的手提箱麼？那份備忘錄已經放在提箱裏了，我這裏也有一把貯物箱的鑰匙呀！」

呂奇調侃地說：

「我知道你手裏那把鑰匙可以開啓任何一個貯物箱，是支部技術組的工作人員爲你打造的對吧？」

「哈哈！完全對……還有什麼事嗎？」

「爲我禱告，我現在的軀體是黑豹『金鎮奎』，靈魂卻是S1號呂奇，呂奇的靈魂可不願下地獄啊！」

「抱歉！因我還不曾領洗，上帝也許不願和我作靈性的交通。」

「那麼，就讓我下地獄吧！」

羅江以勉勵的語氣說：

「你下地獄，卻使許多人上天堂，值得的！」

呂奇豪氣萬千地說：

「對，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再見了！」

「祝你成功！再見！」

呂奇掛斷電話，走出公用電話亭，不禁仰望漆黑的夜空吁了一口長氣。他看看錶，十點四十分。

現在得去投宿一家小旅店，再找一個骯髒下流的侍寢女郎，先製造一點『黑豹』金鎮奎的經歷。明天再乘全日航的班機前往大阪，混進地獄街。

當他緩步向河邊走去時，他心理在想：松本千代此刻不知怎麼樣了？……

*　　　*　　　*

大阪市釜的地區很廣，從私有鐵路南海本線的天橋起，向東至阿倍野橋的馬路爲界。北面有一座高達一百零三公尺的通天閣，那就是百藝雜陳的娛樂中心——新世界。南面是從德川幕府三百年以來歷盡滄桑的飛田平康，以此地爲中心，伸展至西域區的黑暗地帶，也就是名滿天下的地獄之街。

從舊平康伸展到西域區的狹窄，骯髒的馬路兩邊，差不多都是木造簡陋的房屋。屋簷相互交錯，顯得漆黑而又幽暗。然而在馬路上，飯攤，估衣攤，酒食攤以及形形色色的攤

販，排得很長很長，這好像是存心掩護在黑暗屋簷下所作的犯罪行爲。

這裏的確是一個培養犯罪的淵藪，連警方也公開承認在這個地區所產生的犯罪率，僅次美國的芝加哥。黑社會人物的份子複雜，那自然是想像中的事。

正因爲這個地區名滿天下，所有的流浪者，失業者，勞動者以及犯罪者，都集中在這個地方。有許多事情超乎一般人的想像，比如說一個在客棧中被人偷去上衣而剛剛報警的流浪者，但是在一個小時以後，他卻又因犯搶劫罪而被捕了。這是大阪市治安上的弱點，也許人類一天不滅亡，地獄之街就會存在一日。

西域區津守街旁邊有一條小河，名叫木津川。在木津川畔有一棟簡陋的木造房屋，大門處掛著一個小小的招牌，上面寫著『浪人旅店』四個字。昏黃的紙糊燈籠，發出幽暗的光，在門裏隱約可是幌動的人影，其間有塗抹著廉價脂粉，以賣春爲業的暗娼。也有口嚼檳榔，手夾香煙，穿著日式高跟木屐的流氓地痞。

約莫夜晚十一點多鐘，這家旅店的門口出現了一個看上去還算乾淨的少婦。她的頭髮顯得蓬鬆，也許好幾天都不曾梳理過。臉上的脂粉也有些剝落，鮮紅的唇膏可能由於吸煙太多的關係，呈現了枯黃色澤。手裏提著一隻破舊的皮箱，步履有些躊躇地跨過門檻，走了進來。

櫃枱裏坐著一個帶著老花眼鏡的老賬房，在他對面那條長長的椅子上，有好幾個形容猥瑣的男人正在和兩三個等待尋歡客的暗娼恣意調笑。可是當這個女客走進旅店之後，他們突然靜止下來，將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這個女人身上。

那看上去遇境不算太好的少婦，雖然步履有些趑趄，然而臉上卻沒有膽怯的跡象。她緩緩地走近櫃枱，向櫃枱裏面的老賬房先生打了一聲招呼。

老賬房抬起頭來，將滑落在鼻尖上的老花眼鏡往上推了一下，凝視著站在他面前的這個女客人，一時沒有說話，也許在他的想像中一個正經的女人是不應到他這間旅店來的。如果說站在他面前的女客人，是一個骯髒的女郎，那似乎不太像。這大概就是他所以凝視發楞的原因吧！

「請問，」那位女客人軟弱地開了口。「我能在這裏住一夜嗎？」

「嗯！」那位老賬房緩緩地點頭。「就妳一個人？」

「是的。」

「聽妳的口音好像不是南部人。」

「是。我是從北海道札幌市來的。」

「這麼遠，投親嗎？」

那位女客人微笑地搖搖頭說：

「不！我是到這裏來謀事的。」

「找事!?」老賬房臉上不禁浮現了一絲曖昧的笑容，點了點頭說：「小姐，妳可能來對了。這個地方有許多女人做的事情，而且很輕鬆，但是要妳願意做。」

「哦！」她臉上顯露出欣喜的神色。「我什麼事都願意做，你能爲我……」

那老賬房擺了擺頭，翻開了桌上的旅客登記簿，拿起了一枝筆，望著女郎說：

「我這裏不是介紹所，先登記妳的名字吧！」

「我叫小林美雪。」

「噢！幾歲？」

「二十五歲。」

「結過婚嗎？」

「我……已經結過婚了。」

「噢!?」老賬房再一次抬起頭來，以驚訝的目光向她掃了兩下。「妳年紀這麼輕，妳的丈夫會讓妳遠遠地從北海道到南部的大阪來嗎？」

自稱名叫小林美雪的女人，作了一個不可理解的笑容，算是答覆了那個老賬房的詢

問。

老賬房在這家旅店裏，已經有多年歷史，他見得太多，自然他也不再去追根究底，將那個投宿的女客人的姓名，年籍登記了以後，就伸出手來說：

「小房每晚一百五十元，請妳先付。」

「好。」小林美雪點了點頭，從身上摸出一個小小的錢包，把裏面的零票和輔幣全部倒了出來。待她將一百五十元日幣的住宿費付出去之後，所剩下來的錢也許只夠明天早上吃一頓早飯了。

老賬房將那些揉縐的零票和輔幣數了一數，放進抽屜，又遞給了她一把鑰匙，冷冷地說：

「從走道一直到底，右手最後的一間就是妳的房間。浴室是公用的，在一點鐘以前都有熱水。明天早上十點鐘以前，妳必須離開這兒，否則每超過一個小時要加付二十元的費用。」

「是的。」小林美雪點點頭。「我明天一早就走。」

「嗯！憑妳的模樣……」那老賬房緩緩地以曖昧的語氣說：「也許妳今天晚上就可以找到賺錢的差事了。」

小林美雪提起地上的皮箱，轉過身來向走道走去。

這時，突然一個上衣敞開，露出胸膛上森森胸毛的彪形大漢，從那條長長的椅子上站了起來，攔住了小林美雪的去路，笑著說：

「怎麼？妳要找事？」

小林美雪臉上先是流露出來一絲驚訝的神色，接著她又給了對方一個嫵媚的笑容，然後才點點頭說：

「是的。大哥能爲我幫忙嗎？」

那大漢嘿嘿地笑道：

「妳可以叫我小野。這津守街是我小野的地盤，只要妳願意做，我可以保妳在一年之後，妳已成爲一個積蓄有好幾百萬現款的富婆。」

「噢？做什麼事情會賺那麼多錢呀!?」

「嘿嘿！妳不明白。來！」那自稱小野的男人走過去，接過她手裏的皮箱，同時拉著她的手。「到妳房裏去，我慢慢地告訴妳。」

長椅上的男女們發出了一陣瘋狂的大笑，小林美雪臉上帶著半驚半喜的表情，像躲避他們鬨笑似地慌忙往走道裏跑去。

進入那間小小的臥室之後，小野關上了門，兩手扠腰，臉上帶著不懷好意的笑容說：
「美雪，說老實話，妳是逃家嗎？」
小林美雪微微一楞，接著她勉强地點點頭說：
「是的。」
「爲什麼？」
「因爲……因爲……。」她低下了頭，吶吶地說不出口。
小野輕浮地伸出手去，將她的下頦抬了起來，邪笑著說：
「美雪，妳已經到了這個地方了，妳還有什麼可以瞞我的？說出來，我小野爲妳想主意。妳現在這麼年輕，又這麼漂亮，何苦老是過那種苦日子呢？」
小林美雪緩緩地抬起頭來，遲疑地說：
「小野哥，我說出來後，你可不能笑我呀!?」
「那是什麼話!?我怎麼會笑妳？快說吧！」
「我喜歡賭博，輸了很多錢，還不起債，那個債主又非常的兇，後來……後來……。」
小野邪裏邪氣笑著接口說：

「後來妳就陪他上旅館睡覺，來抵消妳的借款。這事被妳丈夫知道，打了妳一頓或者罵了妳幾句，所以妳就逃家出走，是嗎？」

「咦!?你怎麼知道？」

小野嘿嘿地笑著説：

「美雪，這種事情我見得太多了。美雪，看妳的打扮，妳的家境也未必太好，何必跟那種養不起妳，連賭債都不能替妳還的男人在一起呢？跟我小野混下去，一年之後包妳發財。」

「真的嗎？」

「只要妳聽我的話。」

「不瞞你説小野哥，」小林美雪的聲音很低。「我到這裏來是經過一個女朋友指點的。她以前在這裏混過，只有兩年多的時間，她就在札幌市買了一棟四層的洋房，所以……。」

「哈哈！」小野狂笑起來突然一把摟住她，雙手捧起她的臉頰。「原來妳是早有打算了啊！」

「可是，我又有一點怕。」小林美雪流露出楚楚堪憐的神色。

「那有什麼好怕的！這是女人最容易賺錢的一樁買賣。妳只要往巷口一站，就有男人來找妳。像妳這麼年輕，這麼漂亮，一個短時間可以提高到日幣五百元，整夜就要兩千。妳想想看，一晚上賺一萬，一個月有三十萬，一年不就是三百六十萬了嗎？」

「有那麼多!?我怎麼能……。」

「妳怕太累了嗎？放心我會教妳一套辦法。」

「什麼辦法？」小林美雪好奇地瞪大了眼睛。

小野將她推倒在榻榻米上，雙手已經開始了不規矩的動作，同時邪笑著說：

「那種辦法不是可以用嘴巴講的，今晚上的時間還長得很，讓我慢慢地教妳吧！」

小林美雪沒有掙扎，像是一個已經喪失羞恥觀念，正逐漸沈淪的下流女人，接受了小野輕薄的撫弄。然而她心裡卻在大笑。呂奇所交給她的第一個任務，她已經順利地達成了，至於是用一種什麼方法達成，那就不是她所考慮的了。性命，血肉全部交給了組織，只要是爲一個共同的大前提而奮鬥，這些小我的犧牲，又算得什麼呢？她臉上綻開了愉快的笑容，然而那種笑容卻並不是因爲小野的撫弄所引起的。

小野自然也不明白在他一雙魔掌侵襲之下的女人，竟然是一個負有維護人類安全使命的傑出工作人員松本千代。

像是一塊燒紅的鐵，放在鐵砧上接受無情的錘擊；儘管她心中舒坦，然而官感上所遭受的衝激與壓力仍爲她帶來了神經系統的痙攣。然而，她卻辨不出那種痙攣是苦痛，還是歡暢。

風暴過去之後，小野開始向她枕邊細語，密授機宜。目前的情況完全符合了呂奇事前的判斷。

小野是一噬啃女人血肉的蛆蟲，幸而松本千代此行的任務不是爲了要掃蕩地獄街；否則，小野此番可就遇上剋星了。

3。風月豪客

當夜幕降落大阪市的地獄街之後，小野帶著化名爲小林美雪的松本千代，來到了津守街的街口。

在幽暗的街巷裏，昏薰朦朧的燈光下，已經有十幾個流鶯在那兒向路人投注淫靡的微笑。

松本千代被小野帶到這裏，心裏異常坦然，毫無厭惡的感覺。她今天經過刻意的打扮，作了頭髮，而且還穿上了小野爲她新購的一件紅得刺眼的短裙露胸洋裝。

「美雪，」小野抬手虛空畫了一個圓圈。「看到了嗎?這裏就是我小野的地盤，誰也不敢跑到這兒來侵犯。今天晚上我保證妳在十二點鐘以前，可以接到二十個以上的客人。」

「哦！」松本千代微微地皺了皺眉頭。「我還是有點怕。」

「怕什麼?」小野壓低了他的聲音，咬住了她的耳朵。「二十個客人保證沒有昨晚我一個人厲害。昨天晚上妳不是應付有餘嗎?別怕，我已經吩咐『浪人旅店』的老賬房爲妳準備了一間比較乾淨，寬敞的套房。有客人找上妳時，就帶他上那裏去。」

「對了，」小野像突想起一件事情似的。「我的工作很忙，不能經常來看妳，不過每天上午我都會到『浪人旅店』來一趟，妳將頭一天所賺的錢交給我替妳保管。一個女人身上

放著太多的錢，那可危險得很！」

松本千代故意楞了一下，以遲疑的語氣說：

「小野哥，我可以拿去存在銀行裏呀!?」

「哼！妳以爲妳的想法很聰明是嗎？那筆錢會越來越多，大阪警視署掃蕩賣春的警官一旦發現妳在銀行裏有一筆鉅額存款，必然向妳追問那筆錢的來源。妳怎麼解釋？一旦讓他們發現妳在從事賣春的行業，那妳就要被送去坐牢了。」

「那麼……。」

「我告訴妳，美雪，交給我保管絕對没錯，而且我還可以替妳將那筆錢拿去放高利貸，那種利息比銀行高得多哩！」

「靠得住嗎？」

「哼！誰敢吃到我小野的頭上來？妳放心，除非妳不信任我。」

松本千代連忙笑著說：

「小野哥，你對我這麼好，如果没有你，我即使心甘情願來做這種生意，恐怕也會被那些站在巷子裏面的姐妹們將我趕走。我怎麼會不相信你呢？就照你的話辦吧！」

「那就好了。」小野說到這裏，突然在她的手上捏了一下，低聲說：「妳看，那邊有

一個西裝畢挺的男人在注意妳，我走了，祝妳財運亨通。」

小野說完之後，匆匆離去。

松本千代此刻在心理上已經作好了準備；她此刻不再是什麼清高的安全工作人員，而是一個最下等的暗娼。她振作精神，目光向小野所指的那個男人看去。當她看清楚那個男人的面孔時，心頭不禁一驚，接著又昇起了一股狂喜，原來那個男人就是呂奇。

呂奇頭髮已經剪短，額前一綹頭髮垂了下來，遮住了半個額頭，左眼下面有一道約莫一寸長的紅色刀疤。松本千代不禁暗暗地訝異，她真不知道那道刀疤是怎麼『畫』上去的。

呂奇自然早就發現了松本千代，不過，他還是先在其他的流鶯面前瀏覽一番，然後才停在松本千代的面前。一雙手抬起了她的下頦，冷冷地說：「蠻漂亮的嘛！」

此刻松本千代可以將一個墮落的女人表演得唯妙唯肖，但是她畢竟是在喬裝一個生手，不能夠太過份老練而露出破綻。於是，就羞澀地低下了頭，低聲地問道：

「先生要叫我嗎？」

「嗯！對妳有點意思。」

「那麼請跟我來吧！短時間日幣五百元。」

呂奇卻一把拉住了她，故意提高了聲音說：

「妳有老闆嗎？」

「老闆？」松本千代顯得錯愕地重複了一句，隨後又搖搖頭說：「没有，我是自由的。」

「嗯！妳在這兒一夜可以賺多少錢？」

「不瞞你說，我還是頭一天到這兒來。不過據這裏保護我們的小野大哥告訴我，我一夜最少可以賺到一萬元。」

「來，」呂奇從衣袋裏取出一疊千元大票，往松本千代的手裏一塞。「這裏是十萬元明白嗎？從現在開始我要包妳十天。」

「包我？」松本千代故意流露出不解的神色。「那……那是什麼意思？」

其他的流鶯已經紛紛圍攏過來，有的以羨慕的眼光望著松本千代，有的將她拉到一邊，低聲告訴她：

「妳真是外行，有這樣的豪客上門，妳還在囉唆什麼？趕快收下錢，帶他回旅館去吧！一個客人在妳身上花十萬元，比妳零賣好得太多了。」

「哦！謝謝！謝謝！」松本千代連忙向她們道了謝，然後走回來，挽住呂奇的胳臂，媚笑著說：「先生，跟我走吧！」

兩人回到『浪人旅店』，那老賬房顯然業已經過小野的囑咐，臉上的神色也不像昨天晚上初見松本千代時所表現得那樣冷漠。慌忙站了起來，笑著說：

「美雪，我帶妳上樓。有小野的囑咐，我可得對妳另眼看待，所以爲妳留下了一間最乾淨，最寬敞的套房。」

「謝謝你了。」

在老賬房的引領下，松本千代帶著呂奇進入了那間在『浪人旅店』說來算是最好的一間套房。

小野離去不久，立刻就從他的小嘍囉嘴裏得到這件消息，所以他連忙就趕回了『浪人旅店』。

松本千代和呂奇進入房中，連一杯茶都還沒有喝下口，門外就響起了小野的叫聲：

「美雪，妳出來一下有點事要告訴妳。」

「哦！」松本千代答應著，其實她心裏也明白是怎麼一回事。於是，出房時也就順手將錢包帶出來了。

小野將她拉到一邊，悄聲問道：

「怎麼？聽說那個客人包了妳十天十夜？」

松本千代點點頭，以欣喜的語氣說：

「喲！十萬元全部在這裏。小野哥，這都是因爲你的幫忙，才讓我賺了這筆大錢，我想送兩萬元給你買酒喝，其他的八萬你替我存著好了。」

小野貪婪地將一疊十萬的大票接了過去，納入懷中，笑著說：

「美雪，妳的良心可真不壞。不過我小野怎麼可以拿妳們女人出賣肉體的錢去買酒喝呢？妳放心，這十萬元我全部替妳去存放利息。只要妳在心裏感激我，以後聽我的話就行了。」

其實，他心裏卻在暗笑：哼！給我兩萬元？妳給我九萬九千九也不行啊！

松本千代自然心裏也有數，不過她到地獄之街來並不是爲了要對付這些小流氓，而是另有重任。因此，也就不想和對方去計較心機。故意皺起了眉頭說：

「小野哥，這是我的一番誠心啊！」

小野錢一到手，也就不想再停留下去，於是連忙揮揮手說：

「美雪，快進去招呼妳的客人。拿了人家這麼多錢，可不能冷漠人家啊！」

「我知道。」松本千代一面說，一面回身走去。

小野卻又叫住了她：

「美雪，慢點走。」

「小野哥，還有什麼事？」

小野壓低了聲音說：

「那個傢伙既然一次出手就是十萬，可能很有點錢，妳好好地款待他。這十天之內，我保證沒有任何人敢來打擾妳，不過妳可得用點功夫，將他口袋裏的鈔票多弄點出來才行啊！」

「小野哥，我知道了。」

「快去吧！」

松本千代回到房裏時，呂奇正在對房內的四壁加以檢查。他看完了牆壁，又去察看了浴室；最後連床腳，桌椅底下都一一細看了一遍。

松本千代走到他面前，雙手摟著他的腰，紅唇咬上了他的耳朵，悄聲說：

「呂奇，沒有什麼發現吧？」

「這裏大概不會有問題。現在，我們好像該到浴室裏去洗一個澡了。」

「好，我去放水。」松本千代說完之後，就跑進了浴室。

可是，當她剛打開熱水籠頭，呂奇也跟了進來。

「咦？」她以訝異的眼光問道：「你不脫衣服嗎？」

呂奇在浴缸邊坐了下來，同時拍拍他身旁的地方說：

「來，坐這裏。我們只不過是要舉行一次浴室會議。」

松本千代坐了下來，但是她卻輕微地皺起了眉頭。

「呂奇，爲什麼不將你這個尋芳客的身份表演得更像一點呢？」

呂奇自然懂得她的暗示，但是他卻冷冷地說：

「千代，這個浴室的四壁該沒有任人窺視的小孔吧？」

「嗯！你好像在逃避。」

「妳錯了，千代，這是我在節省不必要浪費的精力，現在先讓我告訴妳正事。我的身份是一個被日本警方所追緝的販毒巨魁金鎮奎，妳聽說過這個名字嗎？」

「嗯！好像在報上見過。」

「按照常情，金鎮奎自然不會將真名字告訴妳，不過在人前妳可以叫我金先生，而且可以稍微暗示一下說我可能是韓國人。」

「是要故意洩露出去嗎？」松本千代不解地問道。

呂奇點點頭說：

「是的。我們假設『美人局』在地獄街有一個接應據點，那麼這個接應據點的負責人必然是在地獄街非常據有實力的黑社會人物。地獄街除了暗娼，收贓等行業之外，最大的買賣就是販賣海洛因。那麼，一個具有實力的黑社會人物也必然是從事這個犯罪行爲的人。金鎮奎是犯毒巨魁，在日本市場上的海洛因幾乎有一半以上是他從漢城運來的。那麼，他和這裏的黑社會人物必然有交道。」

不待他說完，松本千代就點點頭說：

「嗯！我好像明白了。」

呂奇接著說下去：

「昨天在東京西銀座我曾和日本警視廳特警部的官員合演了一部鬧劇。現在金鎮奎脫逃，而被日本查緝的通報和新聞，想必妳也已經知道了。如果從妳的口中傳出去，有一個姓金的客人以十萬元包了妳，而且妳又說他好像是韓國人，那個黑社會人物就很可能會主動地找上我了。」

「他們找你幹什麼？」

「因爲金鎮奎在一個多月前從漢城運了一大批海洛因入境，可是他本人卻在鹿兒島海面上被水上警視廳的偵緝艇追擊而落海溺斃。既然我在此地出現，那麼那種傳說就不正

確。他們要找我，自然是想要買那批貨。」

松本千代目光中流露出欽佩的神色，語氣喃喃地說：

「呂奇，我真想不到你會找到這樣一個有力的掩護身份。」

「這要感謝日本警視廳特警部的『田中老虎』幫忙；最主要的還是因爲金鎮奎本人從未露面過。」呂奇說到這裏，吁了一口氣，以很鎮定的語氣問道：「千代！昨晚上的屈辱不算太大!?」

松本千代皺了一下眉頭說：

「呂奇，你提這些幹什麼呢？一個傑出的女性工作人員他們有時候會假扮一個聖潔的修女，深入到某一個戰地去；但他們有時候也必須要喬裝一個淫蕩的婦人，深入最骯髒，最下流的地區，從事最低賤的生活。在我來說，早就有了這種心理準備，大可不必爲我擔心。」

呂奇淡淡地微笑著說：

「在我的想像中，女性總有其軟弱的一面。她們經常爲自己叫屈，而妳這個任務又是我派的，所以我心中總會有點不安和顧忌。」

松本千代搖搖頭說：

「那是不必要的。幸虧老賬房為我們準備了這間套房，牆壁都很堅固。如果我們是在一個木板的小房裏，為了使別人確信我們二人只是猥褻的嫖客和下賤的妓女，那時我的表現可能會令你噁心。」

「不！」呂奇神情很鎮定地說：「即使妳說出最粗俗的話，做出令人不堪入目的下流動作，我也認為那是最神聖的表演。」

「難得你誇讚。」說著，松本千代站了起來。「呂奇，我們的浴室會議開完了嗎？」

「暫時告一段落。」

「那麼，我們是不是真的該洗一個澡？」

「嗯，」呂奇點了點頭，同時站起來緩步向門外走去，喃喃地說：「妳先洗吧，至少在我們兩人進入某一種情況之前，妳該給我一點時間去做一番心理準備。」

松本千代隨後趕了出來，以幾近揶揄的口氣說：

「呂奇，身為一個安全工作人員，難道連應變的機智都沒有嗎？」

呂奇聳了聳肩頭，以自嘲性的語氣說：

「千代，和女性工作人員在一起，我經常有措手不及的感覺，這大概也就是我不大願意和女性工作同志出任務的原因吧！」

松本千代豪爽地笑了起來：

「哈！……想不到在我們這個機構中列爲神奇人物編爲S1號的首席工作幹員，也有人性的弱點。呂奇，如果你是和敵手方面的女性打交道，你心理上也經常有措手不及的感覺嗎？」

呂奇沈下臉來，冷冷地說：

「我才不會有那種顧忌，因爲敵手那方面的人不管是男，是女，我都從來没有把他們當作人看待。」

松本千代的臉色突然一變，顯得非常肅穆，而語氣也非常地凝重：

「呂奇，我明白。因爲你對和你同在一個機構中工作的女性同志有崇敬的心理存在，所以當我扮演著一個下流的女人時，的確難免使你有那種措手不及的感覺。不過，待一會兒當我們要合演一齣無聲的啞劇時，我會緩緩地使你逐漸進入情況，絕不會使你措手不及。」

呂奇瞟了她一眼，似笑非笑地說：

「不過那樣一來，妳就不切合妳目前所扮演的身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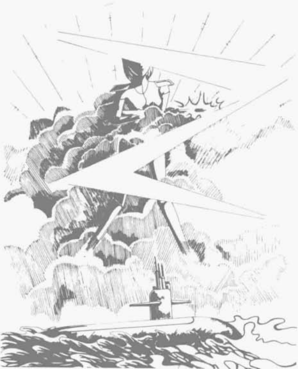
松本千代攤了攤手說：「呂奇，你真是一個太過於苛求的上司。做你的部下，或是做

你的助手，似乎非常困難；而一個女性助手，似乎更加困難了。你到底要我怎麼表現呢？」

「表現出小林美雪那種貪婪，墮落和無恥的性格，就合乎我的要求了。」

松本千代不禁楞了一下，她發現呂奇人如其名。的確有許多奇特之處，不然他怎麼能夠在J・A・S・這個機構裏成爲第一流的工作人員呢？

4。地獄之霸



地獄街雖然大部分是木造簡陋的房屋，然而在這骯髒複雜的地區中，卻也有精緻的現代建築物存在其間。從津守街到底，向左轉就是福元町。此地建築物就比較整；有時候可以看到紅磚砌成的短牆圍繞著二層樓的混凝土房屋。

時間已到深夜。福元町就有那麼一棟樓房仍然從窗戶內射出明亮燈光。紅磚砌成的短牆中央，有一道低低的矮門。這道矮門敞開著，一個頭戴著鴨舌帽，嘴角邊叼著香煙的男人，正斜靠在門框上，似乎有所等待。

果然，不久之後，混凝土的路面上傳來了『拖拖』的高木屐聲音。接著，一個碩大的人影來到了這棟二層樓房的門口，原來這個人就是在津守街一帶包娼，包賭的地頭蛇小野。

他一來到這棟洋房的小矮門前面時，連忙向那個嘴叼香煙，顯然在等他的男人點了點頭，很客氣地說：

「五郎，是你們老闆叫我？」

「嗯！」那個名叫五郎的男人好像很神氣，對這個地獄街的地頭蛇根本就沒有放在眼裏，兩隻手臂環抱在胸前，上上下下地向他一打量，然後才慢吞吞地說：「怎麼到現在才來？」

「五郎哥，我剛剛才知道。」

「哼！」五郎冷笑了一聲。「你最近好像混得有點名氣，不把我們的老闆看在眼裏了，是不是？」

小野連忙分辯說：

「五郎哥，這是什麼話!?實不相瞞，剛才我一個人躲到一邊賭錢去了，我手下的小兄弟接到了貴組傳來的命令以後，找了好半天找到我。我一聽說是你們老闆叫我，連忙放下了手裏的大和紙牌，就往這裏跑。」

『呸』的一聲，五郎吐出了嘴角邊的煙蒂，將頭往門裏一擺，冷冷地說：

「跟我來吧！」

進入那道矮門，引路的五郎將門關好，穿過一間沒有燈光的客廳，登上樓梯，來到二樓。

二樓倒很寬敞，也很潔淨。穿過一條舖設著榻榻米的走廊，五郎來到一間很雅緻的靜室門口。他用手指在紙門上彈了兩下，輕喊了一聲。

「飯田老闆。」

「咳！」裏面傳來了一聲輕咳，那彷彿是一個回聲。

五郎語氣很恭敬也很輕俏地說：

「老闆！津守街的小野來了。」

「叫他進來！」

五郎伸手開了紙門，往旁一站，向小野擺了擺頭，輕聲說：

「請進吧！」

小野在津守街算得上是一個有字號的人物，然而當他面對著地獄街的霸王『飯田組』的老闆飯田清朋時，他顯然就矮了一大截。因此，神色也就顯得很拘謹，面上自然也帶著敬畏之色，不由自主地拉了拉衣襟，挺起胸膛，走進了那間靜室。他身後的紙門，則由站在房外的五郎，爲他拉上。

這間靜室，不但靜，而且雅。榻榻米一塵不染，矮几上一盆插花鮮艷可人，四壁上還掛滿了中國的名畫和書法。可是眼前的景象卻與這間靜室頗不相稱，原來兩眼射出烱烱光芒，顯得瘦骨嶙峋的飯田清朋，懷裏正摟著兩個渾身是肉的半裸女郎。一面在喝酒，一面在飽餐美色。

小野就在門邊雙膝併著跪了下去，兩手按在榻榻米上，行了一個標準的日式室內禮，然後恭敬地叫道：

「飯田老闆，您好！」

「嘿嘿！」飯田清朋人雖然顯得很瘦，可是聲音卻異常洪亮。他兩手將懷中的兩團肉體向旁邊推開，跪坐在榻榻米上的身子直立起來，一擺手說：「小野！過來喝兩杯。今天可不是你有事找我，是我請你來的，你是我客人。」

小野抬起頭來，臉上略有驚訝之色。論輩份，論在地獄街的份量，他說什麼也不能跟這位『飯田組』的大老闆同起同坐。因此，心頭就有一點受寵若驚的感覺，跪坐進門的地方。並没有動。

飯田清朋又揮了揮手說：

「過來呀！有酒，有女人，你陪我聊聊天也絕不會感到寂寞。過來！過來！」

小野這才站起來，過去飯田清朋的對面坐下。

在飯田清朋的暗示下，早有一個陪酒的女郎走到了小野的身邊，爲他斟上了一杯『撒該』，並將一雙用紙包著的竹箸拆開了紙封，放在他的面前，輕輕說了一聲：

「請用！」

小野在津守街以包娼爲業，手底下賣笑的暗娼至少有一百人以上。雖然大部份都是下流而自甘墮落的女人，然而在羣雌之中也不乏年輕美麗者。因此，眼前這兩個豐滿而又暴露的女人，對他自然不會產生太大的誘惑。於是，他很鎮靜地將眼光凝注在飯田清朋的臉

上，很虔敬地問道：

「飯田老闆，你召見我必然是有啥要事，還是請快點明示吧！」

「小野。」飯田清朋的臉上帶著微微的笑容，然而他的語氣卻不見得怎樣輕鬆。「這幾年來你在津守街一帶混得不錯，手底下經常保持百把個小妞，連拿帶混，一個月的淨賺不少啊！」

小野心頭暗暗地一楞，別看他是一個動刀使棍，靠玩命賺錢的流氓，可是他每月仍然要按規矩向『飯田組』繳納一筆規費。聽飯田清朋的口氣，難道是要他將每月規費的數目提高？因此，他苦笑了一聲說：

「飯田老闆，從表面上看，的確不錯。可是意外的開銷也很多。像那些特警部的警官們，有的固然是鐵面無私，不肯賣帳，可是有的經常也跟你借個三萬，五萬，咱們可不能打回票啊！」

「哈哈！」飯田清朋爆出一陣響亮的笑聲，才接著說：「小野！別向我訴苦。今天我叫你到這裏來，不是跟你談錢的事，你別緊張。」

「嘿！飯田老闆，話可不是這麼說。咱們在地獄街誰不靠你飯田老闆吃飯？只要是應該孝敬的，那還有什麼話說呢？」

「你別說得那麼好聽。」飯田清明說到這裏，突然臉色一沉，將頭伸了過來，壓低了聲音說：「小野，聽說這兩天你又新收了一個從北海道跑到這兒來謀事的漂亮小妞，可有這回事？」

「嗳！有的。飯田老闆如果有意……。」

飯田清朋揮手說：

「我喜歡玩女人，卻不想碰那種貨，就算她是今天晚上剛來到，誰能保證她以前沒幹過這行？我找你來並不是這件事。」

「那……」

飯田清朋很快地接口說：

「聽說她昨天晚上遇到了一個豪客，一出手就是十萬元包她十天，可有這回事？」

「嗳！有的。」

「你知道那個人是什麼來路嗎？」

小野很快地回答說：

「聽說那人姓金，是韓國人。」

「嗯！多大年紀？」

「二十多歲。」

「面上可有什麼特殊記號？」

小野翻了翻眼皮，想了一會，才疾聲回答說：

「我想起來了。他臉上好像有一道疤痕，在左眼的下面，看上去好傷是刀傷。」

飯田清朋臉上流露出一股異樣的神采，突然端起面前酒杯，高高地一舉，笑著說：

「小野，來！乾一杯。」

小野心中真是莫名其妙，飯田清朋竟然會和他併坐舉杯，這已經使他感到驚異，而且對方的問話，也是那樣閃爍。當問到最緊要的關頭時，竟又突然轉過了話鋒。所以在心中暗暗納悶，想不出個中道理。

默想一陣，他腦海中突然閃出一絲警號，於是連忙問道：

「飯田老闆，你說那個姓金的韓國人可能是混到地獄街來……。」

「怎麼？」飯田清朋很快地接過口說：「你以爲他是大阪警視番的勒警官嗎？」

「我倒看不出那個傢伙有那一點像警官，可是飯田老闆方才這樣一問，突然使我動起此念。」

飯田清朋將臉上的笑容一收，冷冷地說：

「小野，從現在開始關於那個接待姓金的小妞，你最好少過問她的閑事，而且，她賺的辛苦錢，你也不能亂動。」

小野心中暗驚，但他表面上仍連連地點頭說：

「是！是！我一定遵照飯田老闆的意思去辦，可是……」

飯田清朋很快地接口說：

「小野！你可別以爲我跟那個女人有什麼特殊關係，所以要出面打招呼照顧她。」

「當然，當然！像飯田老闆怎麼會認識那種女人呢？」

「不過，我卻很可能認識那個姓金的。」

「噢!?你和他是朋友？」

「老朋友！不過是從來沒見過面。」

「有這種事？」小野心中的驚異更大了。

飯田清朋點了點頭說：

「他跟我最少也有五年的交情了。小野！你回去之後，千萬不能將我們方才談話對任何人透露，也不能在美雪那個小妞面前表露出什麼神色。」

「我知道。」

「那麼，你請回吧！」

小野連忙站了起來，鞠躬告退。

當他走到門邊時，飯田清朋又叫住了他：

「小野，回來一下。」

小野又連忙回到矮几之前，併腿跪在榻榻米上，恭敬地問道：

「飯田老闆！還有什麼吩咐？」

「我也許會派人去跟那個姓金的打交道，爲了不使你誤會起見，所以我先跟你打個招呼。不管美雪那個妞兒及那個姓金的客人他們發生了什麼事情，你交待你們的小兄弟一聲，都不要過問就行了。」

「是！是！」小野雖然心中有些疑惑，但是對『飯田組』大老闆的命令，他只有服從的份兒。

飯田清朋揮揮手說：

「走吧！」

小野站起來，又再重新行禮，然後走到門邊。不等他動手開門，門外的五郎已經拉開了紙門，讓他走出去。

待小野離去之後，飯田清明雙掌清脆地一拍，內間的紙門分別向兩邊拉開，可以看見裏面那間屋子裏，坐了六個精壯的男人，原來他們早就在等候飯田清朋的差遣了。

那間屋子在飯田清朋座位的右手邊，他冷銳的目光向那六個人掃了一眼，然後沉聲說：

「現在由長谷明川到『浪人旅店』去，先試一試那個姓金的身手。『黑豹』的空手道非常厲害，他出手我們就可以知道他是不是真正的『黑豹』金鎮奎了。」

他的話聲一落，立刻有一個身高在六尺左右，兩肩寬闊，體格結實的男人，從榻榻米上站了起來，先走到這間靜室，雙膝併著跪下，向飯田清朋行禮之後，才起身向外走去。

飯田清朋又一揚手叫住了他：

「長谷。」

名叫長谷明川的魁梧男人，立刻回過身來，恭敬問道：

「老闆，還有什麼吩咐？」

飯田清朋神色凝重地說：

「空手道裏面有一招最厲害的狠招，名爲『飛燕三日月蹴』這一招在『黑豹』金鎮奎的施展下，可以說是出神入化，防不勝防。如果這個姓金的韓國人，正是我們所要找的『黑豹』

金鎮奎，你今天可能就要吃一點苦頭。但你千萬不要害怕，如果他的雙腳踢傷了你的下頦，回來之後，我重重有賞。」

「是！」長谷明川恭敬地應著。

飯田清朋這才揮了揮手說：

「去吧！我等候你的消息。」

*　*　*

午夜過後，以『浪人旅店』爲巢穴的賣笑流鶯都已紛紛帶著今晚住宿的客人進入了他們的『陽台』。所謂保護她們，也就是壓榨她們的那些小流氓也都在衣袋裏裝滿了鈔票，有的去賭，有的去喝，紛紛離去。因此，『浪人旅店』一進門櫃枱對面的那一排長椅上，就空無一人了，聽不到喧嘩，也聽不到笑鬧。

老帳房將滑落在鼻尖上的老花眼鏡往上推了一推，先將旅客的登記簿查看一遍，毫無問題今天晚上『浪人旅店』又是客滿。然後他又拿出錢櫃的鈔票點算一番，核對無誤，這才鎖上了抽屜，將目光望向大門處，似乎想要關門落鎖。

就在這個時候，長谷明川走了進來。

長谷是『飯田組』的大將，而且在地獄街來說，也是一流的好手。老帳房自然認得他，連忙迎了過去。陪著笑臉說：

「原來是長谷樣，請問你有什麼事？」

長谷明川冷冷地說：

「小野手底下有一個小妞名叫小林美雪是住在你這兒嗎？」

老帳房連連地點頭說：

「是！是！她在樓上最好的那間『菊之座』套房。」

「回來了嗎？」

「包下她的客人帶她出去喝酒，半個小時前剛回來。」

長谷明川點了點頭，就向樓上走去。走了一半，他又回過身來，向老帳房低聲囑咐：

「我告訴你，不管我上去之後和那個包下美雪小妞的男人發生任何事情，你都不要理睬，聽見沒有？」

「我知道！我知道！」老賬房連連地點頭，然而他心中卻爲那個姓金的客人捏了一把冷汗：今天『飯田組』的長谷明川找上了他，只能算是他倒楣了。

很快地裏面就傳出來松本千代的聲音：

「是誰？」

「美雪，請開門！我要見見妳的客人。」

長谷明川的聲音對房內的松本千代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她立刻向躺在床上的呂奇投以探詢的目光。呂奇身體並沒有動，也向他打了一個暗示的眼色，松本千代這才走過去，將門打開。

長谷明川大模大樣地走進去，然後向松本千代一擺手，示意她將門關上。待房門關好之後，長谷明川這才向躺在床上的呂奇低聲喝問：

「你就是姓金的韓國人嗎？」

呂奇斜靠在床上的身體並沒有動，只是用右手支撐起頭部，將對方打量了一眼，然後才冷冷地反問道：

「你是誰？」

「『飯田組』的長谷明川。」

呂奇重新將他的頭放回枕頭上，兩眼瞪著天花板，語氣冷冷地說：

「對不起！我不認識你。」

「你不認識我，我認識你。」長谷明川一面說，一面向床邊走過去，在距離床舖面前

約莫五步的地方站了下來，雙拳緊握，拿出一副準備打鬥的姿勢。然後低吼著說：「姓金的！你站起來！」

呂奇坐了起來，凝視著對方，很明顯地看出對方有挑釁的企圖。可是他卻想不透對方的目的是什麼？

在『田中老虎』所提供他的那一份備忘錄中，他已經得悉『飯田組』的老闆飯田清明是地獄街最有實力的人，自然和『黑豹』金鎮奎也是有過來往的。那麼，就算是對方發現了他的行蹤，也應該以禮相待，或是找機會前來探詢，怎麼會找一個打手上門尋釁呢？他沉思了一陣，沒有想出個中道理。

因此，緩緩地站起，沉聲問道：

「你要幹什麼？」

長谷明川沒有說話，突然一聲低喝，聲如洪鐘。右掌一揚，就向呂奇的頸項處劈去。長谷明川不但出腕有力，而且行動矯捷，看他的出手，就知道他在空手道方面的造詣一定非常深厚。

呂奇受過嚴格的打鬥訓練，可以說是一個專家。一眼之下，就知道對手非常強勁，因此不敢掉以輕心。身子向旁一幌，避過了對方的一掌，然後左拐肘順勢向外一帶，敲在那

個大漢的左肋處。

這一拐肘的搗擊力量，可說非常地重。然而對長谷明川來說，卻算不了什麼打擊，身軀根本就沒有受到任何損傷，又低沉地吼叫了一聲，飛身前撲，兩掌同時向呂奇的頭部切去。

呂奇不打算和對方長鬥，而且他此刻已然隱約地發覺，對方遽然動手，必然是要試一試他是否就是『黑豹』金鎮奎，因爲呂奇已經從『田中老虎』提供給他的那一份備忘錄中，得悉金鎮奎是一空手道的高手。

很明顯地來者是要從打鬥中去瞭解他的身份。

呂奇想到這裏，不禁勇氣百倍，雙腿一屈，一彈，身體就藉著地板的彈力躍起一人之高。半空中虎腰一擰，身軀橫空。突然雙腳向長谷明川的下頦處猛力搗去，這就是空手道裏面最厲害的一招『飛燕三日月蹴』。

雖然呂奇並不是『黑豹』金鎮奎，他依然把這一招使用得厲害無比。當然，被踢倒在地板上一時爬不起來的長谷明川，絕對想不到眼前這個人是曾經受過嚴格打鬥訓練的安全工作人員。

呂奇落下地之後，冷冷地說：

「朋友！現在該輪到我叫你起來了！」

長谷明川爬了起來，裝得氣勢洶洶的語氣說：

「好！姓金的！算你厲害。有種的在這裏別走。」

說完，就向門外開溜，看樣子他好像是倉皇而遁，回去搬兵求救。其實，他是要急急地回去他的老闆覆命。

呂奇卻低吼地叫住他：

「慢走一步！」

長谷明川回過身來問道：

「有什麼事？」

「姓金的來到了地獄街沒有見到我想要見的人，沒有辦好我想要辦的事，絕不會一走了之。帶話回去，叫你們的飯田老闆到這裏來見我。」

長谷明川微微地楞了一下，將語氣緩和許多，很恭敬地問道：

「請問金先生是……。」

「少問！你就說是姓金的請他來一趟就行了。」

「是！是！」長谷明川連連地點頭。「我立刻就去請他。」

說著，拉開門鍵，疾步走了出去。

松本千代在他們打鬥的時候，故意做出非常畏懼的樣子縮在屋子的角落。此刻，長谷明川一走，她也跟著出去，眼看著對方走下了樓，這才關上了門，走去一把將呂奇抱住，露出欣喜的神色說：

「呂奇，你的第一步已經成功了。」

呂奇卻皺了皺眉頭說：

「千代，可別太高興。搭上了飯田清朋，就不一定是搭上了『美人局』的據點。那也只是我們一個假設，飯田清朋是否被X夫人所利用那還不一定呢!?」

「可是憑藉這一個有力的人物，你在地獄街總可以展開調查了呀！」

「可是妳該想一想，兩位博士失踪到今天，已經有七十二小時了。」

「的確，」松本千代不禁皺起了眉頭，喃喃地說：「如果根據黃約翰博士失踪的舊案判斷，X夫人業已對兩位博士完成洗腦的工作了。」

呂奇輕輕推開她，回到床邊坐下，吸燃了一根煙，然後才慢條斯理地說：

「根據此地的地形判斷，石原和大島二位博士在失踪之後未必就能很快地移轉到『海浪』號潛艇之上。而且這次A長官下達的命令分爲兩個部份：拯救二位博士脫險固爲當務

之急；但是最重要的還是要追踪那艘潛艇。」

松本千代點點頭說：

「呂奇，你說二位博士失踪之後不可能很快地轉移到潛艇上去，我非常贊同。因爲日本水上警視廳自從發現海域有疑似潛艇的活動之後，已加强了戒備。往南出海，很難衝破『和歌山』與『德島』之間的海上警網，往西，想沿著『四國』，『九州』的海岸線出海更不可能。在『廣島』和『佐世保』附近的海面上，巡邏艦艇密集。而且『海狼號』潛艇也不可能在那個區域活動。」

呂奇先向她投以嘉許的目光，然後才點點說：

「對的。如果石原博士與大島博士二人的確是被『美人局』所擄，絕對一時無法將他們二人接駁到潛艇上去。那麼，打個如意算盤，二位博士也許還在地獄街這個區域裏。」

松本千代訝異地說：

「難道X夫人願意一直等待下去嗎?那似乎是不可能的事。一來她的潛艇不便在日本海域久留；再說，她應該明瞭，愈是久等，戒備愈會森嚴，她也許永遠無法使二位博士登上潛艇。」

「妳說得不錯!可是，也得要看X夫人綁架二位博士的目的何在。說不定她不打算對

二位博士洗腦。」

松本千代一雙眸子轉動了一下，反問道：

「如果X夫人不是爲了要得到二位博士腦海中的專門智識，又因何要綁架他們呢？」

「請聽我的假設：」呂奇從容地說：「X夫人妄想控制人類，那麼她必須先有一套控制人類的方法。二位博士到這裏來是爲了蒐集資料以確定麻醉藥物對人類將有何種影響，這也許就是X夫人所需要的。」

「嗯！」松本千代點頭同意。「很有可能。」

「那麼，二位博士一定還在這個地區裏某一個隱秘的地方，忙於從事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

松本千代皺著眉頭說：

「二位博士會聽從她嗎？」

「自然他們是被脅迫的。」說到這裏，呂奇換了另一種語氣：「千代，我們沒有理由要求任何人都要和我們一樣不顧生死啊！」

松本千代緩緩地點著頭，默然一陣，才又說：

「但願你的假設能成爲事實。」

呂奇摸索著衣袋內取出一粒藥丸，放在一只酒杯中，又在杯中注入半杯酒汁，待藥丸溶解後，才將酒杯遞到松本千代面前，低聲說：

「千代，喝下去？」

松本千代接過酒杯，卻猶疑地問道：

「這是什麼藥？」

「安眠藥。」

「噢!?……」

「喝下去！飯田清朋立刻要來，爲了不使妳聽到我和他之間談了些什麼，暗中在酒杯裏滲進一粒安眠藥使妳陷入昏睡，那是極合情理的事。從現在開始，我們不能犯一絲錯誤。」

松本千代將酒喝下，吁了口長氣，微笑著說：

「這樣一來，可貴的良宵就蹉跎虛渡了。」

呂奇卻扳著臉說：

「千代，在我的心目中，不是良宵，而是一個進入地獄世界裏的驚魂之夜。現在，妳可以上床了。」

松本千代俏皮地吐吐吞尖，解去外衣躺上床去。呂奇卻拿起另一只酒杯，倒上了一滿杯酒。

5。徐圖緩進

二十分鐘後，松本千代就進入了夢鄉。

呂奇一杯接一杯地往腹內灌下不滲含蘇打水的純威士忌，左眼下面那條刀疤是一種最新的化裝妙法——硃砂皮下注射，唯有在酒後及熱水沐浴中才能泛出血紅的色彩，他接連喝酒的用意是要使『黑豹』金鎮奎的特殊記號格外顯目，以加深飯田清朋的第一印象。

當他喝到第五杯敲響起來。

「誰？」呂奇低沉地喝問。同時衝到門邊，倏然拉開了房門。

飯田清朋服裝整齊地站在門口，身後除了隨著方才來此的長谷明川之外，又多帶了另一個彪形大漢。他手裏緊握著一根尺許的木棍；其實那並不是一支木棍，在兩截木棍的當中尚暗藏著鋒利的短劍。

「金樣，」他鞠躬，同時低聲說：「我是飯田。」

「請進！」呂奇冷冷地一擺手。

飯田清朋半側轉身子，向他那兩個手下一揮手：「留在外面走道上注意閑雜人等，但不許竊聽我與金樣的談話。」

「是！」二人必恭必敬地應著。

飯田清朋這才一抬腳，跨進了房門。

呂奇關上房門，尚來不及轉身，對方已經搶先問道：「金樣，有何見教？」

呂奇不禁一楞，飯田清朋會移樽就教，是因爲已確認他是『黑豹』金鎮奎，那麼，按照常情就不該以這種冷冰冰的語氣對他說話了？由此可見，飯田清朋對目下這位金先生的身份多少還抱著一份疑惑的態度。

因此，呂奇在說話方面也就格外小心，目光緊盯在對方臉上，也以同樣的語氣說：

「飯田老闆明知故問？」

「嘿嘿！」飯田清朋乾笑了一聲。「請問金樣的大號如何稱謂？」

呂奇冷笑了一聲：

「哼！飯田老闆裝糊塗也裝得太過份了。貴組合的幹部有一半以上要靠我姓金的養活，怎會連我的名號也不知道？」

飯田清朋臉上的笑容突然一收，沉聲說：

「金樣，最好還是請你亮亮大號，免得發生不必的誤會。」

呂奇抬手指著臉上的刀疤說：

「我的名號在這裏。」

飯田清朋低聲說：

「在這裏没有外人，亮亮名號就有何關係？」

「請問貴組合這幾年來一直都在向誰進貨？」呂奇冷冷地問。

他這種倨傲的神色，使飯田清朋原有的一絲疑惑，一掃而空，面上逐漸呈現喜孜孜的神色，然而當他的目光向床榻上瞥之際，神色突又爲之一凜，低聲說：「金樣！那個女人？……」

不待他說完，呂奇就很快地接口說：

「飯田老闆不必疑心，我在那小姐的酒杯内加上了一粒强力安眠藥，不到明午不會醒來。我姓金的亡命異國，生死不計，卻不會連累上飯田老闆，否則我那裏還夠資格到外面混？」

飯田清朋神色大改，雙手摯著呂奇的手臂猛力一陣搖幌，略顯激動地說：

「金老大，方才一再逼問你的名號，只是怕有人冒充，請多多包涵，此地不便談話，走！到本組去……」

呂奇連連地搖頭說：

「不必！如果能去，我一到此地就可以直接去拜訪了。」

飯田清朋訝異地問道：

「為何不能去？」

「因為我還弄不清楚飯田老闆將以什麼態度對付我。」

「這是什麼話？」飯田清朋倒像是一個很有江湖義氣的人。「自從金老大不幸墜海喪生的消息傳出後，我難過了好幾天。咱們雖然從未晤面，卻已神交多年，我自然要待你如上賓了。」

「飯田老闆想必已知道我目下是日本警方所追緝的重犯吧？」

飯田清朋點點頭說：

「我聽說了。」

「那麼，我前往貴組合落腳，一旦被警方眼線得悉，召來警方圍捕，我一定會亡命力拼，豈不給你找了麻煩？」

「金老大，我飯田清朋還在乎那些嗎？老實說，警方有不少的理由可逮捕我，可是他們卻不敢動我一根汗毛。地獄街是另外一個世界，我就是霸王，警方奈何我不了。」

呂奇心中暗暗高興，情知自己已在對方心中建立了良好的基礎。不過，他表面上仍是大搖其頭地說：

「雖然如此說我目下還是不能前往貴組合。」

「那是爲什麼呢？」

呂奇未作正面答覆，卻岔開了話題說：

「飯田老闆，我做事一向有個原則，命可丟，貨不可失。目前我手上還有五磅貨……」

飯田清朋阿諛地接口說：

「金老大真了不起！」

呂奇接著說下去：

「那批貨本來是東京胖子黑山訂的，昨晚就是爲了和黑山連絡交貨的事，被警方跟上了。」

飯田清朋心中微動，面上微笑著說：

「金老大打算……？」

呂奇接口說：

「我既然捨不得將貨拋棄，原先訂貨的買主又被警方逮捕，我自然要另謀出路；這就是我到此來的目的。」

「那太好了！」飯田清朋滿面諂媚的笑容。「這幾年來，本組合和金老大一直合作很

好，金老大也爲本組合帶來不少利益，理當圖報。這批貨色請交本組合處理，分文不賺，算是義務爲金老大……」

不待他說完，呂奇就插口截住說：

「飯田老闆，你說錯了。那批貨色我自然要交給貴組合處理，不過，我分文不要。」

「那……是爲什麼呢？」

「這就是我目前不想去貴組合接受款待的原因。」說著，呂奇擺了擺手「來！坐下談。」

二人面對面坐下，在這一小點空閑的時間裏，飯田清朋作思索，卻沒有猜透對方的用意何在，不免疑惑地問道：

「金老大，你冒險從韓國將貨色運到這兒來，而且還花了本錢，本組怎可以平白接受那一批……？」

「飯田老闆請聽我說，」呂奇打斷他的話。「我姓金的可說是販毒世家，儘管日、韓兩國多方面攔截戒備，我還是照樣在海上建立了一條輸送路線，而且貨色的來源也非常豐富，這一次我雖然栽了一個不算太小的觔斗，在此地的班底全軍覆沒，可是我的根底卻沒有受到任何損失，仍可重振雄風。」

飯田清朋附合著說：

「那是一定的。」

「但是，也有困難。」呂奇說到這裏，皺了一下眉頭：「想重新建立一個健全的班底不是一天、兩天的事。」

「本組合可以全力幫忙。」

呂奇搖搖頭說：

「那不行。世界上沒有完全盡義務的事，飯田老闆的隆情厚意，姓金的心領。」

「那麼，金老大的意思是……？」

「合作。」呂奇低沉有力地說：

飯田清朋先是一楞，接著低呼起來：

「好啊！金老大如此看得起我，我還能不識抬舉嗎？就這樣一言爲定了。」

「飯田老闆請慢點答應，」呂奇的臉上並未露出喜色。「這內中尚有許多細節需要商榷。」

「金老大儘管吩咐好了。」

「幫有幫規，貴組合在地獄街已有多年歷史，我姓金的從中插一腳，可說是沾光不

少。所以那五磅貨，算是我姓金的見金禮。」

「那個不必……」

「飯田老闆用不著客氣，小小的數目你不在乎我也同樣不在乎以後賺大錢的機會多的是。」

飯田清朋心中不禁大喜，他對這個被警方追緝的逃犯表示出江湖義氣，說穿了不過因爲一個『利』字。自『黑豹』金鎮奎墜海失踪之後，毒品市場貨色奇缺，他的目的只是想以低價吃進那批貨色再說。此時聽說完全奉送，而且以後還有大批貨色源源而來，自然更加樂意和對方週旋了。姓金的如今落單獨行，不管如何合作，都不會沾到『飯田組』的便宜。

心中雖竊喜，面上卻故意流露出莫可奈何的神色說：

「金老大既然如此說，我若再加推辭，倒顯得小氣了。我代表本組合全體幹部向金老大致謝。」

「不敢！」呂奇的神色雖然還是冷冰冰的，語氣卻緩和了許多。「關於貨色的進價，飯田老闆一清二楚，運送的開銷由我負擔。可以送到『和歌山』市的外海交接，自然這邊的班底要由貴組合的精銳幹部組成。所得利潤我取三分之一。」

這種利潤太好了，飯田清朋心頭雖很高興，口中卻推讓著說：

「這樣不行，應該各分一半。」

「不必客氣，我姓金的也不會作過份吃虧的事。」

「那……？」

呂奇很快地接口說：

「就這樣決定了。」

「嘿嘿！聽從金老大吩咐吧！」

「還有一點，」呂奇將目光投注在對方臉上，緩緩地說：「請問我在貴組合是什麼身份？」

飯田清朋不假思索地說：

「自然也是老闆。」

「貴組合怎能同時有兩個老闆？」

「這……」竟然將飯田清朋問住了。

「我倒有個辦法。」

「請儘管吩咐。」

「論年紀，你比我大，論出道，你比我久。我過去雖然是一個獨當一面的人物，然而

目前的環境已有所改變，既然彼此坦誠合作，你當我的老闆，我姓金的也不見得會受了多大委屈。」

這番話使飯田清明聽得舒服已極，嘿嘿笑道：

「那……那怎麼敢當呢？」

「飯田老闆不必客氣，請問同意了嗎？」

「我還有什麼好反對的。」

「老闆！」呂奇站起來深深向對方一鞠躬，然後重又坐下。神色凝重地說：「幹這一行，利潤大，風險也多，最重要的就是組織要健全，貴組合事業繁多，份子難免複雜……」

飯田清明接口說：

「這點請你放心。關於你我合作的事，我除了讓幾個最高級的幹部知道以外，絕對秘而不宣，如果合作順利，將來能夠發展到獨霸市場，我會考慮停止其他方面的活動。」

呂奇語氣凝重地說：

「老闆，你該明瞭，我現在只剩下一條運輸路線，如果再被警方摧毀，我就別想再爬起來了。」

「你的意思是？……」

「起來就要小心。」

「你打算要我立刻停止其他方面的活動嗎？」

呂奇搖搖頭說：

「我沒有那個意，一方面老闆對我們合作的新事業還沒有足夠的信心，再說，這種突發行爲反而會引起警方的注意。」

「對！那麼……？」

「老闆，」呂奇調轉話鋒：「我這次在『鹿兒島』海面上突遭水上警視廳的大批警艇攔截，你知道是什麼原因？」

「自然是有人告密。」

「對！那位告密的人是誰？」

「這……這我可不敢亂猜。」

「我一個月走兩趟，每次運送的輸量要看買主的需要來定。最少五磅，最多十磅。爲了慎重起見，我只和黑山以及老闆這兩方面進行交易。」

「嗯！」飯田清明靜靜地聆聽。

「這次遭受警方攔截，我在日本辛辛苦苦建立的班底一無倖存，這證明絕不是我的組織中藏有內奸。我先攜帶貨色跳海。眼看著我的船艇中彈爆炸，卻不見一個人跳海逃去。」

「嗯！」飯田清朋漫應著，靜待下文。

「那麼，是誰向警方告密的呢？」

飯田清朋神色一楞，語氣遲疑地問道：

「你的意思是說……？」

呂奇冷冷地說：

「除了貴組合及胖子黑山，恐怕還沒有別人聽說過我『黑豹』金鎮奎，更不能知道我從海上前來的路線。」

飯田清朋連連搖著頭說：

「那是不可能的，就拿我來說吧！你的貨色何時到？從那條路線來？跟本就毫不知情。」

「老闆，世上有許多事是難以預料的。」呂奇說著聲音一沉：「你敢肯定貴組合裏面沒有警方的潛伏人員嗎？」

「不可能吧!?」

「但願如此，萬一有呢？」

「那……？」

「所以，起步就該小心。我倒無所謂，人一個，命一條，然而貴組合多年打下的根基毀於一旦，就未免太可惜了。」

飯田清朋點點頭說：

「金樣！你顧慮得很周到，我倒要留意一下。」

「老闆，對我完全信任嗎？」

「那還有什麼話說呢!?你在黑道中打下的根基，手頭的貨色不難出手，有了那筆鉅款，不愁沒有法子高飛遠颺。你既然跑到這兒來，找上我飯田自然是有誠意的。再說咱們五年多的交往中，我早就知道你是一個最重信義的人。金樣！我對你可說是百分之百信任，也希望你完全信任我。」

「對老闆的爲人我是早就仰慕，否則我也不敢大膽地到這兒來了。」說到此處，呂奇的語氣一轉：

「既然老闆對我百分之百地信任，我也就大膽地請求兩件事。」

「請說！」

「我目前被警方追緝甚緊，住到貴組合去自然比住在這兒安全。我打明天早晨就搬到貴組合去。」

「歡迎！歡迎！」

「老闆，千萬別過份看重我，對組合內宣佈只說我是一個新進打手就行了。這是我的第一個請求。」

「沒有問題，還有呢？」

「允許我在組合的幹部羣中作一番深入的調查，這是大的第二個請求，也是最重的一點。」

飯田清朋稍作考慮，就點了點頭說：

「好吧！」

「有一件事要請老闆原諒，就是那五磅貨色，要等到三天後我才能交出來。並非爲我，而是爲了老闆著想。若不是因爲那批貨色胖子黑山還不會被捕。」

「不急！不急！」

「還有一點私人的請求，」呂奇說著伸手向床榻上睡臥的松本千代一指。「請允許我

帶著這個女人前往貴組合。」

飯田清朋先是一楞，接著低聲笑道：

「金樣，本組合漂亮的女人多是，我看……。」

呂奇連忙接口說：

「在道上的朋友都說我很重信義，卻太冷酷無情。但是我對風塵中的女人卻特別多情，這個女人我一時還甩不掉。」

飯田清朋嘿嘿笑道：

「既然如此說，就請隨意吧！」

「謝謝！」呂奇站了起來說：

「夜已很深，老闆可以請回了。」

「好好！明天恭候大駕。」

「最好還是請你在見面時盡量擺出你作老闆的威嚴。」

「那……那就多有得罪了。」

送走飯田清朋，呂奇不禁鬆了一口氣。總算又進展了一步，但願這一步不是空走的才好。

他寬去外衣，在松本千代的身畔躺下，閉上了眼睛。

突然一隻軟綿綿的手摸上了他的面頰。他睜眼看，松本千代正笑瞇瞇地凝視他，面上流露出詭譎的神色。

「咦！妳怎麼醒過來了？」

「向你道賀呀！你又邁進了一步。」

「那粒安眠藥……？」

「吃下去了呀！」

「可是妳……？」

「我們女性工作人員隨身帶著一種解藥，所以安眠藥的藥性失效了。」

呂奇恍然大悟。輕鬆的心情突又緊張起來，並非他對松本千代缺乏興趣，而是和女性助手作愛總使他感到有些不自在。

「難道你累了？」松本千代輕輕地問。

「我永遠不會累。」

「那麼，爲什麼要我吃安眠藥呢？」

「那是因爲飯田來訪……」

松本千代很快地接口說：

「另一半理由卻是因爲怕我今晚再打擾你，是嗎？」

「千代，房外無人竊聽，我們可以睡了。」

「不！」她的半個身子壓了過來。「你派我到這兒來做賣笑的流鶯，我自然該克盡職守。再說，這樣再連續下去，我會忘掉我在扮演什麼人物了。」

呂奇没有說什麼，只是伸手去摟住了她。心裏在想：女人似乎都非常狡黠，看起來她們的祖先夏娃並不是真的受了那條蛇的引誘，而是有心要嚐嚐禁果的滋味。

燈，突然熄滅了。

夜深，人不靜，房間裏洋溢著松本千代滿足而又嬌媚的笑聲。

6。暗室驚

進入『飯田組』的第一天，呂奇毫無所得，有許許多多的顧忌不便過份活動。而且午、晚兩次迎新的酒宴也佔去了不時間。

入夜，呂奇以疲累爲由，早早回房睡覺。因爲他極欲和松本千代晤面，她今天活動的時間較多，也許有所發現。

暢所欲言而不虞竊聽的方法只有一個，那就是在浴室裏利用水聲作掩護。於是他們進入了浴室。

雖然面對一具裸露的女體，然而呂奇卻無心去欣賞，自然松本千代也明白他沐浴的目的，也未加以糾正。

待水龍頭大放，浴池內響著嘩嘩水聲時，松本千代雙臂摟住了呂奇的腰肢，紅唇咬上了他的耳朵：

「呂奇，我們這一步路沒有走錯。」

「噢!?妳有根據？」

「你忘記早上要到這兒來之前交待我的事嗎？」

「嗯！有發現了？」

「我已經發現這兒有兩個男人在大臂上刺著一條黑色的盤龍；那正是二次大戰時，日

本『黑龍會』的標記。」

「千代，我不知妳是怎麼發現的？」

「女人自然方便得多。」

呂奇緊緊地皺著眉尖說：

「別自鳴得意！妳是『黑豹』金鎮奎的情婦，如果妳任意向這裏的男人投懷送抱，那會使他們生疑。」

松本千代詭譎地笑著說：

「我不會那麼……。」

「那麼？……」

不待呂奇提出疑問，她就很快地接口說：

「你聽我說。雖然日本盛行男女同浴，但是這裏卻只有女性專用浴室，因爲進入這裏的女性幾乎全是高級幹部的情婦。如果我要沐浴就該回到這間屋子裏來，而我卻故意去了公共浴室。男人對一個從未見過的女人總有一點新奇感，何況我是在裸體沐浴呢？於是大批的男人蜂湧來到浴室，自然他們得脫光衣服才能進去，這樣我就有機會加以視察了。」

呂奇投過一個嘉許的目光，然後又問道：

「當時有多少人？」

「大概有二十來個。」

「臂上刺有黑龍的只有兩個，」呂奇喃喃地說：「那麼，『飯田組』的幹部羣中只有一小部份是『黑龍會』份子了？」

松本千代表示同意地點了點頭：

「當然，不是核心可靠份子，怎可將他們納入另一個死黨。所以臂上刺了黑龍的人也一定是『飯田組』的高級幹部。」

「高級幹部怎會到公共浴室去洗澡？」

「他們是去看一個新到的女人，並不是真要洗澡。」松本千代頗有把握地說。「我發覺其他人對他們兩個心存敬畏。當他們進來時，其餘的人甚至將高聲談笑都停了下來。」

呂奇思索了一陣，又問道：

「那兩個傢伙進入浴室後對妳有什麼表示嗎？」

「貪婪的目光。」

「沒有挑逗的笑話？」

松本千代搖搖頭說：

「沒有。一方面他們不便在其他幹部之前露出輕狂之態，另一方面則因爲我是『黑豹』的情婦。」

「千代，想法子搭上一個。」

「不妥吧!?」

「爲什麼？」

「要搭上一個輕而易舉，卻未必能在對方口中挖到什麼線索。即使有所收穫，也得要付出相當的代價。」

「千代，妳是指妳軀體上所遭受的損失嗎？」

松本千代以毫不在乎的神情說：

「那是小事。」

「那麼，妳是指的那一方面呢？」

松本千代神色凝重地說：

「你所扮演的角色是一個亡命的神奇人物，一旦你的情婦被人玷污，即使你視這個女人爲洩慾工具，爲了顏面關係，你也不能不採取行動。否則，不但會使人生疑，也會使你的神奇性喪失。如果你憤而採取行動，必定會引起一場軒然大波。日本重男輕女，黑社會

階層裏更有這種觀念。最後的結局必然是牽怒到我身上，我也許不在乎飯田清朋將如何處置我，而你卻絕對不願使我受到傷害。那時該怎麼辦？為完成任務而犧牲我，倒是值得的。只怕那時一無所得，可就……」

呂奇連連地搖頭說：

「千代，別說下去了！」

「呂奇，你會懷疑我是顧及自己的安全才說出這一番道理嗎？其實我是提醒你，你比我更重要。」

「千代，妳的說法是對的……」

說到這裏，突然響起重重的拍門聲。

呂奇低聲說：

「千代，這個問題留待夜深後在床上商量。現在我去開門，大概又有什麼意外情況發生了。」

說完之後，他用小臉盆舀了一盆水澆在身上，像是剛從浴缸裏爬出來，這才披上一條浴巾，出去開門。

呂奇認得出敲門的人是飯田清朋的一個近身護衛槍手。於是連忙問道：

「是飯田老闆找我嗎？」

「是的。老闆請金樣立刻去一趟。」

「請先回去，我立刻就來。」

呂奇重又關上房門，回到浴室，向松本千代低聲說：

「千代，洗過澡之後上床睡覺，我要去會會飯田清朋。這個時候他找人叫我，必定有什麼要緊的事。」

「呂奇，會不會？……」

「千代，別往壞處想呀！」

松本千代神色凝重地說：

「呂奇，你該小心點。雖然現在才九點多鐘，然而你已明白地告訴他說要回房睡覺，他不該來打擾你的。」

「別忘了他是這兒的老闆。」

「但是你在他心目中是受敬重的呀！」

「放心，即使真有什麼意外，我也懂得如何保護自己，千代，希望妳也會懂得如何審視環境和保護自己。」

松本千代點點頭說：

「我懂，那是在受訓時就學過的。」

呂奇在她頰上輕吻了一下，才退出浴室，以身上的浴巾擦乾身上的水漬，以最快的動作去穿他的衣服。

三分鐘後，呂奇來到了飯田清朗的門口。門外站著專門爲飯田清朗把宗門戶的五郎，立刻爲他拉開了紙門。

室內除了飯田清朗之外，還有長谷明川在座。呂奇在矮几旁盤膝坐下，目光掃了對方一眼，低聲問道：

「飯田老闆找我有什麼事？」

飯田清朗皺著眉頭說：

「金様，我在地獄街混了十多年，料事從不出錯。現在，有一件非常嚴重的事要和金様談一談。」

呂奇心頭暗驚，臉上卻不動聲色地問道：

「什麼事？」

「你覺得小林美雪那個女人怎麼樣？」

「那一方面？」

飯田清朋壓低了聲音說：

「我查過她的底細，她的確是一個逃家的女人，而且在橫濱曾因偷竊，賣春等罪入過牢獄。但是，我猜測可能有人在利用她。」

「噢!?」呂奇裝得十分吃驚的樣子，沉思一陣，才又問道：「飯田老闆知道她是什麼時候到地獄街來的嗎？」

「三天前晚間十點多鐘。」

「她所以被人利用，是與我有關係嗎？」

「我猜想也許有關。不然也不必告訴金樣了。」

「飯田老闆以爲她是被什麼人利用？」

「警方。」

「有根據？」呂奇問得很平靜，心頭卻已暗暗吃驚了。

「我們查過，她出獄已三個多月，沒有回家，也沒有再回到以前她在橫濱賣春時那家淫窟去！她是怎麼生活的呢？」

「飯田老闆認爲……？」

飯田清朋很快地接口說：

「警方很喜歡利用出獄的人犯，尤其像她這樣一個女人，是很可能被刑警先生看中的。」

松本千代會引人猜疑，倒是呂奇事先想不到的；但是從飯田清朋那種傾談的態度看來，顯然對自己的身份毫不懷疑。竟然同時給他帶來了一好一壞的兩個發展，使他一喜一憂。

他沉吟了一陣，才喃喃地說：

「飯田老闆，我不反對你的說法。不過，那個女人即使真的被警方利用，也與我無關。」

「噢!?金様有什麼看法？」

「三天前的晚上我在東京出事逃脫，是在十點半鐘左右，小林美雪同時在此地出現，這證明她到這裏來的目的並非因我，警方無法預知我會逃脫，也無法預知我會來地獄街；即使一切都在他們預料之中，他們也不可能料定我一來就會找賣春婦，而又恰巧找上他們控制的小林美雪！」呂奇加以駁斥後，才說出了他的主題：「飯田老闆也許太看重我的安全了。」

飯田清朋語氣凝重地說：

「金樣，我知道你一定在怪我疑心太多，但是小林美雪引起我的疑心是有原因的啊！」

「什麼原因？」呂奇心頭不禁又是一緊。

「晚上七點多鐘，津守街出現了一個神秘客，在那些賣春婦的面前打聽小林美雪這個女人。」

「噢!?」呂奇暗中喊了一聲糟糕。他知道是羅江到了。原來毛病出在他身上。只怪當初安排聯絡方式時疏忽了一點。

飯田清朋又接著說：

「美雪到這兒來不曾接過另外的客人，她以前也不曾在這兒做過，自然不可能有老相好找她，是不是？」

呂奇心頭暗動，已想好了主意，決定先將松本千代的嫌疑洗脫。於是，他故意岔開話題問道：

「飯田老闆，你當初如何查到我的行蹤？」

「聽說津守街出現了一個姓金的韓國人……」

「對了，」呂奇緊接著說：「你能聽到，別人也能聽到。美雪絕對沒有被警方利用，否則我早就被捕了。」

「那麼，今天晚上出現的這個神秘客呢？」

「這傢伙倒真的可疑，可能是警方人員，得到了風聲，所以打聽美雪的下落，進來再設法找我。」

飯田清朋連連點頭說：

「金樣，你的想法很正確。」

「那傢伙還在津守街嗎？」

「他的膽子也真大，追問到『浪人旅店』，竟然在你原來住的那間套房住下了，填寫的名字是森田次郎。」

呂奇自然明瞭羅江的用意，發現他和松本千代不知去向後，只是想在那間套房裏找找有沒有暗語留下！不過呂奇卻也爲羅江捏了一把冷汗，由於這一行動已不知不覺置身危境之中了。

呂奇故作沉吟一番，才問道：

「飯田老闆沒有派人採取什麼行動嗎？」

「暫時沒有，只是派人盯住了他。」

呂奇沉聲說：

「幹掉他！」

「噢!?」飯田清朋是有些訝異的，目光緊盯在呂奇臉上。「金樣！如果對方真是警方的人，那可要多加考慮。」

呂奇沉聲說：

「我明白你的意思，這事由我一個人辦。絕不會連累貴組就是。」

他說完之後就起身向外走去，飯田清朋友沒有去攔阻他，只是暗暗向長谷明川打了一個眼色。

* * *

呂奇所謂『幹掉他』的行動具有好幾種妙用：一方面可以使飯田清朋深信他的確是一個亡命之徒，另一方面則趁此解除羅江的危機，還可以藉此交換一下情報。

呂奇以疾速的步履自福元町走進津守街，他發覺後面有人影迤邐而行，不禁暗暗冷笑。

來到『浪人旅店』，湊巧羅江在進門處和幾個流鶯在調笑，大概是想從她們口裏打聽到『小林美雪』的消息。他一見呂奇進來，不禁微微一楞。呂奇唯恐他露出破綻，連忙走到他面前沉聲問道：

「是你要找小林美雪嗎？」

羅江自然明白呂奇的意思，故作驚色地反問道：

「你是？……」

「別問我是誰。只要告訴我是不是你在找美雪？」

「不錯，是我找她。」

「你和她是什麼關係？」

「我是她的朋友，聽說她前幾天來了這裏……」

呂奇立刻改換了另一副笑臉接口說：

「美雪聽說有人找她，所以要我來看看，你既然是她的朋友，那就跟我來吧！」

「她在那裏？」

「另一個地方。」呂奇一面說一面挽住了羅江的手臂。「這裏非常幽暗，我來攙著你。」

說著，二人就併肩出了『浪人旅店』。

呂奇明說攙扶，其實是暗中挾持，這種情況如果落在監視者的眼裏，將對他有利無害；而且他還有另一層用意，在行走之間，他的手指在羅江的手臂上敲出一組訊號——『我要殺你』。

羅江也是一個極爲機警的幹員，一路上彷彿只顧向呂奇打聽小林美雪的下落，然而在斷斷續續的話聲中，卻以極爲輕微的聲音傳達了一些情報……『海浪號』潛艇蹤跡杳然，據田中老虎判斷尚未離開日本海域，顯然是有所等待，照黃約翰博士被綁架的舊案印證本案，石原、大島，二博士可能尚在陸地。

呂奇也以極爲輕微的聲音回復說：

「這與我的推斷相同。轉告田中，我已進入疑似『黑龍會』的組織之中，請他以不著痕跡方式對地獄街加以嚴密控制。」

「放心，他會安排。現在你將如何『殺』我？」

「用臂彎將你扼斃，然後將你丟進污濁的小河裏，附近可能有人監視，你必須在水底潛行二百碼之後才能浮出水面。」

「別爲我擔心……」

「還有，這種黑色人物分佈極廣，你離去時要竭力掩藏痕跡，否則落入黑色人物眼線之中時，我就有麻煩了。」

「我會注意的，還有別的交待麼？」

「沒有了，但願你「死」得毫無痛苦。」

「也希望你別過份用勁，因爲你得留下精力去對付更多真正的敵手，殺人可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哩！」

二人這時已來到木津川的河畔，呂奇冷眼四掃，沒有發現一個人影，但他卻直覺地感到暗處必定有人在監視他。

因此他故意提高了聲音說：

「朋友！說老實話，你爲何要找小林美雪？」

羅江明白他的用意，也高聲回答說：

「我不是告訴過你了嗎？我是她的朋友。」

「我看不是。」

「嗨！你不是帶我去找她的嗎？怎麼……？」

「我是帶你去和死神約會的……」一語未落，人已飛身前撲，雙手扼住了羅江的脖

子，二人同時倒在地上。

在纏鬥中，羅江低聲說：

「呂奇，在你身後三十碼處有兩個人影，大概是盯你的，速戰速決吧！他們萬一插手，我就非得真死不可了。」

呂奇一面和羅江很認真地扭打，一面心念暗動。低聲問道：

「你身上帶了槍嗎？」

「有一支。」

「什麼型號？」

「點二二口徑的『曲尺』。爲了防範未然，我不敢帶警用槍，田中老虎特別爲我找了這一支二次大戰後留下的堪用品。」

「行了！裝像點，我要下狠手了……」

「來吧！」

呂奇突然施展了空手道的打法，將對方的頸項勾進臂彎，全力猛扼，看上去倒真有點令人驚心動魄。

這樣雖然未必真會使羅江窒息，滋味卻也不太好受，爲了不受太多的罪，只掙扎了一

分鐘就垂了頸項。

呂奇鬆開他，裝模作樣地在對方身上搜索一番，取出那支『曲尺』納進袋中，將羅江的『屍體』推進了木津川污濁黝暗的河水之中。

他轉過身來向四周打量了一會，雙手拍打著身上的塵土，然後步履疾快地向福元町走去。

*　　*　　*

呂奇一去一來只費時半個小時，現在他又面對飯田清朋了。他回來時故意繞了遠路，目的是希望對方先一步得到部下的報告。

「怎麼樣？」飯田清朋透出關切的神色。

「幹掉了！」呂奇冷冷地說。

「噢!?屍首呢？」

「推進了那條小河。」

「金樣，有沒有問問那傢伙是什麼來路？」

呂奇摸出那支『曲尺』手槍，放上榻榻米，用力一推，那支槍就滑到了飯田清朋的面

前。

飯田清明拾起槍來看了一眼，喃喃地說：

「舊傢伙，這不是警用槍，難道那傢伙也是個道上的朋友嗎？」

呂奇點點頭說：

「我也這樣想，不過任何一件事情我都需要得到加倍的證實後，我才肯深信不疑。請飯田老闆派一個人去將美雪帶到這裏來。」

「金樣，你……？」

「我要問問她。」

「那麼，」飯田清明向跪坐在他身旁的長谷明川揮揮手說：「你去將美雪帶到這裏來，就說金樣要問她的話。」

「是！」長谷明川應了一聲，起身走了出去。

這一幢二層洋房裏雖有不少房間，也住了不少人，然而範圍卻不太廣闊，僅只一分鐘，松本千代就跟著長谷明川來了。她心中已預知可能發生了什麼意外情況，不但提高了警覺，也保持了高度的鎮靜。然而她卻故意在臉上流露出慌張的神色，語氣微顫抖地問道：

「金樣，有什麼事？」

呂奇走過去一把抓住對方的手腕，沉聲說：

「美雪，妳要說老實話！」

狀似兇險，其實他的手指卻在她的腕部暗暗敲出一組電訊號碼——小心應付，羅江曾來找妳。

松本千代得到暗示後，立即給了對方一個會意的目光。她不難從呂奇的問話中察知自己該如何回答。

「金樣，」她依然裝作不勝惶然地說：「什麼事啊？」

「妳以前在別的地方幹過賣春的行業嗎？」

「沒……沒有。」她否認；任何一個女人被別人問到這個問題，也必然會力加否認。

『啪』地一聲，呂奇重重地甩了松本千代一個耳光，而且出手很重，她的嘴角立刻淌出殷紅的鮮血。

呂奇私心中感到抱歉，而臉上卻浮現猙獰之色，顯示他是一個十足暴虐的歹徒，同時語氣嚴厲地說：

「說老實話。」

松本千代淚眼滂沱地說：

「我……以前在橫濱做……做過。」

「別打算瞞住妳過去的事，我姓金的不是什麼好東西，妳就是骯髒點也沒有關係。老實說，在橫濱時有沒有相好的男人。」

「沒有啊！」

「還想捱打？」

「真的沒有呀！」

「方才有一個名叫森田次郎的男人到『浪人旅店』找妳，他不就是妳以前相好的男人嗎？」

他的手指又以輕重不同的顫動，用密碼提示對方——說他是流氓，再將名字略加變換。

松本千代反應極快，立刻顯出憤慨的語氣說：

「原來是他!?我就是因爲在橫濱受不了他的壓榨，方逃到這裏來的。而且他的本名也不叫森田次郎。」

「那麼，他叫什麼名字？」

「我也不知道，別人叫他大哥，他則經常使用化名，不過每次都是用森田這個姓。金樣，拜託別讓他知道我在這兒。」

「他那麼可怕嗎？」

「他不但要錢，而且要人，稍不如意就是痛打一頓，他將女人簡直當畜牲一般看待。」

「放心！他已經被我宰了，回去休息吧！」

「是……」

她剛回頭要走，呂奇卻一把拉住她，惡狠狠地說：

「美雪，我姓金的可沒有拿妳當畜牲看待，而且留妳一夜，給妳十萬元。在我未離開這兒以前，妳給我老實一點，如果妳要離開這兒一步，我就要扭斷妳的脖子。走吧！」

這番話其實是給飯田清朋聽的，表示他目前很需要這個女人，那麼飯田就不會對她有所傷害了；事實上，飯田此刻已毫無疑慮，對呂奇更是百般信任了。而且還推翻了他方才對『美雪』所作的假設。

他嘿嘿地笑著說：

「金樣，你放心，她是無法擅自離開這兒的。不過你要將她管緊點，她下午故意去公

共浴地沐浴，惹得一些男幹部眼前裏冒火。萬一有那一個熬不住纏上了她，那時我就不好對金樣說話了。」

「哼！」呂奇的手指尖幾乎戳到松本千代的鼻尖上，聲色俱厲地說：「妳給我老實點耽在房裏。」

「是！」松本千代一副楚楚堪憐模樣。

飯田清朋揮揮手說：

「長谷，你送美雪回房去吧！」

「是！」長谷明川必恭必敬地應著。

7。视為心腹

待長谷明川帶領松本千代離開之後，飯田清朋高聲向門外守護的五郎叮嚀道：

「五郎，不准任何人進來打擾，我要和金樣談話。」

「是！」門外的五郎應了一聲，也離開了房門口。

呂奇故作不解地問道：

「老闆有何見教？」

飯田清朋壓低了聲音說：

「金樣目光如電，料事如神，今天一整天，可曾發現本組幹部之中有誰行跡可疑麼？」

「一日所見無幾，尚不敢斷定。」

「金樣，並非我一心想早些得到你手頭那批貨色。如今警方對你追緝甚嚴，只怕夜長夢多……」

「我也想到了這一點。」

「那麼……？」

呂奇知道現在已到了更進一步之時，不待對方提出問題，立即將兩道目光投射在對方臉上，神色凝重地說：

「飯田老闆，並非姓金的自高自大，不肯相信朋友，只是爲了彼此的安全，想請飯田老闆表示一下態度。」

「金樣，你懷疑我缺乏誠意？」

「話不是這麼說，各有立場，誰都該爲自己的利益著想。如果飯田老闆真打算和我合作，那麼彼此就該剖腹傾談；如果只因爲貴組目前缺貨，想要那五磅貨色來應付市場，姓金的立刻告訴你藏貨之處，而且還分文不取，從此你我分道揚鑣，免得連累貴組。」

飯田清朋微微笑道：

「這是什麼話？我自然是要和你長期合作。」

「那麼，我想瞭解一下貴組的組織情形。」

「金樣還不能一目了然嗎？」

「正因爲我能一目了然，所以才發覺貴組的內部情況不同於一般組合，而且幹部羣中似乎也有特別與普通之分。」

「噢？」飯田清朋兩道目光突然異常明瞭，緊緊地盯在呂奇的臉上，冷冷地問道：「你這樣說有根據嗎？」

「有！」呂奇語氣非常肯定。

「請講。」

「貴組有多少幹部，臂上刺有黑色盤龍；大凡有這種標幟者，似乎都享有特權，但願我没有看錯。」

飯田清朋許久没有說話，半響才喃喃地說：

「金樣目前正被警方嚴密追緝，需要一個存身之所；而本組需要貨色應付市場。你我是基於各自的需要而合作，只要彼此條件對等，均具誠心就行，似乎没有談到其他方面的必要。」

「飯田老闆這話說錯了，我姓金的絕不是因爲要找存身之所才和貴組合作。」說到這裏，呂奇站了起來。「我立刻就離開這兒，請派一個隨我去取那五磅貨色，算是我對飯田老闆表示一點小意思。」

「金樣，」飯田清朋走到他面前，語氣沉重地說：「你是一個成名人物，而且一向獨當一面。我不打算套住你，而且你也不是輕易能被人套得住的。本組的確有一些不同於其他組合之處。如果你不明內情，合則留，不合則去，聽隨尊意，一旦得悉本組合的秘密，你那時就不能輕率離去了。」

呂奇語氣低沉而有力地說：

「飯田老闆，我是仰慕貴組在地獄街之威名而來，既來就沒有求走之心，如果飯田老闆認爲姓金的可以信賴，不妨詳告，如果有所顧忌，也不必勉强。而且我保證離此後不對任何人提及有關貴組的一個字。」

「金樣，如果就像目前這種情況你我合作的話，你也是一個老闆的身份；但是，當你明瞭某些秘密之後，你就……」

呂奇接口說：

「你不說我也明白，想必還有另一個大老闆在暗中指揮貴組，如果那位大老闆真有明量，我姓金的也不會在乎什麼名份。」

飯田清朋像是作了一番深思熟慮，才點點頭說：

「既然如此，我就告訴你吧！……金樣！你聽說過『黑龍會』這個名辭嗎？」

「好像是二次大戰期間貴國一個特務機構的名稱。」

「『黑龍會』並非特務機構，只是在爲特務機關效力的一個民間組織，戰後盟國竭力要消滅這個組織。第一代的人物多半受到了戰犯法庭的無情裁判，然而第二代，第三代卻還在繼續爲了維持『黑龍會』這個光榮名稱而努力，只不過沒有公然活動罷了……」

呂奇故作不解地插口說：

「『黑龍會』是一個政治性的組織嗎？」

飯田清朋搖搖頭說：

「毫無政治色彩，但是卻是最神聖的民間組織『黑龍會』有光榮的傳統，它絕不容許侵犯……」

他說這種話時語氣特異，目中也有異樣的光彩，顯然他就是一個忠心耿耿的『黑龍會』份子。

呂奇裝著恍然大悟的樣子，喃喃自語地說：

「難怪他們的臂上都刺著一條黑色的盤龍。……飯田老闆想必也是『黑龍會』一份子了？」

飯田清朋點點頭說：

「不錯！從現在起，你也是『黑龍會』一份子。」

「我？」呂奇面呈驚色，心中卻在狂喜。

「你必須參加，否則……」

呂奇接口說：

「我懂規矩，否則就得死，可對？」

「金樣，你說對了。」

呂奇輕笑著說：

「飯田老闆，並非你的話威脅了我，而是我覺得加入一個組織我就會受到那個組織的保障，比起我一個人孤軍奮鬥要安全得多。不過，這事並非兒戲，我必須先見見那位大老闆。」

「大老闆也得要見見你，」說到這裏，飯田清朋語氣一沉：「金樣如果大老闆認爲你不夠入會的資格，你也是死路一條。萬一有那種結果，請別怪我，是你自己選擇的啊！」

「放心吧！我自信絕對夠格。」

飯田清朋點點頭說：

「好！我們現在就走。不過我要警告你，在你的身後有無數支槍監視著你，希望你不要開玩笑。」

呂奇以一個輕鬆的聳肩動作代替了答覆。

飯田清朋在起身離座之前，伸手在桌下摸索了一陣，呂奇心裏有數，那一定是按動了某一個警號系統的電鈕，先一步通知他的部下準備押解自己去見那個藏在幕後的指揮者。

那麼，所謂『黑龍會』的總部必然在另一個地方。不管是乘車或步行，呂奇都自信能記

清楚方位。

結果卻大出呂奇的意料，原來飯田清朋和另外兩個手中端槍的大漢一前一後地夾著他走進了樓下的地下室。呂奇不禁暗暗驚疑，原來『飯田組』所在地的這間樓房看上去不大，其中竟然還有如許多的秘密設置，不得不使呂奇對這個瘦骨嶙峋的黑色人物刮目相看了。

進入地下室後，呂奇再次感到訝異，因爲他方才的判斷又告落空，現在他們置身之處，並非地下室，而是一條地下通道。在現代化的都市中，無不佈滿了如蜘蛛網一般的地下水道，在網狀的地下水道中再修建一條屬於自己的地道，不被工程機構及警署發覺，實在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由此可見，對方的組織異常龐大。

呂奇想仔細觀察一下地道的建築情形，然而飯田清朋手裏那支手電燈的光圈僅能照亮路面。他突然想到，這條地道可能是在二次大戰期中所建造的，那時『黑龍會』是日本特務機關的核心份子，又是日軍情報戰場上的核心份子，建造一條秘密地道並不是難事。大戰結束時，日軍的情報檔案於一夜之間完全焚燬，首腦人物紛紛切腹自殺，自然不爲外人所知了。

呂奇暗中估計，在地道中業已走了二百碼左右，而且還轉了不少彎，卻還沒有到達目的地，不禁微微吃驚地說：

「飯田老闆，非常令我吃驚。」

他故意加重語氣，希望能從對方口中瞭解一些情況。

「是指這條地道而言麼？」飯田清朋的語氣有些傲然。

「嗯！這是一件偉大的建築工程。」

「說來你也許不信，這條地道是日本官方建造的，現在官方卻又千方百計地想加以破壞。」

「想必建造在二次大戰期中。」

「你說對了！」

「還有多遠？」

「就快到了。」

「飯田老闆，大老闆是怎樣一個人物？」

「金樣，說句實話，我也不知道。」

「你沒有見過嗎？」

「見過，可是他戴著面具。」

「是男？是女？」

「自然是男人。日本女性永不會成爲統治者。」
「你稱大老闆爲統治者？」
「這就是『黑龍會』的最高使命，統治全人類，甚至全宇宙。」
呂奇心中不禁暗暗一動，這種『高調』和『美人局』首腦X夫人所喊出的口號完全一樣，莫非二者有連帶關係？……在東京『花月座』劇場跟踪的人……氰化鉀藥丸……將這些連結起來，呂奇已肯定這個日本特務的餘黨絕對和『美人局』有關，那麼……？
突然，飯田清明的話聲打破了他的沉思：
「金樣！如果你能通過大老闆的面試而參加組織，你應該感到驕傲，因爲你已成爲偉大統治者的部下……」
「如果不幸未通過大老闆的面試呢？」
「你將要被殺，但你也應該感到驕傲，因爲你是死在一個偉大統治者的手裏，那是無上榮幸的事。」
「我明白，不過我希望得到前者的驕傲。」
「我也有這個願望。」飯田清明說，「在我的觀察下，你是一個非常精銳的幹部，有你，可以增加組織的實力。」

說到這裏，前面突然出現了熠亮的綠色燈光，呂奇看到了一座緊閉的鐵門。他恍然大悟，同時也感到吃驚。『黑龍會』的總部在地下，難怪田中老虎無法查到他們的巢穴了。地面上是聞名的地獄街，那麼這裏該是名實相別的地獄城。現在已將要走進去，然後展開一場生死追逐。想到這裏，呂奇非但心情未感覺緊張，卻相反地吁了一口長氣，不愧是一個幹練的安全工作人員。

飯田清朋在鐵門前停下，在門旁一個鍵鈕上按動了一下。

不知何處，傳來一聲喝問：

「幹什麼的？」

飯田清朋回答說：

「帶領新進人員面見大老闆。」

「等一下。」

呂奇並未對這些電子設備感到吃驚；目前日本是世界上電子工業最發達的國家，『黑龍會』手裏有各種非法事業可以賺進暴利，然後再添設這種電子化的裝置。

過了一分鐘，鐵門自動打開，門內有兩個荷槍大漢。分左右站定，其中一個告訴飯田清朋說：

「大老闆正在議事廳，請直接去。」

飯田清朋向呂奇及另外兩個大漢擺頭示意，四個人跨進了鐵門，兩個大漢手中的槍則交給守衛的人暫時保管。由此可見，大老闆對任何人都不會加以輕信，連飯田清朋也不例外。

穿過一條三十碼的走廊，眼前豁然開朗，呂奇看到了五顏六色的燈光，他知道那些都是儀器的指示燈；那麼，石原長津和大島龜一郎二位博士被置留在此地的可能性非常大，呂奇不禁暗暗高興。

議事廳約莫有一百坪左右，正對著進門處的牆壁邊放著一把金碧輝煌的座椅，坐著一個男人，他穿著金色的衣袍，面上戴著一副形同魔鬼的面具。呂奇知道對方必然就是飯田清朋所說的大老闆了。

在大老闆的身後站著八個男子，四個人穿著現代服裝，手端輕機關槍；另外四個人則穿著日本古代武士服裝，腰掛長刀。呂奇一看他們的眼神，就知他們是一流的槍手和高段劍士。

有一個女子面對大老闆而立，只見她長髮披肩，身段美好，雖然未見她的面部，呂奇也可以猜想到她的姿色也必然不壞。

大老闆見他們進來，揚手揮了一下，示意他們就站在進門處，然後又以嚴厲的聲音問道：

「洋子，妳有什麼解釋？」

那個名叫洋子的女人語氣誠惶誠恐地說：

「報告大老闆，根據早先的情報，對方將乘坐國泰航空公司班機飛來東京。我在羽田空港已安排好了狙擊手，想不到對方臨時退票，換乘了其他班機，這不是事先可以預料的。」

「可是，事後不是又在銀座發現了踪跡嗎？」

「當時不敢肯定，所以先派人跟踪，想不到跟踪者被對方發覺，還好我們的人服毒自殺……」

「洋子，妳知道妳疏忽職守嗎？」

「我知道，請容許我待罪圖功。」

「告訴妳，因爲妳的疏忽，J・A・S・的工作人員可能已經在我們的附近潛伏，這都是妳造成的。」

「是！」

「洋子，妳應該懂得組織的紀律。」

「我懂得。」她鎮定地回答，然而她的雙肩卻在輕微地顫抖，顯然她已預知她將得到什麼懲罰。

「那麼，還有什麼話說嗎？」

「請求……大老闆給我機會……」

「機會只有一個，如同人的生命一樣，只能話一次。你已經放過了一個最好的機會……」

他的話聲未落，突然一個網狀鐵籠自上而落下，將名叫洋子的女人罩住，洋子發出一聲驚駭的低呼。

呂奇面上的神色平靜已極，因爲他知道稍一不慎就會使自己找上死亡的道路。從洋子和大老闆的對話之中，他已發現此地就是『美人局』的外圍據點，只要他所擔當的任務能夠順利完成，其他的他無法顧及，也無力顧及，自然他不去關心面前這個長髮披肩的女人將遭到何種命運。

洋子忽又發出一絲悽厲的尖呼，呂奇雖說無法去關心她；然而當他看清眼前的景象時，不禁心驚肉跳。原來那個網狀鐵籠的上端連結著一根皮管，此刻那根皮管內已經爬出

來無數的黑綠色毒蛇，正向洋子展開了猛烈的襲擊。呂奇認得出那種毒蛇——是盛產生在南洋一帶，專喜吮食動物鮮血的『竹葉青』。看來這個大老闆具有極爲殘酷而又暴虐的性格。

洋子全力拍打著，但是卻挽救不了她的性命。毒蛇的唾液隨著利牙很快地進入她的血管，幾乎在幾秒鐘之內就麻痺了她的神經中樞，她萎頓地倒下，使那些毒蛇嚐到了一頓美食。

洋子軀體內的血液很快被蛇羣吸盡，蜿轉扭曲的毒蛇又爬回了皮管，大老闆則仰首發出了令人心悸的狂笑。

鐵籠重又上昇，洋子屍體倒臥之處的活板突然抽開，屍體落了下去，呂奇彷彿聽到了水聲，也許那裏面還餵著食人鯊，一個陷入地獄城的女人，在傾刻之間不但喪失了她的生命，連肉體也突然消失了。

大老闆狂笑了一陣，這才向飯田清朋問道：

「飯田，這人是誰？」

飯田清朋恭敬地回答說：

「他就是『黑豹』金鎮奎。」

「帶他來幹什麼?」

「他願意參加我們的組織。」

「噢!?」大老闆轉過頭來望著呂奇。「過去你是一個獨當一面的人物,怎麼突然要想到參加我們的組織。」

呂奇冷冷地回答說:「自然是有原因的。」

「請說出來聽聽。」

「一來因爲我目前已走投無路;二來則因爲我不滿意多年我所建立的一點成就,想好好地大幹一場。」

「以前你指揮別人,現在要聽別人的指揮,你會服氣?」

呂奇依舊語氣冷冷地說:

「在幾分鐘之前,我還不太服氣。然而,我現在已死心蹋地的接受大老闆任何指揮,雖死無悔。」

「那是什麼道理?」

「因爲我親眼看到了大老闆處置一個失職的幹部,大老闆的作爲正是我私心所崇拜的典範。」

「你可曾想到，有一天我也會如此處置你？」

「如果我有失職之處，甘受任何制裁。」

「嗯！很好……聽說你是一個打鬥全才。」

「願受測驗。」

大老闆未再說話，只是伸手在座椅的扶手上按了一下，牆壁上一塊活板立刻滑開，裏面擺滿了日本長刀。

呂奇明白他的意思，立刻傲然地走過去，拿了一把長刀。待他旋轉身來時，本來站在大老闆身後的四武士之一，已經走到大廳的中央，雙手高舉長刀，擺好了架勢，兩道冷電般的光芒投射在呂奇臉上。呂奇一瞥之下，就估計對方在劍道上的功夫最少也有四段以上的段位。

呂奇在這方面有很高的造詣，而且雄心勃勃，雖沒有輕視對方，卻也沒有怯弱。舉起長刀，嚴陣以待。

大老闆冷聲道：

「我要看看『黑豹』的威名是否虛傳……」

他的話聲未落，執刀武士就大吼一聲，身形猛撲，晶光閃閃地舉刀向呂奇兜頭劈下。

其勢威猛已極。

呂奇知道對方用的是一招『大頭砍』，然而他發覺對方的刀鋒微微右偏，顯然無意傷他，只想削去他一片衣袖教他落敗，自然這種比試，也沒有非要拼個你死我活才能甘休。

可是呂奇卻下了狠心，如果只在刀法上比功夫，他未必能贏過對方。他決定在一動刀之初就置對方於死地。地獄街的不良份子人人該死，如此也正好表現出『黑豹』金鎮奎的殘忍性格。

心志既決，身子也就紋風不動，等待對方撲到近前之際，突然將身子一蹲，摔刀橫掃。

對方發出一聲厲呼，身子倒摔出去，腹下血漬如同泉湧，連肚腸都從剖口處迸裂出來。

呂奇目睹之下也不禁感到心悸，但他卻絲毫不露聲色，刀尖著地，雙手握住刀柄，一句話也沒有說。

大老闆沉聲說：「金鎮奎，對方在刀法上留有餘地，你怎麼反而揮刀殺他？」

呂奇冷冷地說：

「這就是他該死的理由。」

「這話怎講？」

「對敵人仁慈，就是自取死路。」

「有道理，」大老問語氣間已透露出嘉許之色。「你的刀法好，出手也狠，應該是個好幹部，現在將刀放回去。」

呂奇放回長刀，大老闆向他身後站立的另外三個武士一揮手，他們立刻丟棄長刀，吼叫一聲，同時向呂奇撲過去。

呂奇懷著懲惡洩忿的心情，所施展出來的空手道更見威力，不到三分鐘，那三名攻擊者全部躺下了。

大老闆嘿嘿地大笑道：「你那一招威勢凌人的『飛燕三日月蹴』，的確名不虛傳。好！你殺了我一名幹部，剛好由你來遞補。」

呂奇轉過身去，以恭敬的聲音說：

「深願效勞。」

「好！」大老闆連連地點著頭說：「我立刻召集重要幹部，隆重辦理你的參加組織儀式。」

他一面以右手按動座椅扶手上的鍵鈕，一面以左手向飯田清朋抬了一下，後者立刻走

過去，在距離那把金碧輝煌的座椅前約莫三步的地方停了下來。

大老闆顯然在向飯田清朋陳述什麼，飯田清朋也在低聲報告。呂奇雖然竭力想知道對方在談些什麼，無奈他們交談的聲音太小，而且兩下距離太遠，他連一個字也沒有聽清楚。

不過，呂奇卻看見大老闆在頻頻點首。由此可見飯田清朋目前所作的陳述，對他是有利無害的。

他不禁吁了一口長氣，目前已經算是逐漸接觸到問題的中心；也可以說是逐漸接觸到死亡的邊緣。成敗？生死？不但要靠機智，也要靠運氣。那是呂奇目前所不能預卜的了。

8。奪命佳人

松本千代回到屬於她和呂奇的那間臥房後，一直在注意自己的環境，然而時間已到凌晨却沒有什麼意外的情況發生。她意識到，羅江突然出現所引起的一場驚濤駭浪，已經被呂奇抑制住了。但是，呂奇深夜未歸，卻又令她忐忑不安，心神不寧。

她打開房門，看見走廊上有一個大漢在來回走動。她心中不禁發出疑問：是在監視自己嗎？

爲求證實，當那走動的大漢經過她房門口，目光向她貪婪地投射時，她立即趁機問道：

「大哥，我能到老闆房裏去一趟麼？」

那大漢一雙目光雖然顯得很殷勤，一張嘴吧卻不太熱心。半句話也沒有說，只是向她揮揮手。

那是許可的意思，松本本千代鬆了一口氣，因爲對方並不是來監視她的；然而她又面臨了一個新的難題，說要去飯田清明的房間原本是試探性質。突又不去，豈不引人疑竇？若去，萬一飯田清明查問起來，將如何回答？……

想了一陣，她認爲還是去一趟爲妙，問起理由，可以說是找呂奇。即使飯田清明不信，呂奇也會出面迴護。想到這裏，松本千代就拉了一下身上的衣服，帶上房門，向長廊

盡頭走去。那裏有一座樓梯，她已知道飯田清明的房間該如何走法。

白天，在這兒活動的人不在少數，現在，除了那個擔任巡邏的大漢以外，松本千代再沒有遇見第二個人，想必都已睡了。

登上二樓，來到飯田清朋那間靜室的門口，松本千代沒有聽到一點聲音。她猶豫了一下，才伸手在紙門上輕彈了一下。

「誰？」房內響起一聲濁重的喝問，接著紙門拉開，那個專作飯田清朋近身護衛的五郎出現了。

松本千代已知道他的名字，連忙笑著說：

「五郎哥！我來找金樣。」

其實，她已明知呂奇不在，而且她還肯定飯田清明也必然不在，因此膽子壯了許多。

松本千代的美，是深具誘惑力的，至少在地獄街很難看到她這種美艷的女郎，因此，五郎在和她面面相對的那一瞬間，就收斂了他臉上的猙獰之色，代之而起的是一股淫靡的笑容，邪里邪氣地道：

「怎麼？一個人睡不著？」

松本千代心頭不禁一動，同時想起了她和呂奇曾經討論過，而尚未獲得結論的一項行

動計劃。五郎顯然已經對她起了邪念，那麼她就應該把握機會，將那個行動計劃趁機付諸實施。

因此，她先拋給對方一個嬌媚的笑容，然後以羞怯的聲音說：

「五郎哥真會說笑話……金樣不在嗎？」

「他和老闆出去了。」

「哦！那麼……」

「慢走！」五郎色膽包天地一把抓住了她的手。「美雪！進來坐坐吧！金樣恐怕暫時還回不來哩！」

「那怎麼行？萬一……」

「是怕金樣知道嗎？」五郎的另一隻手已經將松本千代摟了過來。而且，他心中也未過份將那頭『黑豹』看在眼裏。

「這裏不行的……」松本千代故作輕微的掙扎。而且這句話也有強烈的暗示，如果對方願意到她房裏……

「這裏最好，誰也不敢來。」

「萬一老闆……？」

「放心！老闆要回來之前我會事先得到消息。」說到這裏，五郎用力一拖。「快進來！」

松本千代被對方拖進房裏去了，其實她根本就沒有用力掙扎。這正是她的目的，在任何場地對於她所進行的謀略都沒有影響，最大的關鍵是要對方在不知不覺中洩露秘密。

黑色人物無不殘暴成性，他們對待女人自然不會細語溫存，進入房中，五郎立刻對松本千代展開襲擊。

松本千代的掙扎並不强烈，但她也不會讓對方輕易達到某種目的，那樣將使她的犧牲毫無代價。身爲一個女性特殊勤務工作者，不會去珍惜她們的皮肉，但也不能作無謂的浪擲。因此，她無時無刻不在注意什麼機會可以使她不著痕迹地打開話匣子，引導對方開口說話。唯有那樣才能在對方的言語中獲得一些她想要知道的秘密。對此行的任務將有莫大的幫助。

殊不料五郎和松本千代雙方的目的都還沒有達到，走道上突然傳來了一陣急促的步履聲。

五郎立刻鬆開了松本千代，臉色也爲之一變，拉開了內間的紙門，向隔壁的屋子揮了揮手，示意她躲進去。

松本千代立刻躲進內間，五郎將紙門關好，他一口氣尚未吁出，外面已傳來了低聲呼叫：

「五郎哥……」

五郎定了定神，才走過去拉開紙門，沉聲問道：

「什麼事？」

「請叫醒老闆……。」來人以爲飯田清朋已睡。

「老闆不在。」

「噢!?」來人不禁楞了一下。

五郎惦記著裏面那間屋子的松本千代，只希望快些將來人打發走，因此神氣活現地說：

「老闆交待過了，有什麼事告訴我。」

「五郎哥！」那人壓低了聲音說：「『黑豹』方才在木津川旁邊扼殺的那個傢伙並沒有死……」

「真的？」

「我親眼看見他在空港乘飛機離去。」

「有這種事？」

「姓金的殺人一向不曾失手，那傢伙怎會死而復活？這其中恐怕大有文章，得趕快想辦法通知老闆一下。」

「嗯！這其中的確大有問題。」

連這兩個小小幹部都發覺其中大有問題，一旦傳到飯田清朋耳中，呂奇的身份立刻就會引以疑竇，那時局面將不可收拾因此藏在內間的松本千代在暗暗駭異之下，立刻有了決定。雖然她的決定有些冒險，她也無法再加以考慮。根據她的猜想，呂奇此刻必然已更進一步地深入了對方的核心，如果羅江未死的事傳進飯田清朋耳中，呂奇就會前功盡棄。

她從乳罩兩側的暗袋中取出兩把長不足二寸的短小飛刀，用腳趾塞進紙門的縫中，猛力將門向旁一推。

『嘩』地一響，站在門口的二人飛快旋身，松本千代右手一揚，兩把短小飛刀就脫手而出，刺進了那兩個傢伙的心房。刀尖淬過劇毒。只需要十分鐘的時間，二人就會喪命。

松本千代冷靜地看著二人倒在地上痛苦地抽搐著肢體，逐漸不再動彈。她才走過去察探二人的鼻息，確定他們俱已死亡，這才拔出了屍體的小刀，又將二具屍體拖回內間，然後匆匆離開。

樓下巡邏者也需要解決，因爲那傢伙知她曾經上樓。此地連死三人，自然會影響局面，但是這樣卻可以給予呂奇一個緩衝的時間。所以，松本千代方自作主張地採取緊急措施。

她鎮定地走下樓來，在梯口就遇見了那個在走廊上來回走動的男人，她的右手一揚短小犀利的飛刀就刺進了對方的心臟。她靜靜地等候對方死去，才拔出小刀，冷眼一瞟，後門就在梯口邊，橫栓業已插上。松本千代輕輕將橫栓拿開，然後疾步回到了自己的房中。

她可以從後門逃走，但是她不能這樣做；因她必須等待呂奇回來時將她所知的情況告訴他。同時，她也存下一點僥倖之心，三件命案被人發現時，不見得就會將查緝兇嫌的目標放在她身上。

她熄去了燈，躺臥在床上，全神貫注地聆聽著任何一個輕微響動，然而週遭卻是如死一般的沉寂。

松本千代没有腕錶她盤算著時間，大概已到凌晨二時許了；這真是她平生所遭遇的最長一夜。

*　　*　　*

凌晨二時——

呂奇已經接受了所謂最隆重的參加組織儀式——宣誓，並在臂上用電動紋身器刺了一條黑色的盤龍。呂奇並不十分在意那個醜惡的記號，任務完成後，他只要去一趟美容整型醫院，就可徹底消除了。

『黑龍會』重要的幹部業已派去，偌大的議事廳裏只剩下了大老闆，飯田清明以及呂奇三人。自然，站在大老闆身後的八名護衛槍手及武士還在，不過，其中有一名執刀武士是新換上來的。

飯田清明討好賣乖地說：

「報告老闆，『黑豹』……」

大老闆沉叱道：

「不准再叫他『黑豹』，他現在是一條傑出的『黑龍』，是本會的新血，從今以後改叫他的名字。」

「是！是！」飯田清明必恭必敬地連聲答應。「金鎮奎手中還控制著五磅嗎啡，他已說過，那批貨色算是他參加組織的獻禮。」

「是嗎？」大老闆的語氣有點陰沉沉的味道。

呂奇不禁心頭暗怔，所謂五磅嗎啡，那只不過是一個餌，引誘魚兒上鈎而已。事實上，他連五公絲的嗎啡也拿不出來。儘管如此，他仍然煞有介事地回答說：

「是的。我立刻就可以到藏匿的地點去將貨物取來。」

飯田清朋接著說：

「大老闆，目前市面上的貨色齊全，爲了拉住基本顧客，我看還是立刻教金鎮奎去跑一趟……」

不待他的話說完，大老闆就接口說：

「販賣毒品只是一種掩護行爲，並非本會最主要的任務，那批貨色等待以後有空再去取回好了。」

「是！」飯田清朋低首答應。

呂奇也同時吁了一口氣，自然他還有一份竊喜。他從對方的口氣中已經聽出，可能立刻就會重用他。

大老闆語氣緩慢地說：

「金鎮奎，方才我已親眼看到了你的刀法和空手道絕技，的確是名不虛傳。不過我還要想瞭解一些事情；日本水上警視廳的警艇曾數度在海面上對你加以截攔，結果都被你逃

脫，你究竟有什麼妙法？」

呂奇回答說：

「我對水性非常熟悉，駕船技術也很精良，最重要的逃生原則還有兩個字，那就是要勇，要狠。」

「嗯！」大老闆緩緩地點著頭。「不過，你這次在鹿兒島外海被警艇追緝而墜水，結果你卻沒有死，真是太富於傳奇性了。金鎮奎，我現在要你作一個詳細的報告，說出當時情形。」

呂奇心頭不禁一怔，難道對方是要查驗自己的身份嗎？但他立刻否定了這種想法。如果對方懷疑他，必定在舉行入會儀式之前就要加以盤詰，絕不會等到現在才能詢問。

對方詢問的動機必然是想知道他有多大的能耐，然後再派以適當的任務。因此，他決定加以渲染、吹噓。

「老闆，」他以自豪的語氣說：「我有超人的體力，即使在海水中沉浮二十四小時以上也能支持。而且我還練過含氣道，吸一口長氣，能在水中潛行十分鐘。這次墜海後，我以十四個小時的時間泅到鹿兒島登陸。當時發現陸上對我追緝甚嚴，我又準備了一個氣袋，以長泳自『九州』到達『四國』。」

「嗨！」大老闆一聲低呼中透露了嘉許之意。「我相信你沒有吹牛，你也的確是一個超人。」

「老闆讚誇。」

「金鎮奎，現在你將本會的最高目標說出來。」

「控制全人類。」

「不錯。」大老闆點了點頭。「控制全人類是我們的最高目標，但是這項偉大的工作卻不是本會可以獨力完成的，因此我們尚在接受另一個偉大組織的指揮，那就是『美人局』，你聽說過嗎？」

呂奇聽說之後，是既興奮，又緊張。但是他的臉上卻沒有流露一絲神色，搖了搖頭說：

「沒有聽說過。」

大老闆又接著說：

「那個偉大組織的最高負責人是X夫人，他是一個了不起的女人，不但有偉大的構想也有超人的能力。」

呂奇仍然不動聲色地靜待下文。

「金鎮奎，」大老闆壓低了聲音說：「現在我要派你帶一份文件去見她，這是最光榮的任務，你一定要全力完成。」

呂奇的興奮真是不言而喻，所謂文件，必定是石原，大島二位博士的研究報告，他發覺從開始到現在，竟然沒有走錯半步路，看起來，比上次黃約翰博士那一案要順利得多。

故語氣嚴肅地回答說：

「老闆，我一定能完成任務。」

「嗯！正好你趕上了這一偉大而重要的任務，順利完成之後，你不但能獲得記功也替本會爭取了莫大的榮譽。」

「老闆！那位X夫人在何處？」

「不知道。不過在淩晨三時，我將接到X夫人的密電通知。」大老闆的語氣頓了一下，又接著說：「你可能要從和歌山市駕船出海，然後到海面上某一個會合點去面見X夫人，交出你所攜帶的文件。」

「出海？那是……？」呂奇故作驚疑之間。

大老闆接口說：

「X夫人在一艘性能極佳的潛艇上。……金鎮奎！在海面上你可能會遭受警艇的攔

截，那時你的泅泳長力及潛水能耐就有用了。」

「我決定拼死完成任務。」

「嗯！」大老闆又轉臉望向飯田清朋，沉聲說：「飯田！一個小時以後，兩位博士的工作已經完成，在天亮前由你帶人將他們安全地送到和歌山市，X夫人一再叮囑，絕不能使那些為我們有所貢獻的專家受到傷害，否則，我們以後若再請到其他的專家，他們可能就不願與我們合作了。」

「是！」

「現在，」大老闆用手指了一下他的面前。「你們二人站到台階上來。我帶你們去看一些東西。」

呂奇和飯田清朋立刻走上了台階，大老闆伸手在座椅扶手上一個鍵鈕上一按，他們所站立的地方，連同大老闆那張金碧輝煌的座椅立刻像一座電梯似地緩緩下降。呂奇不禁暗暗咋舌，一個非法集團的總部竟然有如此堂皇的設置，難怪田中老虎要束手無策了。

下面又是一條長約十碼的甬道，甬道盡頭則是一座緊閉的鐵門。大老闆帶領著呂奇和飯田清朋向鐵門處走去，來到門口，大老闆在壁上一個木箱裏取出兩副面具示意他們戴上。

然後，他才按動鍵鈕，鐵門一分爲二，緩緩向兩邊打開。

裏面燈光明亮，地上或臥，或坐著各色男女，約有百人，他們都是面色蒼白，衣衫不整，有許多男女甚至裸裼袒裎，呂奇冷眼一瞟，就知道這些男女都是吸毒的癮君子。

在這間屋子的最裏面放著兩張寫字檯，有兩個頭髮蒼白的老者在伏案疾書。呂奇早已見過他們照片，就是在地獄街失踪的石原長津和大島龜一郎二位博士。他們尚活著，呂奇倒是很興奮的。

呂奇和飯田清朋併肩行在大老闆的身後，此刻，他故作不解地悄聲問道：

「這是怎麼回事？」

飯田清朋低叱道：

「不要多問！」

大老闆揮手示意他們二人不要跟著，他則走到那兩張寫字檯的前面，嘿嘿地笑著問道：

「二位的研究報告在三點鐘以前可以整理完畢吧!?」

二位博士其中一個站了起來，呂奇從他的面貌上認出他就是麻醉藥物專家石原長津博士。

「先生！」石原長津皺著眉頭說：「我在事先就一再表示過，三天的時間要做一份完整的研究報告，實在太倉促。因爲沒有經過精密的分析，這份研究報告也就毫無權威性，所以……」

「不行！」大老闆語氣强硬地說：「你們一定要依時完成。」

大島龜一郎博士也站了起來，語氣異常穩定地說：

「先生，發展科學的意義就是爲了造福人羣；再說，我和石原博士所以要研究麻醉藥物對人類心理的影響，也就是基於造福人羣的原則。在理論上說，麻醉藥物有益於人類，但是使用不當，或者以麻醉藥爲達到某一目的的手段，那麼就會對人類有害。我們來到此地後就一再表示過，希望知道你們是一個什麼樣的機構，如果不違背造福人羣的原則，我們願意爲你們作更深的研究。」

大老闆擺手，語氣冷冷地說：

「你們不需要知道，只要照我的話提出你們的報告就好了。」

二位博士相互對望了一眼，然後石原長津說：

「先生，我們所提出的報告對人類有利，也有害，因爲報告內有雙面資料。由於你們是何種性質的機構一直不肯對我們說明，因而使我們往壞處想。那麼，我們的報告內容或

許就不夠詳實了。」

「哼！」大老闆悻悻地說：

「果真嗎？」

大島龜一郎連忙說：

「我們二人都是純學者，不牽涉任何政治背景及自己的利益觀念，自然我們要忠於我們的研究工作然而你們又怎能信賴我們所提出的報告完全可靠？這是我們一直感到疑惑的事，希望能聽到你的解釋。」

大老闆冷笑著說：

「想必二位不會提出不詳實的報告。」

「爲什麼呢？」二人同聲發問。

「很簡單，當你們完成這份研究報告後，立刻就要送二位安然歸去。如果我們在事後發現這份報告的內容只不過是欺人之說，會請二位再來一次，而且我們可能還要以二位的家人爲人質哩！」

二位博士又是一怔，良久，才同聲喃喃地說：「你們真的要放我們走嗎？」

「這是絕對的，你們可以深信不疑。」

「那麼……」石原長津說：

「……也請你深信這份研究報告的內容是絕對地忠實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不會違背我們的研究態度……」

大島龜一郎又加以補充：

「不過，因爲時間倉促，或有草率之處。你們如果發現某處有疑問，請找我們，可以再加研究補充。」

「嘿嘿！」大老闆不禁發出了笑聲。「二位的合作態度令我感謝。那麼，凌晨三時以前能夠完成嗎？」

二人同時點著頭說：

「沒有問題，現在已書寫到結論部份，大概再有二十分鐘的時間就可以結束，不會超過你規定的時間。」

「那太好了！」大老闆說著語氣突又一沉：「有件事情要請二位留意一下，當你們回去後，警方或許會盤詢你們這幾天的行踪，最好不要提起到這裏來的事情。我們不想使用暴力的手段滅口，希望你們自動保密。」

二人連連地點著頭說：

「放心！我絕對隻字不提。」

「那就好了，三點鐘我等著看你們的研究報告，自然，我也會派人將二位送到一個屬於二位自由的地方去。」

大老闆一揮手，和呂奇、飯田清朋出了那間屋子，鐵門關上，地板上昇，轉瞬之間，重又來到議事廳。

大老闆回歸他的寶座，向呂奇說：

「我要你送的文件就是方才那二位博士所作的研究報告，X夫人正等著要這份資料，你的任務可說非常重大。」

呂奇點點頭說：

「我知道。」

大老闆嘿嘿地笑著說：

「在你出發前還有四十分鐘的寶貴時間，我已索知你的嗜好，現在由飯田帶你去『慰安室』調劑一下吧！」

「老闆，你是指女性的調劑嗎？」

「嗯！那是你最喜愛的啊！」

呂奇卻連連地搖著頭說：

「現在我卻不需要。」

「爲什麼!?」

「因爲我在一項重大的任務開始行動之前，從不沾染女色。」

「哈哈！好幹部，那麼……？」

呂奇很快地接口說：

「我想四處走走，熟悉一下這裏的環境。」

大老闆毫不考慮地點點頭說：

「好吧！由飯田帶你去，三時正，你們二人同時到這裏來報到。如果你喜歡喝兩杯，這裏有很好的酒吧，免費供應各個名酒。總之，組織供應每一個幹部的所需，你們只要奉獻忠誠就行了。」

「忠誠是一個男子漢必備的條件。」

「哈哈！好！好！」大老闆興高乎烈地連連揮著手說：「你們去吧！但是千萬不要進入禁地。」

二人很恭敬地行體，然後退出了議事廳。

飯田清朋摘下了面具，笑著說：

「金樣，想不到大老闆如此看重你。」

「這還不是你的提拔麼？」呂奇阿諛了一句，然後問道：「飯田老闆，這裏還有什麼禁地？」

飯田清朋搖搖頭說：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那麼我們怎知何處是禁地？」

「禁地都有『禁止擅入』的牌子。」說到這裏，飯田清朋語氣一轉：「金樣，這裏沒有什麼好看的，倒不如找個地方休息一下。你既然不願在這個時候找女人，咱們就到酒吧間去喝兩杯吧！」

「也好！」呂奇點點頭，隨著飯田清朋往前走，忽然，他又搭訕著問道：「等一會兒咱們離開時還是走原路嗎？」

「當然。」

「沒有別的出口嗎？」

「金樣，」飯田清朋突然沉下了臉說：「你是我推薦入會的，所以我要提醒你，在這

兒最好少問東問西。」

「多謝教訓。」呂奇必恭必敬地說，同時在心頭也提高了警覺。

9。 絶命一槍

凌晨二時三十分——

『飯田組』樓下的命案終於被發覺了，在組合內除了老闆飯田清朋之外，以長谷明川的職位最高，他不但是『黑龍會』的核心幹部，也是組合的總管。於是，發現的人立刻來報告他。

長谷明川先察看前後門，發覺後門的橫栓已經拉開。他雖是一個驍勇的打鬥好手，卻也是一個思維細密的人，他立刻發現了可疑之處：如果巡邏者聽見有人敲打後門，走去開門，被外面的人突如其來地殺死，那麼，他應該死在門邊，怎會死在走廊的中央呢？」

那麼，是原來就在這幢房屋裏面的人動手的了？行兇之後再開門逃走，這種推斷太有可能。

他知道老闆呂奇已經去『黑龍會』總部，那麼，唯一有嫌疑的就是那個名子小林美雪的女人……

一念及此，連忙跑到那女人的門口，在他的想像中，兇手必已逃遁，因此他用力地將門一推。

殊不知房門在裏面鎖牢，一推竟然不開。

房內也傳來一聲喝問：

「是誰呀！」

長谷明川不禁怔住了，是怎麼回事？他心目中的嫌疑者尚在房內，難免又使他信念搖動起來。

不過，他決定察看一下對方的神色，於是高聲說：

「美雪小姐，請開門，我要問妳幾句話。」

松本千代等待了半個小時，暴風雨終於來了。然而她卻很鎮定，就那樣披了睡衣去打開房門。

「妳已睡了嗎？」長谷明川的目光一直在她的臉上掃來掃去，但是，那絕對不是色情的眼光。

「有……什麼事嗎？」

「美雪小姐，」長谷明川冷冷地說：「我們有一個人在走廊裏被殺了，想問問妳可曾聽見什麼響動。」

「沒有啊！」

「妳睡得很早嗎？」

「嗯！從老闆房裏回來後就睡了」

長谷明川向她投以悻悻之色，語氣也非常森冷：

「打擾妳，妳可以再上床去睡，最好不要離開妳的房間，妳看見死人的樣子會害怕的。」

說完之後，掉頭而去。

松本千代關上房門，以背抵門，吁了一口長氣。然而她的心頭卻並不十分輕鬆，因爲她發現長谷明川不是個好鬥的角色，聽口氣，樓上兩件命案尚未發現，那時……她想到這裏，突將意念丟開，吸燃了一根香煙，靠在沙發上吞雲吐霧，等待著隨時隨地會來到的突發情況。

長谷明川離開松本千代之後就立刻向樓上跑去，他明知飯田清朋不在，但是他知道飯田清朋在離去前一定會對五郎有所交待，當他敲門不應，再拉開紙門時不禁楞住了，房內空空如也，這是不曾有過的現象。

他飛快地拉開內間的紙門，答案立刻揭曉，兩具屍首橫陳在他的眼前，一具是五郎，另一具則是派在大阪空港的『監視眼』，一個念頭飛快地閃過他的腦際——毫無疑問，殺人者是爲了堵絕某一秘密。

他仔細地在榻榻米上搜索，竟然被他發現了一粒紅色的鈕釦，他心中一動，將那粒鈕

鈕揑在手心，重又來找松本千代。

長谷明川去而復回，已使松本千代感到事態嚴重，然而她的神色卻異常鎮定，笑著問道：

「請問……？」

長谷明川攤開了掌心，冷冷地說：

「這粒鈕釦是妳的嗎？」

松本千代不禁暗喊糟糕，她沒有想到方才和五郎一陣糾纏時，竟然讓對方弄掉了一粒鈕釦，局面恐怕將因自己的百密一疏有所改觀。不過，她卻力持鎮定地說：「好像和我衣服上的鈕釦相同。」

「何不看看妳那件衣服是否少了一粒？」

松本千代從壁櫥內取出那件衣服，認真地檢視，然後低呼著說：

「真是我的，大概是金樣打我時扯落的。」

「美雪小姐，」長谷明川的話聲冷如寒冰。「當時我在場，金樣只是抓著妳的領口，即使會扯落鈕釦，也是最上面的一粒，絕不會扯落最下面的一粒。想必妳方才又去過老闆的房間。」

「沒有啊！」松本千代連連地搖頭，表情也很逼真。「你送我回房後，我就上床睡了，一直……」

她的話還沒有說完，長谷明川就揚手甩了她一個耳光，只打得她連連後退，險些摔倒。

然後，他氣勢洶洶地逼過去，聲色俱厲地說：

「美雪小姐，免得皮肉受苦，妳還是說老實話吧！妳方才明明又去了一趟飯田老闆的房間，對不對？」

松本千代也曾受過打鬥訓練，但是她曾經目睹過長谷明川的身手，冒然蠢動，那才真是自找苦吃；自然她也不會坦承經過，仍是一口咬定地說：

「我沒有去，我沒有去……」

『啪啪啪』長谷明川一連甩了她好幾個耳光，松本千代被打得嘴角流血，人也摔倒在地上。

長谷明川是一個具有暴虐性的黑色人物，在一陣狠打之後，殘暴虐待的慾望開始在心底滋生。他衝過去，一手撕扭著松本千代的長髮，另一隻手扯碎了她身上的睡袍，胸罩和短褲。

「說！」他殘暴地低吼著：「妳去過沒有？」

松本千代並不在乎赤身露體，她所耽心的是胸罩兩側暗袋中的小刀，一旦被對方發覺，那就難以解釋了。

因此，她乞憐地說：

「求求你！別這樣……」

她的用意只是想使對方讓她穿上衣服，熟料如此一來，更加使長谷明川的虐待狂大發，他從地上拾起她的胸罩，惡狠狠地說：

「快說實話，否則我就用這件胸罩勒死妳……」

說到此處，他突然語氣停頓，面上流露驚異之色，因爲他摸到了胸罩兩側暗袋中的小刀。

目前情勢己使松本千代發覺不得不作亡命一搏了，因爲小刀一露面，自己的身份和潛來此地的企圖不言自明。自己將遭厄運那是小事，勢必將影響呂奇的安全及此行的任務。

一念及此，立即飛身前撲，抱住長谷明川的足脛猛力一拖，對方那高大的身軀砰然摔倒在地。

松本千代順勢跟進，仍然披在身上的殘破睡袍很快地套上了對方的頸項，全力緊勒不

放。

長谷明川想不到松本千代會動手，而且他也沒有將個弱女子看在眼裏，現在雖想反擊，無奈雙手又被松本千代那件殘破的睡袍所絆，真如縛手縛腳，頸項上的勒索也愈來愈緊。

此刻，突然從門外衝進來兩個大漢，前面的一人，飛起一腳踢在松本千代的頭上，她的太陽穴處立刻流出汩汩鮮血，人也昏厥過去。

長谷明川這才從她的身軀下翻坐起來，臉紅脖子粗地喘吁不住。良久，才站起來說：

「將這個女人抬到床上去，給她敷藥，千萬要留下她的活口。」

說著就衝出了松本千代的房間。

長谷明川深深瞭解『黑龍會』大老闆的嚴格規定，除了飯田清明之外，其他幹部必須經過召喚才能前往總部。但是他目前已無法顧及這項禁令；松本千代的身份有疑問，那麼黑豹金鎮奎也該有疑問，這是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必須要立刻報告飯田清明才行。

長谷明川回到自己的房裏，匆促地脫下睡衣，將衣服換穿整齊，然後一個人走進了地下室的通道入口處。

當他進入地下道時，他察看了一下腕錶。凌晨二點五十七分。只是一個決定性的時

刻。不但對組織如此，對他個人也如此；因爲他發現了一個絕大的隱密，鞏固了組織的安全，也獲得一大功勞。

其實，淩晨三時前後對任何人都是一個決定性的時刻；尤其是兩大集團的對手——X夫人和呂奇。

*　　*　　*

酒吧的燈光很幽雅，座位也很舒適，女性調酒師傅的笑語更是溫馨。『黑龍會』的每一份子整日都非常緊張，但是只要到這兒來小坐，喝上一杯就會完全得到心神上的鬆弛。

因此，呂奇私心中深深對那位暴虐的『大老闆』感到佩服；在妄想統治全人類之前，他已統治了他手下的幹部。他所使用的是殘酷和溫馨的兩個極端方法，那正是犯罪者心理上的微妙處。

呂奇旋動著手裏的酒杯，望著飯田清朋說：

「飯田，你帶我進入另一個世界。」

「是好的？還是壞的？」

呂奇抬手朝上面指了一下：

「上面是舉世聞名的地獄街，這裏應該是地獄城。然而我卻認爲這裏是地獄中的天堂。」

「真高興你有這種想法。」

「大老闆是一個奇特的人。」

「是麼！」

「看看這裏的情調，東京最負盛名的夜總會也比不上。」

「幹部的精神需要調劑。」

「這些妞兒也很漂亮。」

「可惜你現在已來不及享受。」

「我還要回來的啊！」

「對！」飯田清朋重重地在他肩頭上拍打了一下。「金鎮奎，你那位臨時情婦該可以丟棄了吧！」

「丟掉？」

「怎麼？你還打算將她留在身邊？」

「嘿嘿！」呂奇陰冷地笑了一聲。「即使我打算將她留在身邊，大老闆恐怕也不會答

應吧！」

「所以我要提醒你。」

「用不著，我姓金的懂得如何照顧自己。」

「但願你也懂得如何照顧你那位臨時情婦。」

「我會教她死得毫無痛苦。」

「金鎮奎，」飯田清朋又伸手去在他的肩頭拍了一下。「放心！我會爲你代勞的，用不著你操心。」

「飯田，你可不能剝奪我的權利。」

「這是什麼話？」

「一個人當要被別人捏斷脖子時的痛苦神情，是很值得欣賞的啊！我可不願放棄哩！」

兩個人都放聲笑了起來，那是一種喪失人性的表現。自然呂奇是僞裝的，不過，他卻裝得很像。

笑了一陣，飯田清朋又壓低了聲音說：

「不過，你卻非得放棄這個欣賞垂死者痛苦神情的機會不可。」

「為什麼？」

「因為你有更重要的任務。」

「等會兒我們還要循原路離開，那是順道，最大只不過耽擱一分鐘，我並不在乎那一點小麻煩。」

飯田清朋神色凝重地說：

「只怕你離開這兒時，不會再走原路。」

「是麼？」呂奇表面上的神色很平靜，然而他的內心卻震驚已極。

「這是我的猜想，此地的出路只有一條。」

呂奇不禁暗喊糟糕，這樣一來，松本千代的性命就岌岌可危了。他故意裝作輕鬆的神態聳了聳肩頭說：

「那真可惜！但願能等到我回來時由我親手處置。」

「你該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

呂奇不再說下去，此刻他已無法去顧及女助手的危急，事實上，連他自己的安危他都無法顧及到。

一人默然地喝完杯中的酒，女酒保又為他們送上一杯。

飯田清朋凝注在他臉上，喃喃地說：

「金鎮奎，你臉上那塊刀疤此刻又紅得多了。」

「嗯！酒喝得愈多，疤痕就愈紅。」

「看你的身手，你應該不會受到任何傷害。那塊刀疤是如何留下來的！對方也許是個黑道中的高手。」

呂奇也不知道『黑豹』金鎮奎左眼下那塊刀疤的來源，此刻他只有信口胡謅了。自然，對方不會明白他是在瞎說。

「的確是一個高手，那是我父親。」

「噢!?那好像是刀疤哩！」

「不錯，他打算殺我。」

「爲什麼？」

「因爲我犯了錯。」

「後來，他因何又改變了主意？」

「因爲我打倒了他。」

「你打倒你的父親？」

「在那時他不是我父親，因爲他要我的命。」

「好傢伙！」飯田清朋嘿嘿地笑了起來。「你真是個不折不扣的亡命之徒，難怪日本警方拿你沒有辦法了。」

呂奇語含雙關地說：

「否則，我也不敢闖到這裏來了。」

飯田清朋阿諛地說：

「我敢斷定，不出多久，你就會成爲此地的第二號人物，到時還要請你多多照顧我這個老朋友。」

「但願你不要犯錯。」

「我明白你的意思，也希望你心中有這種警惕。大老闆不比你父親，他不是輕易就倒的人。」

「哈哈！」呂奇放肆地笑了，其實那是一種掩飾。

在狂笑聲中，呂奇以左手端起酒杯來一口喝乾，順便看了一下腕錶——三時過三分。

他想：決定性的時刻已將來到了。

當他將酒杯放下時，女酒保已將一具電話機推到飯田清朋的面前，同時極爲恭敬地

說：

「飯田大老闆的電話。」

飯田清朋先起身站好，才拿起話筒來聽。

大老闆顯然在向他指示什麼，只聽他連連應是。

約莫一分鐘後，飯田才放下話筒，向呂奇擺了擺頭說：

「走吧！」

呂奇也不發話，隨著飯田清朋來到一個緊閉的鐵門前，飯田清朋伸出乾癟的手掌，將呂奇的手緊緊地握住，低聲說：

「一路順風。」

「也祝福你。」呂奇技巧地加以探測。

「我也許要比你稍後離開。」飯田清朋說：「帶著兩個活人，大概比你只帶著一份研究報告要麻煩一些。」

呂奇露出了一絲笑容，那是真正的喜悅。因爲石原長津和大島龜一郎能夠安然歸去是令他開心的事。

飯田清朋鬆開了他的手，然後在鐵門旁一個鍵鈕上按了一下。鐵門打開，呂奇昂首闊

步地走了進去。

這間密室不大，陳設卻很華麗。也只有大老闆一個人在；他依舊是那身金色衣袍和戴著魔鬼面具。

大老闆一揮手說：

「金鎮奎，走過來。」

呂奇按照對方所指示的地方走過去，壁上適時亮起一盞熠亮的聚光燈，照設在一幅鮮紅的地圖上。

大老闆走到地圖面前，手裏拿起一根細長晶亮的不銹鋼製造的指示棍！在地圖上一點，聲音洪亮地說：

「這裏是東經一百三十五度四十分，北緯三十五度七十分，就是明天凌晨四時，你和X夫人在海面上會合的地點。」

「嗯！」呂奇沉靜地應著。

洪亮的嗓音再幾響起：

「你離開此地之後，將有一輛汽車載送你到和歌山，然後你在一個安靜而又秘密的地方作一個長時間的休息。」

「請問大老闆……」

「不要發問！」對方嚴厲地叱斥了一聲，才又接著說：「晚間十一時，你將駕駛一艘性能極佳的快艇出海。快艇時速二十五浬，而距離卻只有三十五浬，你必須先到達預訂會合地點等待X夫人的潛艇。」

「是的。」

「這是順利情況，如果你不幸遭到攔截，那就要棄艇泅泳，無論如何要到達會合地點，將文件送到。」

「如果……」

「不要發問！……如果不能在預訂會合時間抵達會合點，那你就必須等待第二會合時間——傍晚七時。我已爲你準備必要配備：一只隨時可自動充氣的浮袋；一支防水信號槍；一具經緯度測量器。」

「是的。」

「至於回來途徑，X夫人會給你指示。」

「是的。」

「現在你可以發問了。」

「没有任何問題。」

大老闆點了點頭：

「好！看來你充滿信心。而我也對你十足信任。希望你表現良好，爲本會帶來莫大榮譽。」

說到這裏，大老闆走到一張桌子前面，拿起了一個用塑膠密封的小包。突然，桌上的電話鈴聲響了起來。

那鈴聲彷彿是一個警號，使呂奇暗暗吃驚，因爲每一分，每一秒，都可能有突然的變化。

他想察看對方在接聽電話時的反應，但他無能爲力，因爲對方臉上的表情爲那副魔鬼面遮住了。

大老闆一言不發地聽完電話，放下話筒後，轉身拿起一瓶酒，倒了兩杯，然後語氣平靜地說：

「金鎮奎，我忘記祝賀你一路順風了。來！乾一杯。」

呂奇不禁吁了一口長氣，顯然那通電話是與他無關的。在喝完這杯酒之後，他就可以安然離開這裏。二位博士也會安然歸去。他已完成了這項任務的一半，剩下來的就是追蹤

『海狼號』潛艇的另一半了。

他隔著桌子和大老闆舉杯，然後喝乾了杯中之酒。

就當他放下杯子的一瞬間，突然在他面前響起一聲爆裂之聲，同時他感到胸口處一陣灼熱。

呂奇有過受傷的經驗，他意識到自己業已中槍；那應該是絕命的一槍，來得太過突然，事前毫無徵兆。

10。功虧一簣

大老闆哈哈大笑著：

「不要動！也不必緊張，方才所發射的只是一枚蠟彈頭的子彈，只是要告訴你這張桌子裏裝置著電動機槍。」

呂奇低頭一看，襯衫上果然有一塊黑色的油漬。他情知有了意外的轉變。但他卻無法想到毛病出在何處。

他吸了一口長氣，冷靜地說：

「我不明白大老闆此舉的用意何在？」

「希望你保持安靜的態度。」

「我懂得如何守組織紀律。」呂奇還抱著一絲僥倖之心。

「現在我要告訴你一件事，你那位臨時情婦小林美雪方才在『飯田組』總部裏作了一件傻事！」

「噢!?」呂奇本能地發出一聲低呼。

「她暗殺了飯田清朋手下三個幹部。」

「真的麼!?」

「不必假裝吃驚！」大老闆陰沉地說：「你應該相信她有那種能耐，朋友！現在已到

說真話的時候了。」

呂奇暗喊糟糕，但他並未責怪松本千代。她出手殺人，必有其原因，看來要功虧一簣了。

他內心震駭，表面上卻力持鎮定地說：

「大老闆，請不要以爲我和小林美雪有何連帶關係，在來此之前，我從來都沒有見過她……」

不待他說完，對方就冷聲接道：

「行了！現在再加以掩飾，可說是極爲不智。你沒有吹牛，的確夠資格稱爲一個超人，但是，黑道之中絕不可能有你這樣一個上好之才。X夫人早就有密電提到過你，想必你就是J・A・S・的幹員呂奇先生吧!?」

呂奇仍然力加辯解：

「我從來都沒有聽到過這個名字。」

大老闆冷笑道：

「呂先生，何必抵賴？有你這樣一位對手，我感到十分光榮。你也應該因你的大名而感到驕傲才對。」

「我否認。」呂奇抵死不認。

「你否認也沒有用，只要我心裏肯定就行了。我方才忽略了許多，不過我現在卻都發覺了。你不是一個長年在海上漂流的毒梟，因爲你的皮膚没有被鹽霜侵蝕的痕跡，這是無法掩飾的破綻。」

呂奇聳了聳肩頭說：

「大老闆既然一口咬定，我也不作辯解了。」

「事實上，你也無從辯解。你那位情婦身藏淬毒飛刀，空手道的造詣也非常深厚，會是一個下流的風塵女郎嗎？」

「我不敢相信。」

「哈哈！你不相信，我相信。呂先生！失敗者應該認輸，你這樣一味抵賴，就太不像一個男子漢了。」

只要對方一按鍵鈕，電動機槍就會置呂奇於死地，呂奇也深深明白自己所面臨的危機。對方不但是一個殘酷的黑色人物，也是一個狡詐之徒。目下情況，似乎已很難瞞騙對方了。

一念及此，呂奇立刻以恫嚇的語氣說：

「大老闆，你的想法也許對了！不過，你該想想本身的危機，警方已嚴密地控制了你的大本營……」

「哈哈！」大老闆以震聲狂笑打斷了呂奇的話。「恕我說句大話，即使一隻老鼠也別想接近我的大本營。」

「別太自信！」

「也希望你別太信賴警力。」

「請問你要如何發落我？」

「這還要請示X夫人。在夫人的指示未到之前，我不會虧待你，但願你也守到作客人的本份。」

說到這裏，他按動了一個鍵鈕，鐵門打開，好幾個精壯的大漢蜂湧進來。將呂奇的雙臂挾持住。

呂奇絲毫沒有掙扎，掙扎只有徒費精力。

大老闆揮了揮手，呂奇就被推了出來。

在走道上，呂奇看到了飯田清朋和長谷明川，二人默然無言，但是卻對他投射出憤恨和憎惡的目光。

* * *

呂奇的確未遭虧待，他被送到一間有床的房間，壁上還有柔和的燈光。如果他沉得住氣，盡可安靜地酣睡一番。

然而，責任心卻迫使他憂心如焚。

二十分鐘後，松本千代也被送了進來。

她頭上裹著紗布，顯得很軟弱。呂奇扶她在床上躺下，當電動鐵門關上後，他才輕聲問道：

「千代，傷得很厲害嗎？」

松本千代沒有回答他的問題，卻以自責的語氣說：

「呂奇，我感到抱歉。」

「別說這些，我想瞭解是怎麼回事。」

松本千代雖然仍有些昏眩的感覺，不過，她卻振作起精神將她所遭遇到的情況述說了一遍。

呂奇聽完後，神色平靜地說：

「千代，妳沒有錯！」

「也許你在寬慰我。」

「我絕不寬恕有任何錯誤的部下。事實上，即使妳不如此做，也會得到相同的結果。」

「我覺得羅江和我都該負責。」

「你們沒有責任，只因爲對手太强。如果真有責任，那是我的。不過，A長官可能無法追究我的失職之責了。」

松本千代睜大了眼睛凝視著他，語氣遲疑地說：

「呂奇，你的意思是……？」

呂奇接口說：

「千代，你不會畏懼死亡之途吧!?」

「當然不。」

「那是我們眼前唯一的道路。」

「毫無轉機嗎？」

「除非出現奇蹟，不過幹我們這一行，是不可仰賴奇蹟的。死不足畏，只是失敗得太

可惜了。」

「你已有了收獲嗎？」

呂奇點點頭說：

「二位博士果然在此，他們已作出了研究報告；那就是X夫人所想要得到的資料。本來……」

接著，他說出了他的遭遇和發現。

松本千代惋惜地說：

「如果長谷明川再晚幾分鐘發現……」

「千代，在決定性的時刻中，幾分鐘猶如一個世紀，即使幾秒鐘的差別，也會使整個情況轉變的。」

「現在他們會怎麼樣？」

呂奇喃喃地說：

「另外派一個人將二位博士的研究報告送出去，順便請示X夫人，應該如何處置我們二人。或者……」

松本千代接口說：

「或者那位大老闆會暫時停止送出那份研究報告，因爲他必須先瞭解一下他置身在何種情勢之中。」

「也許。那也不過使我們的生命稍獲延緩。對整個情勢已無可扭轉。我們已注定失敗了。」

「呂奇，你洩氣了。」

「絕不。但是也不能抱僥倖之心。」

「羅江既已乘機飛去東京，此刻必然已和『田中老虎』取得密切聯繫。相信他們一定會採取緊急支援。」

「但是，他們不知道我們所置身的地獄城在何處呀!?」

呂奇的話像一盆冷水，將松本千代心田中微弱的希望火苗撲熄了。她默然地閉上了眼睛，太陽穴處的傷勢隱隱作痛，腦部也有輕微的昏眩。她不再去想什麼。柔軟的床榻和呂奇堅實的臂彎足可以使她安然入夢。也可以使她暫時拋卻死亡的威脅。很快地，她就進入了甜蜜的夢鄉。

呂奇卻無法安然入睡，他清晰地聽到腕錶上的『嘀嗒』聲，那種聲音雖極細微，卻像一把巨大的鐵錘敲在他的心坎上。

緊閉的鐵門忽然打開，呂奇第一個動作不是察看有什麼人進來，而是低頭察看腕錶——凌晨四點。

鐵門重又關上，當呂奇抬起頭來時，他看見一個身穿銀色衣袍，戴著一副和大老闆相同的魔鬼面具的男人。

「我是本會的總管。」低沉而有力的聲音說：「也是這裏的第二號人物，想和你談一件事。」

呂奇從對方的語氣中聽出了濃厚的友好成份；而且對方隻身前來，未帶武器，也顯示出未具敵意。這不禁使呂奇大感訝異。若說對方有求於他，那似乎是絕不可能的事情。

他楞了一下，才反問道：

「要談什麼？」

「大老闆現在不在此地，我有絕對的指揮權。所以我可以讓你和你的女伴安然離去，不過，卻有一個條件。」

呂奇大感駭異，『黑龍會』的第二號人物會萌生反叛之心嗎？那麼，這個組織就毫無神秘可言了。

因此，他肯定對方是在故作引誘，目的是要他落進一個圈套之中。然而呂奇卻不動聲

色，故作訝異地說：

「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你必須深信不疑。」

「姑且相信。」呂奇緩緩地坐了起來，然後問道：「有什麼條件？」

「不知你是否能夠做得到。」

「你先說說看。」

「據我所知，地獄街在半個小時以前，已經來臨了不少不屬於本地的便衣特勤警長，看來本會的秘密根據地將要遭到徹底的摧毀。如果你能確保我的安全，不被警方訴諸法庭，我就可以掩護你離開。」

呂奇心中不禁一動，這大概就是他所企盼的奇蹟。不過，他卻又不太敢相信這是真的。因此搖搖頭說：

「我不敢相信你的話，」

「你不相信什麼？是怕我沒有誠意？還是怕我無法掩護你離開？」

「一個『黑龍會』的第二號人物絕不會輕易生出反叛之心。如果你想藉此要我說出某些秘密，那你算是白費心機。」

「我不怪你有這種想法，只因爲在二次大戰時，外界過份渲染了本會的神奇性。其實，我也是人，是人就會有軟弱的一面。戰後我僥倖逃脫了戰犯法庭的審判，但是卻逃不過組織的嚴密箝制，我渴望過寧靜自由的生活，即使只過一天，也能使我心滿意足。眼前是我唯一的機會；所以我緊緊抓住，請相信我。」

「你真的具有誠意？」

「請無論如何相信。」

「那麼，何不摘下面具？」

「沒有必要了，你是認識我的。」

呂奇不禁暗暗發楞，認識的!?那會是誰呢?他想了一陣，毫無眉目，於是以懇摯的語氣說：

「你既然要我保障你的今後安全，那你就必須讓我看看你的真面目，否則，事後我根本就無法指認你了。」

對方尚在猶豫，久久未曾說話。

呂奇又說：

「如果你真的具有誠意，也就沒有掩飾你本來面目的必要，只要你摘下面具，我就相

信你是確具誠意的了。」

「好吧！」對方點了點，摘下了臉上的魔鬼面具。

「你!?」呂奇情不自禁地發出一聲低呼。

的確令人吃驚，這個『黑龍會』的第二頭目竟然是那木津川畔『浪人旅店』中的老賬房。

「整個地獄街此刻都在便衣警官的嚴密控制之下，」他神色惶然地說：「我就是來報告這一情況的，大老闆前去察看，我們所利用的時間不多，你的女伴受傷嚴重嗎？但願她還能行走自如……」

不待對方說完，呂奇就從床上跳下來，疾聲問道：

「你用什麼方法掩護我們離開？」

「我會派兩名幹部到這裏來，他們身上沒有武器，你以閃電手法將他們擊昏，然後和你的女伴換穿他們的衣服。出這間屋子後，向右轉，遇到一盞綠燈時，再向左走到底。我會爲你們打開通道秘門，外面就是出口地道，可以一直走到『浪人旅店』的一間儲藏室，儲藏室的門我已經預先打開了。」

「你自己呢？」

「稍後我會找機會離開，然後去警署投案。」

「我保證你不會被警方提出控訴，必要時我會動用貴國特警部的力量作你的後盾，使你達到理想的自由生活。」

「謝謝！」

「不過，另有一件事想麻煩你。」

「請吩咐。」

「我此行的任務就是要拯救石原、大島二位博士，請立刻派人先將他們二位送到這裏來，然後才……」

「抱歉！這事我已無能爲力。」

「爲什麼？」

「二位博士已由飯田清朋先一步帶走了。」

「大老闆發現情況不妙，還會釋放他們嗎？」

「那就不知道了。」老賬房邊說邊向外走去。「快喚醒你的女伴起來準備，兩名幹部立刻就到。」

說完之後，在身上掏出了一個小巧的無線電遙接開關按動了鍵鈕，鐵門打開，他就疾步走了出去。

待鐵門關上後，只聽松本千代說：

「呂奇，奇蹟終於出現了。」

「哦！千代，妳的傷勢不重嗎？」

「幹我們這一行的，生命力都是很强的啊！」

「我們的談話，妳都聽清楚了？」

「他一進來，我就醒了。」

呂奇憂心忡忡地說：

「有此轉機，我們或許可以脫險了，但是任務卻是徹底失敗，二位博士的安全問題大爲堪慮。」

松本千代坐起來，以充滿信心的語氣說：

「呂奇，不要說失敗的字眼，只要我們能離開此地，就有機會展開追逐，成敗還未可知哩！」

「對……」

他剛說了這一個字，鐵門又打開了。

兩個身穿黑色制服的大漢走了進來，其中一個低叱道：

「站起來，跟我們走。」

呂奇從床上站起來，突然閃電般揚掌向其中一個較爲精壯的大漢頸項上劈過去。立刻將那大漢劈昏過去。

待他轉身對付另外一個時，發現早被松本千代擊倒了。

「千代，想不到妳還有這麼一手。」

「別忘記我和你受的是相同訓練。」

「快！將他們的制服脫下來穿在身上。」

僅僅二分鐘，呂奇和松本千代已走出了那間囚室。他們遵照那老賬房的指示向右邊走去。見到綠燈，再向左邊轉彎，那是一個狹窄的甬道，約莫有五十碼，他們剛走到盡頭，一道暗門就自動打開了。

裏面漆黑無光，但是此刻已不容猶豫。呂奇一把拉住松本千代的手飛快地衝進了漆黑的地道，身後的門又自動關上了。

二人摸索著前進，松本千代低聲說：

「這是名副其實的地獄。」

「千代，我們的遭遇好像太戲劇化了一點。」

「呂奇，你以爲我們投進了一個圈套之中之嗎？」

「我想不會。」

「我也這麼想，自由的誘惑力畢竟太大了。」

前進了約莫二百碼，他們的腳下觸到了階梯。拾級而上，頭上是一塊活動的木板，那上面果然是一間儲藏室。

松本千代搶先一步推開了儲藏室的門，探頭向外面看了一陣，然後回過身來說：

「呂奇！這注我們押中了，的確已回到『浪人旅店』。」

「外面有動靜嗎？」

「沒有半個人影。」

「千代，我們現在將工作分配一下，離開『浪人旅店』後，妳以最快的速度離開地獄街，然後以長途電話和東京工作站取得聯繫，再進一步和S2號羅江聯絡，將我們這邊的情況轉告他……」

「你呢？」

「我要去追踪飯田清朋。」

「呂奇，你連一件武器也沒有啊！」

「我還有拳頭和腦子。」

「呂奇……」

呂奇連連揮著手說：

「別說了！爲了爭取時間，我們立刻分頭展開行動。」

「遵命！」

這間儲藏室在『浪人旅店』的二樓，二人躡手躡足走出來，然後順著甬道走向梯口。忽然，他們身後響起了一聲低喝：

「不許動！」

二人不禁一驚，連忙停下了腳步。

「舉手，緩緩轉過身來。」

仍然是一個人聲音，那聲音聽來頗爲熟悉，呂奇和松本千代緩緩轉過身去，二人都同時感到一驚。

對方也同樣感到吃驚，因爲那人就是飯田清朋。

「老闆，」呂奇神情鎮定地說：「放下你手裏的槍，現在是你唯一的機會，否則你會後悔。」

「嘿嘿！」飯田清朋連聲冷笑。「別作夢了，想不到你們竟然逃了出來，碰上了我，算你們走霉運。」

「飯田老闆，」呂奇再加以勸說：「地獄街已經佈滿了警探，你們已無路可逃。只要你現在放下槍，交出二位博士，我保證你的安全，即使你有罪，我也可以出面作證，使你得到減免。」

「你保證我的安全!?」

「當然。我絕不會騙你。」

「我有自知之明，我所犯的罪狀可以判處無數個死刑。」

「我保證可以使你獲得減免。」

「那也會得到終身監禁的判處。與其一輩子被關在牢獄裏，倒不如死掉還乾脆一些。」

「飯田老闆，你是在自投死路。」

飯田清朋低吼道：

「少囉嗦！走到那間屋子裏去。一定是內部出了奸細，否則你們不可能逃出來。報告大老闆之後，這將是我的一大功勞。」

呂奇緩緩走過去，一面走，一面說：

「你該仔細想想清楚，我是你自作主張帶進『黑龍會』根據地去的，在警方未動手之前，大老闆就會先殺死你。」

「他會殺死我？」

「當然，」呂奇加重語氣地說：「因爲你犯了不可饒恕的錯誤，否則警方不會知道你們的地下根據地。」

「你胡說！」

「飯田老闆，你聽清楚，我已經用袖珍無線電通話器和警方人員連絡過了，在天亮前你們的巢穴就要遭到徹底的摧毀。現在趕快放下槍這是你此生中唯一的自救機會了。」

松本千代發覺飯田清朋顯出猶疑神情，連忙從旁助威地說：

「飯田老闆，我們並不是逃出來的，而是二老闆放我們走的，你大概作夢也沒有想到他會是警方的潛伏人員吧!?」

「妳胡說！」飯田清朋低聲怒吼。

呂奇離飯田清朋約莫有六、七步，此刻對方正對著松本千代怒目而視，執槍的手也在顫抖不住，並非由於懼怕，而是因爲激動。不管是什麼原因使他的手顫抖，都會影響射擊

的準確性。

因此，呂奇決定冒險了。

他身子朝前一撲，就從地板上滾了過去。

『砰』地一響，子彈從呂奇的左肩上端擦過，他意識到自己或許已經受傷，但他並未停止向前撲擊。

所謂退此一步即無死所，呂奇已根本不考慮對方手中那支短槍對他所產生的嚴重威脅。

飯田清朋身材瘦小，但卻異常靈巧，身子飛快地彈起，使呂奇亡命的前撲之勢落

但是他卻身不由主地退到松本千代的身邊。

11。亡命追逐

松本千代把握這一瞬即逝的機會，靈巧的身體像一隻蟋蟀般彈跳起來，落在飯田清朋的腳下。

『砰』！又是一槍。

然而，松本千代已適時地抓住了飯田清朋的右臂，在她猛力拉扯之下，這一發子彈射到頂壁上去了。

呂奇也撲到了飯田清朋的面前，一隻强而有力的右腕緊緊地扠住了對方的咽喉，使對方絲毫不能動彈。

槍到松本千代的手裏，她掄過槍柄，想向飯田清朋的腦部擊下，被呂奇低聲喝阻：

「千代，不能擊昏他。」

松本千代也想到了，二位博士的下落還需要追問，於是扭曲了飯田清朋的右臂，和呂奇合力將他拖進了一間屋子。

飯田清朋猶自逞强地說：

「你們別得意，『浪人旅店』有我們不少幹部，當心你們的背後，隨時隨地都會有冷槍射來要你們的命。」

呂奇冷冷地說：

「飯田老闆，別來這一套！你開了兩槍，如果有你們的人，早就該露面了。現在說出二位博士的下落吧！」

松本千代突然叫了一聲：

「呂奇，你的左肩受傷了！」

呂奇低頭看去，果然發現襯衫上有一遍殷紅血漬，他伸展了一下左臂，仍然活動自如，因此他毫不在乎地搖搖頭說：

「沒關係！只是擦傷。」

「讓我給你包紮一下。」

「不必了！」呂奇搖搖頭，然後追問飯田清朋：「快說！石原、大島二位博士現在何處？」

「不知道。」飯田清朋强硬地回答。

「飯田，你不要自討苦吃！」

「不知道！」

呂奇正待揚手猛擊飯田清朋的面頰，忽然，樓下傳來砰然巨響，像是旅店大門突被一股猛力撞開，接著響起紛沓的步履聲。

奇呂反應極快，情知一定是槍聲招來了警方人員，連忙向松本千代揮揮手說：

「可能是自己人，小心連絡，不要引起無謂的誤會。」

他的話剛說完，步履聲已經到了樓上。

松本千代在門縫中略一張望，就回過身來悄聲說：

「呂奇！領頭上樓來的人好像是Ｓ２號，不過不太像照片上的模樣，你自己去看看吧！」

呂奇在門縫中一看，走廊上有好幾個身穿便衣的持槍者，內中果然有羅江在，於是大叫一聲：

「羅江。」

「呂奇。」對方傳來了回應。

呂奇這才打開了房門。問道：

「你不是飛回東京去了麼？」

「是的。但是我又飛回來了呀！此地情況怎麼樣？」

「慢慢再說，現在我們該先追查二位博士的下落……」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突然傳來一個極爲響亮的聲音：

「各位請不要動，我只要一按動鈕，這家旅店立刻就會爆炸。現在派呂奇到我這兒來談判。」

呂奇發怔，所有的人都發怔。

飯田清朋卻狂笑著從地上跳了起來：

「哈哈……呂奇！你想不到這是一個陷阱吧!?你早就應該想到，兩聲槍響，爲什麼沒有驚動一個客人?告訴你，這家旅店的客人早就全部離開了，但是每一間屋子裏都佈滿了炸藥，你們不想粉身碎骨?」

他一面說，一面走出來打開長廊上那些房間的門。不錯，每一張床上都有一綑炸藥，連接著起爆的電線。

呂奇望了松本千代一眼，喃喃地說：

「千代，我們上了那個老傢伙的大當了！」

「你們上了我的當！」那是大老闆的聲音，是從擴大器傳出來的。當我接到報告，說有大批不明身份的人湧進地獄街時，我就佈下了這個炸藥陷阱，『黑龍會』份子可以滅亡，卻不能被捕。不過，我卻想不到我們內部有了叛徒。還好，那位小姐方才的話提醒了我，使我能及早肅清了內奸，否則，我真不敢說拚纏的結局是誰勝誰敗。現在，我大概是贏定

了。」

呂奇苦笑著說：

「千代，方才妳一句話說得無心，卻使一個幫助我們的朋友遭到了殺身之禍，這大概是我們此行最感遺憾的一件事了。」

「我怎麼也想不到這裏有傳聲設備呀！」

大老闆的聲音又從擴大器中響起：

「旅店裏不但有傳聲設備，也有閉路電視，你們的一言一行都在我的耳目之中。偉大的情報員，你該認輸了吧？」

「那麼……」呂奇語氣平靜地說：「我也不需要再去一趟地獄城了，我們就這樣談判吧！」

「也好！」

「你想怎麼樣？」

「讓我先將目前的情況告訴你，」大老闆的語氣不但沒有惶恐之色，反而充滿了傲意。「二位博士在我手裏，援救他們是你們此行最大的目的，相信你們不會置他們的生死不顧。另外，X夫人已經得到了我的通知，她的潛艇早就遠颺，你們妄想追蹤她的偉大計

劃也告落空了。」

呂奇心中失望已極，然而他的語氣卻依然强硬：

「請問你打算怎麼樣？」

「首先，要所有的警探全部撤離地獄街。」

「然後呢？」

「我將挾持二位博士駕車前往『和歌山』，然後駕艇出海，任何人不得追蹤，否則我將與二位博士同歸於盡。」

「你的基地也不要了嗎？」

「我將前往另一個基地。」

「你的幹部呢？」

「在加入組織時，他們早就下定了必死的決心。」

「你分明是棄他們於不顧，只顧你自己逃亡。」呂奇說這番話的時候，目光緊盯在飯田清朗的臉上。

大老闆冷笑著說：

「呂奇，你不要妄想挑撥，飯田是我手下最優良的幹部，他明白我另有偉大的工作要

做。」

「我明白。」飯田清朋必恭必敬地說。

「你聽見了吧!?」大老闆的語氣中充滿了自得。「我的幹部都是死黨，不會輕易被你所惑。」

「那位二老闆呢？」

「他老了，所以喪失信心，飯田並沒有老。」

飯田清朋挺直了腰，一副神聖不可侵犯之態，呂奇不禁爲他那種濃厚的英雄主義色彩而悲哀。

「呂奇，該你答覆了。」

「如果我不答應呢？」

「我立刻按動鍵鈕，引起爆炸。不但你們全部要被炸死，整個大阪市的生命財產也要遭受波及。」

「看來我非答應不可了。」

「希望如此。」

「能否給我幾分鐘的時間？」

「幹什麼？」

「我的職務想必你已很清楚，只能代表J・A・S・，並不能代表貴國警方，所以我無權立刻答覆。」

「好！我給你五分鐘的時間。」

「我也許要到樓下去一趟。」

「如果你能在五分鐘趕回來，你去一趟東京也無妨。我有把握，你絕不願意使大阪發生一場空前的大爆炸。」

「你說對了！」呂奇說著，走到羅江面前，低聲問道：「羅江，『田中老虎』來了嗎？」

羅江點點頭說：

「來了！在旅店外面。」

呂奇給了他一個暗示的目光，然後向樓下走去。

只聽大老闆的聲音說：

「飯田，跟他去，告訴他們，別想玩什麼花樣。」

「是！」飯田清朋應了一聲，隨著呂奇走下樓去。

呂奇不禁暗暗皺眉，但也無可奈何。

旅店門口有人守著，呂奇問道：

「請問『老虎』在何處？」

「我在這兒，」門外有人答應：「請出來一談吧！」

呂奇走出『浪人旅店』，在陰影中看見一個軀體精壯的中年男人，面部表情刻板，給人一種威嚴的感覺。

「我是呂奇，想必你就是『田中老虎』。」

「叫我田中，我不喜歡別人叫我老虎。」他伸出有力的手握著呂奇的手。「樓上的情況我已瞭解，只要你再拖延幾分鐘，我就可以將引爆炸藥的電線找出剪斷，警方是絕不可能向暴徒妥協的。」

飯田清朋插口說：

「先生，請不要自作聰明，起爆裝置是用無線電遙控的，你根本就找不到導電的電線。」

呂奇怒斥道：

「飯田，你少說話！」

田中老虎冷笑著說：

「我知道他是誰，地獄街的毒販首腦飯田清朋。」

飯田清朋沒有去理會他們的話，回過身去，向『浪人旅店』門內高聲叫道：

「大老闆，特警部的高級官員在此，要不要請他去和你對面談判？」

他叫喊之後。並沒有回音。

田中老虎冷冷地說：

「你少費心，我不會和暴徒談判。」

飯田清朋壓低了聲音說：

「你誤會了！我只是想試試看我們的談話大老闆是否聽得到，我打算幫助你們，因爲我要自救。」

「真的？」呂奇低呼了一聲。

飯田清朋點了點頭說：

「請相信我。大老闆逃走之後，一定要毀去這兒，我即併不被炸死，也會被送上電椅，所以我想藉此贖罪。」

「我雖然不願和暴徒談判，但是卻不會封閉你的自新之路，只要你真的肯幫助我們，

我會使你受到最輕的處罰，將來你還可以重新做人，過一段安寧自由的日子。現在說說看，你將如何幫助我們。」

「我已經將最機密的事告訴你們了，大老闆離開此地後，他一定會摧毀這兒，無線電起爆裝置一定帶在他身上。」

呂奇又問道：

「他將逃往何處？」

「一定是去和X夫人會合，會合點我不知道，不過X夫人一定會等他，因爲那份研究報告還在大老闆的身上。」

呂奇又問道：

「二位博士呢？」

「本來是要我送走的，後來發現情況不對，所以又將二位博士帶回了地下基地。不過，他們並沒有受到傷害。」

「怎麼辦？」呂奇望著田中老虎。

田中老虎鎮靜地說：

「以我的立場來說，只要能掃盡『黑龍會』的餘孽，將不計任何不良後果，所以我並不

計較對方的威脅。」

「可是……？」

「我明白你的立場，」田中老虎的神情仍然刻板如常，語氣也依然冷漠。「所以，請你自行決定。」

呂奇語氣堅定地說：

「我準備再重回地道中去。」

飯田清朋疾聲說：

「那樣太危險！」

「如何危險？」呂奇冷冷地問。

「你將會被大老闆挾持。」

呂奇點點頭說：

「我明白，可是我也有機會將他挾持住，機會是對等的。飯田！現在我希望你作一件有意義的事。」

「請吩咐！」

「出口一共有幾處？」

「我只知道『飯田組』地下室的那一處。」

「嗯！另一處就在這間旅店的儲藏室裏。」呂奇說到此處，略微停頓了一下，才接著說：「飯田，田中先生的部下將要去封鎖你那一處出口，如何才能不使他們受到抵抗？」

飯田清朋沉吟了一陣說：

「我可以帶領他們去。」

「大老闆不會懷疑嗎？」

「我有辦法，」飯田清朋揮揮手說：「我們現在該上樓去了，五分鐘的時間已到，不能再多作耽擱。」

呂奇又向田中老虎問道：

「以後的行動閣下可以接受本單位另一位同志羅江的建議嗎？」

「可以。」田中老虎毫不思索地回答說：「同時，本人對於你的勇敢行爲，表示由衷的敬佩。」

「謝謝。」呂奇輕輕說了一聲。

二人回到樓上，大老闆的聲音立刻自擴大器內傳出：

「你超過了半分鐘，我已拿出了最大的耐性，現在請立刻答覆，否則我就要按動爆炸

鍵鈕了。」

呂奇冷靜地回答說：

「原則上同意接受你的要求，不過，我要先看一下，那二位博士現在是還安然無恙，請准許我回地道裏來。」

「你一個人嗎？」

「是的，而且絕不帶任何武器。」

「歡迎。」

飯田清朋高聲說：

「大老闆，特警部首腦『田中老虎』也在此地，請准許我到門外去監視他的行動，以防異變。」

「好的！」

飯田清朋回身向樓下走去，在轉身時他向呂奇打了一個眼色；那彷彿是一個忠誠的保證。

呂奇走到羅江面前，拉起了他的手說：

「也許我一去不回，多多保重。」

羅江不禁一怔，但他立刻明白了，因爲他的手背上有了靈敏的感覺，呂奇的手指有規律地顫動著，那是一組訊號。他給了對方一個領會的眼光，表示會按照呂奇的指示行事。

呂奇鬆開他的手，問道：

「有電筒嗎？」

「有的！」羅江將身上準備備用的一支手電筒給了他。

很快地，呂奇循著儲藏室再次回到了地道。

有電筒，而且對地道也已熟悉，所以呂奇比方才逃出時走得輕快些，然而他的心情卻比方才沉重得多了。

只花了五分鐘，他就回到了那座地獄城。

出口有人在等待他，詳細地搜索了他的身上，才揮了揮手說：

「請跟我來！」

仍是那間屋子，大老闆坐在那張設有電動機槍的桌子後面，呂奇自然是面對著槍管而立的，但他卻異常鎮定。

大老闆按動一個鍵鈕，壁上一幅布幔滑開，二位博士端正地坐在椅子上，他們似乎未受到任何傷害。

大老闆再讓布幔合攏，然後說：

「現在，你看到他們安然無恙了吧!?」

「嗯！」呂奇只是點了點頭。

「我再讓你看看叛徒的下場，」他說著，又按動一個鍵鈕。

壁上一塊活板滑開，呂奇看到了那個以『浪人旅店』老賬房爲掩護的『黑龍會』二號人物，正坐在一把特製的椅子上，渾身汗如雨下，彷彿置身在酷熱的情況之下，流露出痛苦已極的神情。

呂奇揚揚手說：

「抱歉！」

老賬房聲音嘶啞地說：

「不必說……抱歉！當心他，他……是一個狂人……」

「哈哈……」大老闆發出狂笑。「他的座椅下有一具『高週波熱能器』，一個小時以後，他就會因軀體喪失水份而死。」

「你太殘酷！」呂奇低低地咒罵。

大老闆先使壁上活板合攏，然後才冷冷地說：

「所以你們該和我妥協。」

「我們已經妥協了！」

「那麼，先要特警部的人員全部撤走。」

「可以，但是我們要先得到保障。」

「什麼保障？」

「我們想知道，你到海上去幹什麼？」

「不必問。」

「必須要問。如果你要去投海自殺，二位博士毫無疑問就會同你一起死亡，那麼，我們援救二位博士的計劃仍舊要失敗。」

「放心！我不會死。」

「那麼，你將如何釋放二位博士呢？」

「聽任他們隨舟漂流，你們可以派船搜救。」

「我猜，你是要登上『海狼號』潛艇了？」

「不錯。但是你們絕對不許可跟踪，否則，二位博士有死無生，希望你們不要功虧一簣才好。」

「我們不會自找麻煩。但是你也要具有誠意才行。」

「X夫人最討厭流血了。」

「那麼，這裏的爆炸裝置你應該先行拆除。」

「不行。」

「那麼，當你遠航在海上時，仍然會引發這裏的爆炸。」

「哈哈！那怎麼可能!?」

「如果你有無線電搖控起爆裝置，照樣可能。我們發覺你非常了不起，所以才有這樣的估計。」

「你們太高估我了！」大老闆笑著說，但是他的右手卻下意識地在金色衣袍上那一串黑色的項鍊上摸了一下。

呂奇非常留意，從對方的這一個動作中他已看出倪端。項鍊上有一塊特大的金色盤龍，中間鑲著一粒特大的珍珠，底托特厚。金色衣袍上並無口袋，而且在此之前，呂奇也不曾見過那串項鍊，毫無疑問，無線電起爆搖控裝置必然在那串項鍊上，呂奇念暗動，決定冒險一試。

「好了，大老闆。」呂奇以頹然的語氣說：「你是我所見到過的最傑出的天才罪犯，

我只有認輸了。爲了不使大阪市的居民在生命、財產上受到無謂傷害，連特警部的『田中老虎』也向你低頭了。大老闆！你準備動身吧！我保證在半小時後地獄街不會有一個警探。」

他說完之後，掉頭就走。

「站住！」大老闆低喝了一聲。

呂奇緩緩地轉過身子，又向那張桌子走去，而且走得更近了一點。故意以訝異的語氣說：

「請問還有什麽話要說？」

「我想你可能是一個優良的導航員。」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大老闆將放在桌上業已用塑膠袋密封的研究報告拿在手中搖了一下：

「這包文件原來就打算要你送到海上去的，現在仍想請你去完成使命。明白了嗎？你要和我一齊逃亡。」

呂奇冷靜地說：

「我明白，而且我也樂意；因爲我可以更加盡力地保護二位博士。但是我卻無法從

命。」

「爲什麼!?」

「我不回去下達命令，警方人員不會撤走。」

「哼！」大老闆冷笑了一聲，伸手按動了一下鍵鈕，然後說：「你可以利用傳聲系統下達命令。」

一具麥克風自動伸到了呂奇的面前；同時，左邊的壁上也出現了一具電視屏幕。屏幕上映出『浪人旅店』的走廊，只見許多人在嗒然默立，松本千代和羅江則在焦灼不安地來回走動。

大老闆沉聲說：

「請立刻下達命令，如果你稍作猶豫，桌下的電動機槍就會殺死你。最後，我仍有辦法要你的同伴們妥協。」

呂奇聳了聳肩，然後對著麥克風呼叫：

「羅江，我是呂奇。」

「哦！」從電視屏幕上可以看見羅江的面部轉了過來，惶恐的聲音從揚聲器內傳出：

「呂奇，你無恙嗎？」

「我無恙，二位博士也無恙。」呂奇一面問答，一面留意他面前的狂人；對方的目光盯在他身上，並未去注視電視屏幕上的景象。但他並不耽心，因爲這原是他意料中的事。

「那麼……？」羅江以猶疑的口氣探詢。

呂奇極爲鎮定地說：

「羅江，請轉告『田中老虎』立刻下令撤走所有警探，並且在今後二十四小時內不得有任何行動，否則，不但我和二位博士的生命堪虞，大阪市部份居民的生命財產也將不保。」

「是！」羅江答應一聲，立刻在電視屏幕上消失，但他又很快地重現在屏幕上，語氣急促地叫道：

「呂奇，事情有了轉機，看看是誰來!?」

「噢!?」呂奇發出一聲激動的低叫。

大老闆也情不自禁地轉頭向電視屏幕上看去，這是任何人也免不了的下意識的動作；而他也絕對想不到這是呂奇所安排的一個契機。

12。 芳蹤何選

就在這個『黑龍會』首腦人物轉頭向電視屏幕凝望了一瞬間，呂奇已手按桌沿彈身而起。空手道狠招『飛燕三日月蹴』再度逞威，雙腳狠狠地踹在對方小腹上。不過，這個身爲大老闆的黑色人物也是厲害無比，竟然在倉猝在按下了電鈕。『砰砰……』一連串子彈從呂奇腳底飛過。

呂奇展開襲擊，並非在擊倒對方，最大的目的是要控制那個無線電起爆遙控裝置，雙腳踢倒對方後，很快地又跟著撲過去，雙手拉起對方頸上的項鍊全力絞勒。那副頸鍊是蛇骨的，全是稜角，勒在頸上絕不好受。

儘管如此，大老闆仍然嘶啞地吼叫：

「不要碰那……粒珍珠，……那是起爆……鍵鈕……」

任何人都有怕死的弱點，這個黑色人物也不能免。他這樣一喊叫，呂奇心中踏實了，他的判斷沒有錯。

揚聲器內傳來羅江的喊叫：

「呂奇，行動成功了嗎？請立刻回答。」

呂奇大聲回答說：

「羅江，狂人已被制住，立刻告訴『田中老虎』，從兩處地道向這裏展開攻擊，行動要

快……」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鐵門打開，無數個執槍大漢蜂湧而進，想必是方才的槍聲將他們引來的。

呂奇一伸腿，腳尖向桌上那一排按鈕蹬去。自然其中有一個鍵鈕是控制電動機槍的，『噠噠噠噠……』一陣震耳次聾的槍聲響起，蜂湧而進的持槍大漢發出悽厲的微嚎，紛紛倒臥於血泊之中。

同時間，壁上活板滑開，坐在特製座椅上的老賬房再度出現，他的腳下發出耀眼的紅光，銀色衣袍及頭髮還出現了火苗。呂奇不禁大驚，他知道一定是方才那一腳誤觸了某一個鍵鈕。

「哈哈……」大老闆振聲狂笑。「你殺了幫助你的人。他死後一定會變厲鬼找你。」

呂奇一把將對方從地上提了起來，怒吼著說：

「快去關閉……」

「來不及了！你觸動電鈕加大了高週波熱能，看！看！他已化為灰燼，飄揚，飛昇……」

呂奇轉頭看去，只看見一團火燄，心頭不禁一陣絞痛，抓住對方的兩手也不禁一鬆。

『砰』地一響，呂奇一驚回頭，只見對方所站立的地方飛快下沉。他慌忙伸手一抓只抓到項鍊，卻被對方脫走了。

呂奇稍感輕鬆，如果這個無線電起爆遙控裝置被對方帶走，今後的情勢又將改觀了。

對爆炸作業，呂奇也可以稱爲專家，他小心翼翼地檢視那串蛇骨項鍊，先卸除電池，然後向那座猶在開放的高週波熱能器內丟去，他先到門邊檢起一挺輕機關槍，這才去拉開布幔。

二位博士在布幔後自然也聽到了在這間屋子裏發生的情況，但他們此刻卻依然端坐椅上，一動也不動。

呂奇疾聲問道：

「二位無恙麼？」

二人互望了一眼，卻沒有回答。

呂奇以爲他二人已被眼前情況吓呆了，連忙緩和了語氣說：

「我是專程爲救二位博士而來，請趕快跟我走。慢一步也許就會發生危險了。」

二人互望一眼，既沒有說話，也沒有動。

「快走呀！」呂奇焦灼萬分地嚷了起來。

石原長津總算開口了，他囁嚅地說：

「你……真是來救我們的嗎？」

呂奇連連點頭說：

「是的，是的！請二位絕不要懷疑，快跟我離開這兒。」

大島龜一郎搖著頭說：

「那個戴面具，穿金袍的人曾經告訴過我們，如果我們擅自離開這張椅子，他就不負責我們的安全。」

呂奇不禁暗皺眉頭，想不到這兩個傑出天才竟是如此迂腐得不知應變，看來人是很難十全十美的。

「他是一個狂人，」呂奇疾聲說：「二位怎麼相信他的話呢？快一點跟我走吧！快……」

說到此處，外面忽然槍聲大作。

呂奇將輕機槍帶套上頸項，將他二人從椅上硬拉起來，向門邊衝過去。

來到門邊，呂奇先向外面張望了一下，然後回過身來悄聲囑附：

「出去的時候，弓著身子，萬一有人向我們射擊時，立刻俯臥在地上。最重要的是，

千萬不要離開我身後。」

二位博士這時對呂奇似已寄與信任，頻頻點首。

甬道中寂靜無人，零星的槍聲仍然時斷時續地響著，聽來似乎很遠。呂奇端著機槍，亦步亦趨地向前走去。

來到拐彎處，呂奇貼壁而行，忽然他在走道上看見了一個人影。他一面向身後二人揮手示意，一面屏神凝息，待對方剛一抬頭，立刻揚掌向對方頸項切去。

但是，他的手掌卻在半空中停住了。原來那人竟是松本千代；她也差一點勾動了槍機。

「哦！」松本千代在這一瞬間也不禁流露了女人的情感，撲進呂奇的懷裡，將面頰埋進他的胸膛。

呂奇很寬容地讓她依偎了幾秒鐘，然後將她推開，疾聲問道：

「情況如何？」

「我和羅江帶了一部份警探從『浪人旅店』的地道衝進來，進展很順利，只有一個警探腿部受傷……」

「另一邊呢？」

「另一邊由『田中老虎』帶領，由於門禁森嚴，遭到頑強的抵抗，羅江已趕過去支援。」

「我們也快去……」呂奇說到一半，突然停口不言。

「怎麼!?」松本千代不解地問。

「妳趕快帶領二位博士脫離此處。」

「你呢？」

「那份研究報告忘記帶出來了，我要回去拿。」

「呂奇，那很重要嗎？」

呂奇點點頭說：

「是的。大老闆脫逃了，如果他趁亂帶走了那份報告，也許會種下來日不良的後果。千代！妳先帶二位博士離開吧！」

說罷，又循原路奔回去。

「呂奇，當心點！」身後傳來松本千代的叮嚀。

雖然明知這裡已沒有活人存在，呂奇仍然小心翼翼，一分鐘後，他又回到原來那間屋子。

他來到桌前一看，不禁楞住，那封以塑膠袋密封的研究報告竟然不見了。

他默想方才的情景，大老闆在倉惶脫走時絕不可能帶走那封文件，當時，他的身體將桌子擋住了。

那麼，一定是在他離去的那段時間裡，大老闆去而復回，又帶走了那份文件。

身爲『黑龍會』的首腦人物，應該早就準備了逃生設備或緊急通道。呂奇想到這裡，立刻站到方才下沉的那一塊地面上，環視四週，看看何處按裝著電動機關的鍵鈕；不按動鍵鈕，地面的昇降裝置是不可能開動的。

他伸出雙臂，緩緩將身子旋迴，唯一可以摸觸到的只是壁架上的一個鹿頭標本。他嘗試按動鹿頭上的眼珠，再去扳動鹿角，突然『砰』地一響，他的身子立刻沉了下去。

下面是一條潮濕而又狹窄的地道，呂奇雖有電筒，卻不敢使用，唯恐大老闆發現目標而向他開槍狙擊。

他匐伏在地上，爬著前進。前行約莫五十碼後，他看到了昏黃的光芒，原來那是一盞電池照明燈。

在昏黃的燈光中，呂奇看到了一個頭髮蒼白的老者，他生著一張冷酷的臉，毫無疑問他就是那位大老闆。

呂奇沒有動手，靜靜地凝視對方：大老闆的腳邊擺著一個類似汽油桶的物件，一端的蓋子已經揭開。另一端則由一根繩索綁在壁間一個掛鈎上。他的身上配戴著氧氣筒。只見他先將繩索下端燃起了一根蠟燭，然後又拉開對面壁上的一塊鐵板，立刻響起隆隆的水聲。

呂奇恍然大悟，旁邊就有一條地下水道的主幹。對方將要鑽進鐵桶，緊閉桶蓋，等到燭火燒斷繩索，鐵桶就會落進地下水道，沖進河流，漂向大海。雖然這不是萬無一失的逃生方法，卻可以使他暫時脫離警方的包圍圈。

當對方剛要鑽進鐵桶時，呂奇突然大吼道：

「大老闆，請不要動。」

「呂奇麼？」大老闆的聲音倒非常鎮定。

「投降吧！否則我就要開槍殺你了。」

「我賭你不會殺我。」

「別太自信，爲了那份研究報告我會毫不考慮地開槍殺你。」

「那你就試試吧！」

『咔嚓』一聲，呂奇拉動了一下槍機。目的在警告對方，以便發生嚇阻作用。

大老闆聲音冷漠地說：

「不過我想提醒你一下，這條地道裡充滿了氯氣，如果你敢開槍氯氣立刻燃燒。我死你也要陪著。」

「你在胡扯！」

「哼！你說這種話充份顯示你缺乏常識，作一次深呼吸試試看，你會覺得有一股腥羶的味道。」

呂奇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果然有一股腥羶之味。但他突然又發現了破綻，不禁又冷笑著說：

「嘿嘿！你這種謊言說得太幼稚了，你明明點燃了蠟燭，爲什麼沒有引燃這地道中的氯氣？」

「哈哈！」對方乾笑了一聲。「偉大的情報人員未必就是全能之才。告訴你吧，引燃氯氣的不是火苗，而是熱度。子彈在空氣中快速進行所產生的高熱可達到華氏二千度，這點淺顯的常識你該明白了吧!?」

呂奇也不禁暗暗佩服對方的智識非常淵博，可惜是一個狂人。

大老闆又說：

「呂奇先生，你的任務已算是完全成功，你也不該教我徹底失敗吧？」

「如果被你帶走那份研究報告，我才是徹底失敗。」

「呂奇先生，你是很幸運的。如果我不是爲了珍惜這一份X夫人想要得到的研究報告，我早就引發炸藥了。」

說著，他就將雙腿先伸進了鐵桶。

「不要動！」呂奇大喝了一聲。

大老闆就那樣坐著，語氣冷冷地說：

「還要什麼話要說嗎？蠟燭的火苗最少還要三分鐘的時間才能燒斷繩索，我還可以奉陪你兩分鐘。」

「你不是逃生，而是送死。」

「不需要你關心。」

「水道中的水流湍急，也許會將你那只看來很堅固的鐵桶撞得粉碎。」

「我方才說過了，不需要你關心。」

「我有一個建議。」

「不是要我投降吧？」

「正是。只要你坦誠說出和X夫人在海上的會合點，不管我們是否找到她，我都保證你不會受到任何裁判。」

「呂奇先生！我並不是爲了逃避法律裁判才離開。」

「那是爲什麼？」

「爲了一項偉大的構想。」

「控制全人類嗎？」

「你說對了！呂奇先生，你也是一個曠世奇才，X夫人曾經表示過，歡迎你參加我們的行列。」

「你們是一羣狂人！」

「哈哈！世界上沒有不狂的天才……」

呂奇的確不想置對方於死地，而且爲任務著想，也得盡量想辦法留住對方的活口。但是他知道已無能爲力了。他暗中撕開大腿內側上貼著的一塊肉色膠布，取出了暗藏的鋒利小刀。

手一揚，小刀不偏不倚地朝那根繩索飛去。

繩索一斷，那個自稱爲狂傲的天才人物，以及那只未曾緊閉鐵蓋的鐵桶一起落進了地

下水道。

一聲微懾的呼叫，但是很快就被洶湧的水聲所湮沒。

即使對方在跌落的一瞬間戴上了氧氣罩，那也無補與事，因爲湍急的水流將會推送他不停地翻滾，在未達河流之前，他已被撞得頭破骨折了。

至於那份研究報告，將不知沉落在那一處水底，即使要世界上最傑出的潛水伕也無法打撈得到。

呂奇渾身疲累地爬起來，遠遠彿彷傳來了松本千代的叫聲。

回到那間屋子時，只見田中老虎、羅江、松本千代，以許許多多的特警部的便衣警探都集聚在那裡。

田中老虎問道：

「呂奇，狂人首腦呢？」

「死在水道中了。」

「呂奇。」松本千代關切地問：

「那份報告……」

「失落了，但是絕不會到達X夫人的手裡。」說到這裡，呂奇又轉向田中老虎問道：

「貴部傷亡如何？」

「受傷七名，無一死亡。不過，爲我們帶路的飯田清朋卻死於流彈。」

「這裡也是一樣，曾經幫助過我們的二老闆被那狂人使用高週波熱能器燒成了一堆灰燼。」呂奇像是無限憂傷，唏噓良久，才又問道：

「平民沒有意外傷亡吧？」

羅江回答說：

「有一個名叫小野的人被我槍殺了，他在『浪人旅店』突然出現，我喝令他止步，他卻拔足狂奔……」

不待他說完，呂奇就向松本千代說：

「那彷彿不是意外死亡，是麼？」

松本千代點點頭說：

「我有同感。」

田中老虎緊緊握住呂奇的手，微微地笑著說：

「二位博士安然脫險，『黑龍會』餘孽掃蕩盡淨，這不但要恭賀閣下，也要感謝閣下。」

「很高興見到了閣下面上浮現笑容。」

「那是由於閣下的賜與。」

「部長，要不要聽聽我的說法？」

「洗耳恭聽。」

呂奇緊皺著眉頭說：

「援救二位博士出險，只是我此行任務的一部份。」

「嗯！」田中老虎在靜待下文。

「另一部份任務則是要追縱X夫人所乘坐的『海狼號』潛艇。」

「嗯！」

「可是，『海狼號』潛艇必定已經遠颺，那位神秘的X夫人已不知芳踪何處了。」

田中老虎的笑容消失了，面上又恢復了原先那種刻板的表情，語氣沉重地說：

「本人了解閣下心頭的沉重負荷。」

對方語氣沉重，呂奇反而笑了起來，語氣也非常俏皮輕鬆：

「這彷彿是一張牌局，一連串發進了A、K、Q、J四張大牌，原本是一副同花大順的身價，卻被最後一張小8攪成了大污爛，又得他媽的重新洗牌再來一局。」

羅江笑了，松本千代也笑了，其餘的人也都紛紛忍不住。

唯獨田中老虎卻沒有一絲笑容，冷冷地說：

「那是牌運不佳。」

呂奇微笑著說：

「多謝寬慰，有資格的賭徒是不能憑運氣博輸贏的。」

田中老虎再次伸出有力的手掌，握緊了呂奇的手說：

「就憑你這一番豪語，下一場牌局你一定會贏的。」

呂奇以緊緊的一握答謝了對方的鼓勵。

在返回地面的途中，松本千代和呂奇緊緊地走在一起。

「千代，妳的表現傑出，我將建議A長官報請總部議獎。」

「謝謝！我只想提出一個小小的要求。」

「說吧！」

「希望能和你再出一次任務。」

「千代！我不能答應妳的要求，但我卻非常感謝妳；因爲妳並沒有怨恨我派給妳那樣一個屈辱的任務。」

「別忘了我是一個女人。」

「我永不會忘記。」

地面上一遍陽光，黎明早已來到，呂奇幾乎睜不開他那雙大而明亮的眼睛。

請續看「美人局系列」第三集：「決鬥比基尼」。

Beauty Circle

美人局系列

一位神秘而冷艷的X夫人，一個顛覆全世界的駭人計畫，一艘神出鬼沒的核子潛艇，一連串發生在亞洲各大都市的詭秘案件，一大羣各懷使命的絕色美女，一個以揭破國際陰謀為目標的超級機構，一位出生入死不屈不撓的現代遊俠……，組成了這套精采絕倫的「美人局系列故事」，各篇故事都自成首尾，動人心魄。

ISBN 957-645-134-5
00150
9 789576 451348

• 倪匡科幻袖珍系列 •

1	鑽石花	85 元
2	地底奇人	85 元
3	衞斯理與白素（地底奇人續集）	85 元
4	妖火	85 元
5	眞菌之毀滅（妖火續集）	85 元
6	藍血人	85 元
7	回歸悲劇（藍血人續集）	85 元
8	蜂雲	85 元
9	奇門	85 元
10	透明光	85 元
11	眞空密室之謎（透明光續集）	85 元
12	沈船	85 元
13	地心洪爐	85 元
14	地圖	85 元
15	叢林之神	85 元
16	不死藥	85 元
17	規律	85 元
18	支離人	85 元
19	貝殼	85 元
20	仙境	85 元
21	訪客	85 元
22	蠱惑	85 元
23	狐變	85 元
24	老貓	85 元
25	天外金球	85 元
26	屍變	85 元
27	筆友	85 元
28	大廈	85 元
29	古聲	85 元
30	換頭記	85 元
31	原子空間	85 元

32	紅月亮	85 元
33	鬼子	85 元
34	新年	85 元
35	魔磁	85 元
36	影子	85 元
37	頭髮	85 元
38	眼睛	85 元
39	木炭	85 元
40	連鎖	85 元
41	願望猴神(連鎖續集)	85 元
42	迷藏	85 元
43	天書	85 元
44	玩具	85 元
45	尋夢	85 元
46	後備	85 元
47	第二種人	85 元
48	盜墓	85 元
49	搜靈	85 元
50	茫點	85 元
51	神仙	85 元
52	追龍	85 元
53	洞天	85 元
54	活俑	85 元
55	犀照	85 元
56	命運	85 元
57	異寶	85 元
58	天人	85 元
59	迷路	85 元
60	血咒	85 元
61	海異	85 元
62	寶狐	85 元
63	靈椅	85 元
64	奇緣	85 元
65	精怪	85 元
66	鬼鐘	85 元

67 妖偶	85 元
68 魔像	85 元
69 亞洲之鷹	85 元
70 異軍	85 元
71 心變	85 元
72 通神	85 元

全套共 72 册，零購 9 折優待，全套 8 折優待。

• 賈氏妙探奇案系列 •

1. 初出茅廬破大案	85 元
2. 險中取勝	85 元
3. 黃金的秘密	85 元
4. 拉斯維加斯，錢來了	85 元
5. 一翻兩瞪眼	85 元
6. 變！失蹤的女人	85 元
7. 變色的色誘	85 元
8. 黑夜中的貓羣	85 元
9. 約會的老地方	85 元
10. 鑽石的殺機	85 元
11. 給她點毒藥吃	85 元
12. 都是勾搭惹的禍	85 元
13. 億萬富翁的歧途	85 元
14. 女人等不及了	85 元
15. 曲線美與痴情郎	85 元
16. 欺人太甚	85 元
17. 見不得人的隱私	85 元
18. 探險家的嬌妻	85 元
19. 富貴險中求	85 元
20. 女人豈是好惹的	85 元
21. 寂寞的單身漢	85 元
22. 躲在暗處的女人	85 元
23. 財色之間	85 元

24. 女祕書的祕密 85 元
25. 老千計、狀元才 85 元
26. 金屋藏嬌的煩惱 85 元
27. 迷人的寡婦 85 元
28. 巨款遺囑的誘惑 85 元
29. 逼出來的眞相 85 元
30. 最後一張牌 85 元

全套共 30 冊，零購 9 折優待，全套 85 折優待。

・朱羽現代幫會鬥智系列・

Ⅰ 美人局系列故事
1. 神秘俱樂部 150 元
2. 追逐海狠號 150 元
3. 決鬥比基尼 150 元
4. 龍城十三日 150 元
5. 海狠的報復 150 元
6. 日落三寶顏 150 元
7. 第七號指令 150 元
8. 撲殺美人局 150 元

Ⅱ 遊俠呂奇系列故事
1. 美女與槍手 150 元
2. 龍門喋血記 150 元
3. 七巧遊龍 150 元
4. 花月座之秘 150 元
5. 秦皇奪寶記 150 元
6. 勇闖黑天堂 150 元
7. 無情海 150 元
8. 天堂夜總會 150 元
9. 綠園喋血 150 元
10. 出生入死 150 元

Ⅲ 神槍雙傑系列
1. 魔鬼的情人 150 元

2. 櫻花血	150 元
3. 火島妖姬	150 元
4. 紅眼貓	150 元
5. 死亡單行道	150 元
6. 黑海情劫	150 元
7. 挑戰女人島	150 元
8. 星島火玫瑰	150 元
9. 獵鯊行動	150 元
10. 零度下的火焰	150 元
11. 法網・情網	150 元
12. 半下流夫人	150 元

全套共 30 冊，零購 9 折優待，全套 85 折優待。

• 克莉絲蒂探案系列 •

1. A・B・C謀殺案◉宋碧雲譯	85 元
2. 加勒比海島謀殺案◉楊月蓀譯	85 元
3. 東方快車謀殺案◉楊月蓀譯	85 元
4. 鏡子魔術◉宋碧雲譯	85 元
5. 魔手◉張艾茜譯	85 元
6. 第三個女郎◉楊月蓀譯	85 元
7. 諜海◉陳紹鵬譯	85 元
8. 此夜綿綿◉黃文範譯	85 元
9. 不祥的宴會◉陳紹鵬譯	85 元
10. 鐘◉張伯權譯	85 元
11. 謀殺啓事◉張艾茜譯	85 元
12. 死亡約會◉李永熾譯	85 元
13. 葬禮之後◉張國禎譯	85 元
14. 白馬酒店◉張艾茜譯	85 元
15. 褐衣男子◉張國禎譯	85 元
16. 萬靈節之死◉張國禎譯	85 元
17. 鴿羣裡的貓◉張國禎譯	85 元
18. 高爾夫球場命案◉宋碧雲譯	85 元

19. 尼羅河謀殺案◉林秋蘭譯	85 元
20. 艷陽下的謀殺案◉景翔譯	85 元
21. 死灰復燃◉張國禎譯	85 元
22. 零時◉張國禎譯	85 元
23. 畸形屋◉張國禎譯	85 元
24. 四大魔頭◉陳惠華譯	85 元
25. 殺人不難◉張艾茜譯	85 元
26. 死亡終局◉張國禎譯	85 元
27. 破鏡謀殺案◉鄭麗淑譯	85 元
28. 啤酒謀殺案◉張艾茜譯	85 元
29. 七鐘面之謎◉張國禎譯	85 元
30. 年輕冒險家◉邵均宜譯	85 元
31. 底牌◉宋碧雲譯	85 元
32. 古屋疑雲◉張國禎譯	85 元
33. 復仇女神◉邵均宜譯	85 元
34. 拇指一豎◉張艾茜譯	85 元
35. 漲潮時節◉張艾茜譯	85 元
36. 空幻之屋◉張國禎譯	85 元
37. 黑麥奇案◉宋碧雲譯	85 元
38. 清潔婦命案◉宋碧雲譯	85 元
39. 柏翠門旅館之祕◉張伯權譯	85 元
40. 國際學舍謀殺案◉張國禎譯	85 元
41. 假戲成眞◉張國禎譯	85 元
42. 命運之門◉李永熾譯	85 元
43. 煙囪的祕密◉陳紹鵬譯	85 元
44. 命案目睹記◉陳紹鵬譯	85 元
45. 美索不達米亞謀殺案◉陳紹鵬譯	85 元
46. 天涯過客◉楊孟華譯	85 元
47. 無妄之災◉張國禎譯	85 元
48. 藍色列車◉張國禎譯	85 元
49. 沈默的證人◉張國禎譯	85 元
50. 羅傑・亞克洛伊命案◉張國禎譯	85 元

全套共 50 册，零購 9 折優待，全套 85 折優待。

《風雲版》朱羽現代幫會鬥智系列

美人局系列

追逐海狼號

作　　者■朱羽
封面設計■風雲工作小組
版面設計■風雲工作小組
出 版 所■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民生東路五段 178 號 7F 之 3
電話／(02)7560949
郵撥／12043291
總 經 銷■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 68 號
電話／(02)3567211
郵撥／14920203　林維青
印 刷 所■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本社法律顧問／永然法律事務所
□本書版權授權人／金蘭出版公司　張耀先

[redacted]局版台業字第 3595 號

1992 年 3 月初版　■□特價：150 元

□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退回本社更換。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ISBN 957-645-134-5